

白羽

十二金錢鏢

1

白羽

十二金錢鏢

百新書店刊行

---

---

# 二十金錢鏢

第一卷

有著作權 不准翻印

作者 白羽

出版者 百新書店股份有限公司

發行者 百新書店重慶發行所

代表人 蘇乃康

重慶中山一路一三五號

分售處 國內外各大書局

中華民國三十八年十月渝初版

---

---

## 初版自序

白羽，懦夫之號也；白羽用此自名，何居？羽之言曰：雕蟲小技，壯夫不爲；辭賦尙爾，况叢殘小語？敘遊俠以傳奇，託體愈卑；雜俚諺以諧俗，等之平話。柳麻子有作，方且笑人！舌劍筆鋒，紛紜紙上；日試千言，不值一粲。積月成編，重禍鉛槧；自忘其醜，益微無賴。將非懦夫，誰肯爲之？

羽曰：噫，吾亦有不獲已者！生不逢辰，少遭家難；棄筆浪跡，一事無成。際時變，撓羸疾；無能充隱，臣朔苦飢。操觚塗鴉，苟延旦夕。稗官無異於伶官，鬻文何殊乎鬻笑！哀樂中年，奇趣闌珊；興來揮毫，它人能之，羽之厭彈此調久矣！不賢識小，再爲馮婦；書成自記，擲筆喟然！

二十七年十一月（淪陷沽上時）白羽記。

## 三版自序

昔逢時變，抱病閒居；創小學以宅心，鬻小說以餬口。作爲金錢鏢一書，二十七年二月始刊報端，十一月首卷授梓。自以武俠故事逃避現實，苟投俗好，未敢標新，恐讀者之不鑒也。書成覆閱，俗氣逼人。卷二改絃，試雜文語；顧武夫掉文，又於描摹口吻不似。迨柳葉青仗劍而出，筆墨始靛；克以己之筆，曲寫己文；格律聲色亦稍定準。今設事行文，一以寫實之法爲之；體會物情，不尙炫奇；撰辭比句，自加斷制。而文章得失，難逃倒車之譏；新瓶舊酒，恐貽知音之笑！乃讀者嗜痂，時詢新作，平津刊物亦爭索稿；却後文壇落漠，坐令覆瓿之物層出不已，錢鏢四部稿行銷數十萬卷，固始料所不及也！

金錢鏢全書今悉疊版，輒就初稿，遍加點竄，務爲整潔。首卷頗有濫詞，酌予刊落。嗟夫，章回舊體，實羞創作，傳奇故事終墜下乘；成書五十卷，瘠貧得計，災梨爲慚！

三十一年四月二十五日自記。

## 滬版自序

憶勝利初臨，八年蟄伏，一旦矍伸，志效鉞刀，一展襍線，「小說運行子」矢不更爲。既入M報，遇所謂地下同志，側目視人，若疑人人爲皆「奸」。便有再度淪陷之感，人或邀稿，將復諾焉。老友雲心貽書見呵：「錢鏢猶擲，不勝遺憾！」旋主筆S報，遇所謂飛來同志，瞠目對人，殆藐夫夫爲必「僞」。用是掉首還家，重尋舊硯。雲心老友仍以書來：「今日講武，亦是正辦。」悲哉斯言，時隔半載耳。

錢鏢四部稿，滬版投刊，當題新序：拈筆嘿念生平，時被飢驅，強爲所不欲爲，至今不免。少耽文史，心嚮創作，嘗獻書宗匠，空懷立雪，未登龍門。既遭盜劫毀家，廢學丐食，私志遂拋。一落塵網，青泉白眼，怏怏不自聊賴；輒用傭餘，鑽研故紙堆中，非云學問，所以憎憂。治文法修辭，究造言之本，遍讀羣經諸子，爾雅說文；由是進探甲金文字，歷史語言之學。積稿盈數篋，札記冊子亦數十本，戀戀悵悵，空爾相對，迄不獲一董理以問世。而年光若流，催人益老，馮婦攘臂，故吾依然。望其豆之自煎，連天烽火；悲碩鼠之跳踉，肉腐朱門。至於傳鼓俠刺，盜言孔甘；話說梁山，我知我罪！金聖歎曰：「小不足悔，」生平以爲大戚。嗚呼，夢尋蝸角，何日出頭？噓心刻楮，終於扼腕！惟人生必須噉飯，誠可歉恨也！

時三十六年十月二十五日，北杏宮竹心（白乳）記於天津河北二經路二賢里寓廬。

## 十二金錢鏢題辭

一紙著成換羊書

一事無成意已枯，倚窗聊著換羊書；雕蟲小技徒貽笑，擲筆長吟不丈夫。  
吹劍傳奇託體卑，千言日試果何爲？飯糶若使餘殘粒，且向箕山望水湄。

俞劍平夫婦偕隱

十二金錢俞劍平，當年仗劍揚鏢客江齊，武林爭雄；有賢內助，業就名成。今老矣，歲逢暗九，浩然  
退志萌；雲台山麓，小隱俠蹤。課徒傳劍術，圖留身後名。

鐵牌手借鏢旗

盜氛起江南，商旅裹足不敢前。海州鏢客鐵牌手，率撥護鹽，歎行路難。身到雲台山，「願借十二金  
錢鏢旗，助我護鹽。」俞武師「心非所願，諛不能辭；」遺愛徒，代展鏢旗，重上征途。

黑鷹門三雄

看錢鏢、鐵牌、雙雙鏢旗，飛揚長空；鹽課二十萬，起海州，押赴江齊。乃湖畔揚鏢，落照鳴鏑，鐵  
掌黑鷹苦鬥三雄。盜聚如蜂，血濺堤紅，范公堤上竟踰蹤。

飛豹子劫鏢留柬

劫鏢者，何人也？懷二十餘年舊怨，又妬時名；飛豹子奮起遼東，身到江城。糾衆劫鏢非爲財，菸管

敵敗雙鐵牌；「甘萬鏢鏢姑存我處，金鏢鏢旗也暫留。爾會劍平有胆者，可來相見。惱當年師門相待不公，而今，掌下別雌雄！」

### 黑沙掌送子投師

黑沙掌陸錦鏢，昔日綠林之豪。中歲續娶，愛玩豔妻，折節洗手。有子小陸，克紹箕裘；莫道賊腔不改，亦偷亦盜，斯之謂肖。閨中人怒，訓子辱夫，英雄面，每印纖手爪，可笑亦可惱。登門送子投名師，非爲習絕技，避家難耳。不堪娘子罵賊種，難父難子掩耳逃。

### 粉夜叉逞雌威

失鏢鏢，訪鹽鏢，老龍河口走一遭。沈楚二鏢頭，登門拜山窩；片言竟失和，副賊施陰謀。赤面虎，拒拒其武。粉夜叉，善運飛抓，長杆舞龍蛇，柳眉一挑怒喊殺。打不過，走不脫；若非十二金錢劫質突重圍，二鏢客不得回。

### 喬九煙犯險跡盜

喬茂，鷄鳴狗盜；胆小如鼠，長賊如虎。念舊恩，負傷買勇，犯險緝賊蹤；無能之人建奇功。走荒村，聞馬嘶，喜得一線明，便當回程。何意貪功，墮賊彀中。幸恃三寸鏢釘，脫出囚籠。

### 女俠柳研青擇婿

鐵蓮子，柳兆鴻；有愛女，柳葉青。彈劍游俠，名震江東。者個英雄，標梅年紀，獨處無郎；薄游燕薊，爲擇東床。巧遇玉旂杆，翩翩少年，氣宇瀟灑不凡；結成恩愛緣。迫婚期，角技起波瀾，閨諶惹猜疑；玉郎一怒逃婚經年，不得團圓。

## 玉簫杆救人墜情網

李映霞，玉無瑕；覆巢燕，惡魔陷。玉簫杆仗義援手，意外惹情纏。堪憐彼美，情意拳拳。更可憐女俠，一片幽怨，經年相思，千里尋壻，爲賠情乞愛，不惜屈膝薰砧前。那料破窗一探，夫也不良，別戀新歡！

## 一塵悞中毒羨藜

一塵道長，獅林觀主，三十六路天罡劍法獨創；挾利劍，瑩瑩吐寒光，威鎮南荒。客途遇讎家，計設喬採花；一顆毒羨藜，斷送英雄昂藏七尺軀。空有壯士彈拒羣賊，扶傷救死，奈毒發藥悞，一瞬長吁，慷慨書遺囑，齋恨千古！

## 白雁疑奪寒光劍

千里踐諾玉簫杆，馳赴青苔關。「尊師遇讎仙逝矣！」白雁聞耗怒衝冠，揮淚斫案角，矢不與賊共戴天。捧遺囑，滋疑竇，贈金強把寶劍扣。含忿鼓掌賭盜劍，楊華夜探三清觀。居然得手，欣然疾走。方將持歸嬌妻子，載欣載奔數百里，客窗拔劍重審視。噫，青光忽轉白灼灼，不知何時被拱盜，中圈套！

## 胡蕭二友赴援賣叛徒

胡跛，遭際坎坷；駭驥足難展千里步，寧非運數？蕭守備意氣發舒，同門師友見榮枯。慷慨同赴難，刀搥豹子賣叛徒，方知跛胡是丈夫。

## 紅鬚子重圓破鏡



紅鬍子薛光，題起當年真堪笑！爲救良朋，大傷仇儂情。重圓破鏡，來到還家，悄悄夜採花。師母一把抓，皮破血流滿臉花，把門徒笑殺。

### 雄娘子辣手懲淫

雄娘子凌雲燕，遭家難，鬚齡被掠馬解班；蓄秀髮，雙行纏，貼地踏金蓮。男兒俏把女郎扮，走索舞劍人爭豔。惡師潛存不利孺子心，同門姊弟計全貞，戕師出走落山林。一對璧人，雌雄撲朔，辣手每懲淫。

### 子母神梭爲友覆巢

鬼門關嘗敵，北三河決鬥，豹爪青鋒各逞強，正難分上下床。忽來官軍捕盜，火雲莊成一團焦，子母神梭爲友傾巢。一豹三熊忿火中燒，投書告密，獻賊嫁禍，恨難消！

### 鏢師掉舟月撈賊

獻賊之計毒且狡，黑沙掌盜換盜札謀更巧。鏢師紛臨射陽湖，尋賊勘密圖。掉舟撈月，水底拾金，廿萬鹽鏢十獲八九；詎意官軍來掣肘，豹子銜憤猶未走！

### 弦外餘音

飛豹子別掀風波，請財神，把小魚（俞）活捉；五老踏遼東，傷哉父子情。紅錦女俠翩然把豹找，讀舊好；韓昭第尋夫，丁雲秀尋子，漫說三婦豔，徐娘半老猶搗亂。豹子姑娘看肉票，忽向小俞笑，一段兒女情，竟目成。老豹怒吼空跳盪，難堪小俞呼岳丈。——編著成百萬言，請留此未了緣，庶幾弦外餘音，情韻悠然！

錢鏐部四稿初部作

# 二十金錢鏐

· 白羽作 ·

—— 第二卷一次目 ——

自序 (初版二版三版滬版) .....

題辭 .....

第一章 .....

小隱伏蹤間居傳劍術  
頻聞盜警登門借鏐旗

一

第二章 .....

湖畔揚鏐兩逢盜謀  
夕陽鳴鏐三門騰蛇

一八

第三章 .....

浴血戰羣寇鉄牌虧功  
長笑拔鏐旗飛豹留東

三八

第四章 .....

武弁懷噴鏐師下獄  
黑鷹赴訴劍客尋仇

六六

第五章 .....

酒樓訪盜跡過耳傳訛  
荒碁拜山曾利口啓隙

九五

錢鏐四部稿  
初部作

# 十二金錢鏢 卷一 (修訂四版)

白羽作

## 第一章 小隱俠蹤間居傳劍術 頻聞盜警登門借鏢旗

江蘇海州以西，有一座雲台山，山脈綿延，與鷹游嶺西連山相接。登山東望，波濤萬頃；山麓清流斜繞，旁有小村，負山抱水，名叫清流港。全村疎疎落落，只得三五十戶人家；中有大宅一區，小園廣場，雜植竹石，似別墅，非別墅，實是名鏢師十二金錢俞劍平的私宅。俞劍平鏢頭生平以拳劍鏢三絕技，蜚聲江南。他的太極拳，太極十三劍，功候精深，已得內家神髓；他的十二隻金錢鏢，尤屬武林一絕。用般大般厚的十二枚銅錢，不磨邊，不刮刃，備帶身邊；如逢勁敵，借一捨之力，駢指打出，可以上攻敵人雙眸，又能打人三十六穴道。江湖上會打錢鏢的，不能說沒人，但祇兩丈見準；俞鏢頭腕力驚人，可打出三丈以外。攻穴及遠，百發百中；以此贏得一個綽號，叫做『十二金錢』，又叫俞三勝。

俞劍平挾這三絕技，爭雄武林，一往無敵。遂在江甯府，創開安平鏢局；那鏢旗就綉取十二金錢，做爲標幟。自然當初創業，不免有草莽豪傑跟他爲難；終不敵他這雙拳，一劍，十二錢鏢。多番較鬥，樹下威名；他這桿金錢鏢旗在江南道上從此行開了。也仗他爲人堅韌，心性熱，眼力真，交游極廣，人緣極厚，又有賢內助相幫，方得有此成就。他不但能創，也還能守；念登高跌重，盛名難久，遇事格外慎重，待人愈加謙和；就是武功，也不敢稍有間歇，仍與門人逐日勤練。二十年來，以此自持，幸免蹉跎；於是時光催人，壯士已到暮年。當他五十三歲時，自想明年便逢暗九，半生挾技創業，今已名利雙收；再不急流勇退，深恐貽悔難追。遂與妻子商計，擇日歇馬，將鏢局收市；在雲台山下，買田築舍，從此封刀歸隱。把心愛的幾個弟子，帶到自家；新宅築有箭園，早晚指授他們武功。期望愛徒精研拳劍鏢三絕技，將來昌

大門戶，仰報先師恩，圖留身後名。

俞門弟子現在七人。大弟子鐵掌黑鷹程岳，字玉峻，二十九歲，黑面黃瞳，掌力很強，善使藤蛇棒，武功深造有得，迭在鏢局押鏢出馬；現留師門，替師傅料理身邊瑣事。二弟子左夢雲，年二十餘歲，人很精幹，拳技較師兄稍遜，也能獨當一面。三弟子奚玉帆，在俞鏢頭退隱以前，已經出師，回返故鄉鳳陽。四弟子楊玉虎，與二師兄年技相當。五弟子石璞，遼陽人，二十一歲，近爲完婚，已經告假回籍。他父名白馬石谷風，本是遼東大戶，也善技擊；因慕俞門絕技，方遣愛子千里從師。六弟子江琇，本名紹傑，是江甯富家子，骨秀神清，年方十八歲；幼因多病，奉父命投入俞門，習武健身。七弟子武琦，字凌雲，也是江甯人，年十九歲，倒比六師兄大；家貧少孤，聰敏有志，很得師傅矜愛；現因母病，告假省親去了。目下侍師歸隱的弟子，便是程岳，左夢雲，楊玉虎，江紹傑四人。俞鏢頭家中人口無多，門人以外，便是妻子。妻丁雲秀，原是他的師妹，也精武技；當年創業，頗得其力。膝下一兒一女；女名俞瑛，年當花信，已嫁金陵舊家，做少奶奶。子名俞瑾，年十七歲，幼承家學，得父母指授。武功卓然可觀，只膂力稍弱。頃因俞瑛嫁後五載，頭胎生男，俞氏夫婦大喜；遂遣俞瑾打點禮物，和武陵雲搭伴，同赴江甯，看望胞姊去了。

俞鏢頭退隱雲台，瞬息半年。這日，時當春暮，山花早吐新紅，野草遍綉濃綠；午飯已罷，俞鏢頭散步出門，攜六弟子江琇，徐徐渡到港邊。春風微漾，清流如錦；長竹弱柳，在堤邊爭翠，把倒影映在波面，也隨晴風皺起碎碧。遠望西連山，相隔較遠，但見一片青蒼，衝雲籠霧。這邊港上，有數艘帆船擺來擺去，望過去似戲水浮鷗。師徒負手閒眺，心曠神怡。港面忽駛來一葉小船，船夫叫道：「老鏢頭今天閒在；不坐船聽戲去麼？」俞劍平轉臉一看，道：「老何，你上那里去？那村演戲了？」船夫欣然道：「是西港宋大戶家酬神還願的戲，你老不去看看麼？我這是接人去。」俞鏢頭信口道：「哦！」那船夫慫恿道：「你老別看是村戲，那班裏有個好武丑，叫草上飛，功夫硬極了；五張桌子一翻就下來，還夾着雞蛋米筐

。且說且將小船划過來，要做順水人情，請俞氏師徒上船。俞鏢頭胸無適莫，夫可，不去也可；六弟子江紹傑忍不住了，忙說：「老師，我們去看看吧，今天也沒有事。」俞鏢頭微微一笑，舉步登舟；說道：「紹傑，去是依你，我得罰你幫着老何划船。」江紹傑歡天喜地道：「我划，我划。」掉轉船頭，直奔西港。江紹傑搖槳划出二里多地，頭上微微見汗；前途隱聞鑼鼓喧聲，許多男婦往那裏趕；江紹傑搖得越起勁了。不想，背後突有一隻小船追來，大聲叫道：「前面船慢划，老當家的，家裏來人了。」

師徒愕然，回眸一看，是家中的長工李興。連忙攔岸，問來客是誰，從那裏來的。長工說：「是由打海州來的，彷彿姓侯，還帶着許多禮物哩。」俞鏢頭一面停船，一面想道：「那個姓侯的？大遠的跑來，找我有甚麼事呢？」這時六弟子沮喪極了，就衝長工發作道：「到底客人叫甚麼名字，爲什麼來的呀？難道沒有名帖麼？」李興道：「有名帖，留在程大爺那裏了。說也是鏢行熟人，程大爺陪進客廳去了，教我催老當家的趕快回去。」老鏢頭笑了一聲，聽戲作罷，改登小船，往家中走來。還沒到門口，已見四弟子楊玉虎迎出，向老鏢頭道：「師傅，海州振通鏢局鐵牌手胡孟剛胡老鏢頭，希望你老來了。」俞劍平一聽，立刻含笑問道：「我道是那個姓侯的，原來是胡孟剛二弟來了，我正想念這班老友。」說着捨舟上岸，逕到家門，往客廳走來，楊玉虎搶步掀帘。只見老友胡孟剛，依然穿的是江湖道上那種行裝，二藍川綢長衫，長僅掩過膝蓋，大黃銅鈕扣，下穿白布高腰襪子，一雙福字履；面如紫醬，蒼黑鬚鬚，二目有神；正跟大弟子程岳，二弟子左夢雲，大聲談話。俞劍平抱拳道：「嗚，二弟，久違了。這是那陣風把你吹來，到這野水荒村裏，我真意想不到。」又看見桌上堆置著禮物道：「二爺你這是做甚麼？老遠來了，還買這些東西？」鐵牌手胡孟剛忙站起來，大笑著舉手還禮道：「老大哥，真有你的，難爲你怎麼尋來！找這麼一個山明水秀的地方，隱居納福，把老朋友都拋開了，連小弟也不給個信。哈哈，我偏不識趣，找上門來；老哥哥，你諒討厭不？」俞鏢頭舉手讓坐道：「請坐，請坐。去年我在江寧，把鏢店收市時，所有一班老友全請到了。那時候，老弟你正往福建走鏢；就是我用金牌調你，你也未必敢半途折回，你反怪我

不請麼？」鐵牌手大笑道：「你請我，我偏不來，你不請我，我倒找上門來了。沒甚麼說的，我帶了些金華火腿，紹興女貞，你得叫你的廚司務好好作一下，咱們哥倆暢快喝一回。」

兩人落坐，衆弟子侍立一旁，六弟子江紹傑重新獻上茶來。俞劍平問道：「二弟近來鏢店買賣可還好？自我歇馬以後，可有甚麼新聞麼？」鐵牌手一拍膝蓋道：「有甚麼好不好，不過爲本櫃上一班鏢師徒弟所累，不得不擰着這塊牌匾罷了。論我的心意，何嘗不想追隨老哥，也把鏢局買賣一歇，討個整臉。無奈此刻是欲罷不能，祇好聽天由命，早晚栽跟頭完了。」老鏢頭胡孟剛嘴裏說着閒話，神色上似有甚麼疑難不決的事情，一時不好貿然出口。俞劍平久闖江湖，飽經世故，察顏觀色，料到幾分，遂開言引逗道：「二弟，難爲你遠道而來，想必鏢店清閒，何妨在我這裏寬住些時。我自從來到道雲台山，半年以來，除了練功夫，教徒弟，閒着就遊山逛景；每每想念起一幫老朋友來，又未免寂寞。二弟好容易來了，打算盤桓幾天呢？」胡孟剛滿腔急事，這次沒法開口，驀地臉上一紅道：「你先別和我定規盤桓多少天，我還不知道我還能混過幾天哩！」俞劍平嗤然一笑道：「何至於此，二弟你有甚麼混不下去的事，大遠的跑到我這里來，說短氣話？二弟你素性豪爽，有甚麼話，儘管痛痛快快的講，不用轉彎了。」

胡孟剛瞪着眼，看定俞劍平道：「你叫我說麼？我就說，我這次遠道而來，不儘爲請你吃火腿，喝紹興酒，我正是有求於你。老大哥，我正是有難事，你必得助我一臂之力。」俞劍平笑道：「我說如何，夜貓子進宅，無事不來。老弟，你我二十年的交情，非比尋常，你有爲難的事，我能袖手麼？不過我先講明，你要用錢力，萬二三千，我還拿的出來；再多了，你給我幾天限，憑我哥哥這點臉面，三萬兩萬，也沒有地方拆兌出來。你要用人力，我這回歇馬，面前四個徒弟，有兩個能殼出去；用人再多了，我給你約幾位成名的好漢幫場。可有一樣，我已封刀歇馬，再不能重作馮婦，多管江湖上閒事了。」把右臂一伸道：「這一臂是財力，我有四個徒弟。」又把左臂一伸道：「這一臂是財力，我有小小三兩萬薄產；老弟你歇吧，你要我助你那一臂之力？」又把脖頸一拍道：「老弟要想借我的人頭，可就恕我不能從命了。我今

年五十四，我還想多活幾年，我再也不想出去的了！」

鐵牌手一聽，不覺愕然，暗道：「我這算白碰釘子！」強笑一聲道：「老哥哥，我真佩服你！莫怪你名震江湖，不只武功勝人，就是這份察顏觀色，隨機應變，也比小弟高得多；小弟是枉吃五十二年人飯了。難爲你把小弟的來意料個正着，只用三言兩語，就把我這不識進退的傻兄弟硬給悶回去了。咱們甚麼話也不用提了，咱們是後會有期。我再找素日口稱與我胡孟剛有交情的朋友，碰碰軟釘子去。實在是事到急難，全沒交情了，我就乾乾脆脆，聽天由命完了。」把袖子一甩，站起身來，向俞鏢頭一躬到地道：「老大哥，你老坐著！」俞劍平手拈白鬚，笑吟吟看着胡孟剛負氣告別，並不攔阻。後見他竟已掉頭出門，這才發話道：「胡二弟請回來，你就是挑眼生氣，要跟我劃地絕交，你也得講講理呀。我這里沒擺下刀山油鍋，何必吓得跑？」胡孟剛回頭道：「你一口咬定不肯幫我，我還在這里做甚麼，給你墊牙解悶麼？」俞劍平仍是笑吟吟的點手招呼道：「二弟，你回來，咱們講一講理。你說找我幫忙，你又沒說出甚麼事來；你既任甚麼也沒說，怎麼反怪我拒絕你呢？請問我拒絕你甚麼來，却氣哼哼的甩袖子要走？你這麼不明不白的一走，咱們就翻了臉，我也不教你走出清流港去。老老實實的給我走回來罷，不然我可叫小巴狗叨回你來了。」一句話引得衆弟子忍俊不禁；鐵牌手窘在那裏，進退不得。大弟子程岳樓靈識趣，忙上前攬着胡孟剛的左臂，說道：「老叔請回來，坐下慢慢談，我師傅不是那不顧義氣的人。」且說且挽，把胡孟剛推上首椅子坐下，二弟子左夢雲忙斟上一杯茶來。俞劍平跟着坐下道：「二弟，你還是這麼大的火氣！想憑兄我在江南道上二十年來，朋友沒有少交，怨讎沒敢多結，爲朋友斬頭灑血的事沒少辦過。尋常同道，杯水之交，找到我面前，只要我力所能爲，從沒有袖手旁觀。而今輪到你我自己弟兄面前，有甚麼事，我還能不盡力麼？就是我確有礙難之處，你也得把來意說明，我們還可以慢慢商量。你怎麼一字未露，拂袖要走呢？二弟，到底爲甚麼事情，這麼着急？何妨說出來，大家斟酌呢？」

胡孟剛道：「你這個老奸巨猾，真是推得開，拉得轉；偏我性急，又教你歹住理了。現在長話短說，

痛快告訴你吧：我倒不要你的人頭使喚，我不過要借你的硬蓋子擦擦箭。只因我們這南路鏢，從前有你老哥的安平鏢局，在前頭罩着，江湖道上規規矩矩的，穩過了這些年；就連小弟的振通鏢局，也跟着闖出字號來。不料自從老哥歇馬收市，咱們江南鏢行沒有兩月光景，接連出了兩三檔事。蕪湖的得勝鏢局，太倉的高福鏢局，鎮江的永順鏢店，全栽在綠林手內。近來鬧得更厲害了，五個月功夫，竟又有七家鏢局遇事。內有四家，鏢師趙子手受傷；鏢銀幸得護住；其餘三家鏢銀被劫，至今沒有原回。最可怪的是，劫鏢的這個主兒，始終沒有道出萬兒（姓名）來。所有出過事的各鏢行頗下苦心，多方踩跡，到底不曾探明他這彘子窩（盜窟）設在那條線上。這麼一來，鬧得南路鏢稍微含糊一點，全不敢走了。兄弟我在鏢行中，耳目不算不靈；我的出身，老哥你也盡知；南北綠林道上的朋友，我認識的不算不廣；只是這一檔事，竟也掃聽不出底細來。却是這半年來，風波迭起，總還沒有輪到我頭上，我也萬分知足。我幹這種刀尖子上的營生，早已灰心；但若教我立時撒手，又爲事勢所迫，不能罷休。我已想好了，熬到明年端午，把我歷年掙的錢都搬出來，給衆鏢師均分勻散；我便把振通鏢局的牌匾一收，在江湖上討個整臉。家裏還有幾十畝薄田，兒子們也全可以自立了，我就追步老哥の後塵，回家養老一蹲，也就罷了。誰知天不從人願，竟在這時，有一筆鹽帑解往江甯，奉鹽道札諭，教我振通鏢局護鏢。我怎麼推託，也推不開；我說鏢師全押鏢走了，沒有好手，不敢應鏢，這麼說也不行。數目是二十萬，老哥請想，這種時候，我又存了退志，並且又是官帑，倘有個失錯，不止一輩子英名付於東流，連腦袋也得賠上。我是破出鏢店教海州封了，也不應鏢。其時老友雙義鏢店鐵槍趙化龍提醒我道：「這號鏢推辭不得了！因爲振通字號在南路鏢行已經成名，這次既奉札諭護鏢，想必是道上不穩，官家已有風聞。若是我們的鏢店尙不敢保，別家誰還敢應？何況這決推託不開，即或推出手去，不拘那家鏢店承保，或由官府調兵押解，微倖不出事，於振通沒有關係；可是振通好容易闖出來的牌匾，從此砸了。倘或萬一出岔，官家若猜疑振通與賊通氣，那時有口難訴，倒更不美了。還是應承下來，請求寬限，約請能手護鏢，才是正辦。」趙老鏢頭並替我想到，要想平安無事，



除非把十二金錢鏢旗請出來。憑安平鏢局俞老鏢頭的名聲，真是威鎮三江，押鏢出境，管保一路平穩；名頭小，鎮懾不住綠林道匪，社是白栽。當時我聽趙化龍這樣一說，不覺心神一寬，遂對他說：「若題別位，未必肯幫我的忙；題起俞老哥來，我們是一二十年換命的交情。莫看他已洗手，我這回親去登門，請他再玩一回票，准保他不會駁我。」當時我把話說滿了，遂由趙老鏢頭煩出鹽綱老總，跟官府請了五天限，以便齊集鏢師；鹽道批准了，我這纔趕到這裏。我臨行時，曾向大家說明；只要這番邀出老朋友來，把鹽課平安解到，成全了我們振通鏢局的臉面，我們決意提早收市。祇要這號鏢保出去，誰再應鏢，誰自己幹去。我是這樣說好才來的，誰知大遠撲來，你竟說甚麼也不出去了，只幾句話，就把我堵住；滿腔熱火給我一個冷水澆頭，你說我怎能不急？老哥不是讓我痛快說麼？我現在痛快說了，老哥哥，你不論如何，也得幫幫我。我也不借你的財力，我也不借你的人頭，我只借你的硬蓋子，給我頂一頂。」說罷端起茶來，呼呼的灌下去；眼望俞劍平，又加了句道：「你不用琢磨，行不行，一句話！」

俞劍平手拈長髯，沉吟半晌，抬頭看着胡孟剛，點點頭道：「二弟你這番話，是那個教給你的？」鐵牌手發急道：「你還挖苦我麼？我難道還得跟別人學好了話，纔來找你麼？」俞劍平道：「別着急！我聽你這番話，面面顧到，真見得是賞偏處此，走投無路；我若再不答應，未免太不顧交情了。」鐵牌手大喜道：「老哥，你就多幫忙罷！」俞劍平却又道：「但是，二弟你只顧想得這麼周全，單單忘了一事。」胡孟剛忙問：「甚麼事？」俞鏢頭笑道：「就是愚兄我這一面啊！想愚兄我只爲要保全二十年來江南道上一點薄名，這才急流勇退，隱居在這荒村；倘或邀我出去，連我也栽了，那時節二番出頭，不比已往，可難堪不難堪呢？」胡孟剛抓耳撓腮，呵呵不巳道：「不能，不能；憑你怎能會栽呢？憑你怎能會栽呢？」俞鏢頭見此光景，歎息一聲道：「胡二弟你一生爲人鏢直，不會那轉灣抹角的事，是我深知。你也無須作難，咱們從長計議吧。據我看來，這件事你也不可太已氣餒。南路鏢行中，除了我安平鏢局牌子老些，搶着上風；別家鏢局能跟你振通扯平了的，又有幾人？何至於斷定這趙鏢道必有風險？」鐵牌手道：「老哥，

事情固有你這麼一想，可是我若沒有看出前途確不易闖，我決不會遠道麻煩你來，我若怕事，當年也就不幹這個營生了。實因官面上也有風聞，確知這票鹽鏢不易押解。况且像雙友鏢店的金刀劉紀，跟鐵戟孫威，全是上好的功夫，弟兄兩個親自押鏢，全栽在人家手內。所以小弟度德量力，只怕我這一對鐵牌，未必保得住這二十萬鹽鏢。這次鏢數目太大，只許無功，不許有過；無論如何，老哥總得捧我一場。我這回把鏢保下來，我決計洗手；就是有萬兩黃金，擺在我面前請我，我也不幹了。老哥哥，你還教我說甚麼？」

俞劍平眉峯緊鎖，爲起難來，半晌說道：「二弟，我是決不能出去了，我給你邀兩位朋友幫忙。這兩位全是成名的英雄，聲望決不在愚兄之下；一位是鷹遊山的老英雄黑沙掌陸錦標，一位是徐州智囊姜羽冲。這兩位全是一身絕藝，憑愚兄這點面子，請他二位出來幫一回忙，准保一路穩當。」

胡孟剛連連搖頭道：「不行不行！那陸錦標，十幾年前會爲一件事，跟我嘔過氣。至於甚麼姜羽冲，武功儘好，在江北綠林道上，沒有多大拉攏，况又遠在徐州；老兄不要忘了，我只有五天限啊。這種借助的事，在本行裏繞，還不够栽跟頭的？再求到外圍去，更難看了，何况我又跟人家沒有一點交情，怎能拿賣命的事求人？我們保鏢這種行業，固然先得講本領，可是還靠着人緣和名望；只要把字號立住了，指着這點虛名，就能够橫行江湖。老哥這些年走鏢，不就仗着你那一桿金錢鏢旗麼？你若實在不願出去，你把鏢旗借給我一桿，給我壯壯聲勢。連我的鐵牌鏢旗，雙保官鏢；江湖道上但凡懂面子的，決不肯再動了。老哥，你就爲兄弟担一回虛名吧。」俞劍平道：「但是我們憑人纔闖出鏢旗來，我自己不再出世，把鏢旗拿出來，也跟我親自出馬一樣。並且我安平鏢局早已收市了，這次插上我的鏢旗，倘有多事的鏢客登門詰問，我却沒話答對人家。依我看，還是另想別法吧。」鐵牌手忙接過話來道：「老哥望安，但有問的，由我一面承担。」說到這里，站起來，一躬到地，道：「老哥你已經答應我了，不要口頭上刁難人了。」

俞鏢頭實在無法推却，長嘆一聲道：「這是我天生不能歇心的命！二弟再三再四的說着，我若過於固執了，顯得我不顧交情。只是愚兄浪跡江湖，二十年來，沒有栽過跟頭，這回但盼賢弟能把愚兄這點虛名

保住才好。」鐵牌手道：「老哥哥放心，豹死留皮，人死留名，我胡孟剛寧教名在人不在，也不能把老哥的威名辱了。」俞劍平眉頭一皺，頗嫌這話刺耳，忙擺手道：「就這麼辦罷，橫豎你得喝老哥哥一杯水再走啊。」胡孟剛道：「那當然要叨擾的。」大弟子程岳吩咐廚房備筵，羣弟子忙著調開桌椅，不一時擺上酒菜來。俞老鏢頭指着酒壺道：「老弟祇管放量喝，也不用謝主人，這是拿你的酒，請你自己。」胡孟剛哈哈大笑，求得鏢旗，頓易歡顏了；但仍不肯縱量，飲過十來杯酒，便叫端飯。俞劍平道：「你先沉住了氣，多喝兩杯怕什麼？你有急事，我不留你，這不過八九十里路，我這里有好牲口，明天早早的一走，不到午時，準到海州。」胡孟剛道：「我打算今天回去，鏢早走一天，早放心一天。」俞劍平道：「那不行，我們一年多沒見面了，今天晚上多談談，明天你再回去。」胡孟劍點頭答應，兩人開懷暢飲，飯罷茶來，直談到二更以後，方才安歇。

次日天亮，胡孟剛一覺醒來，聽得屋外隱隱有擊劍之聲。胡孟剛心知是俞劍平師徒晨起練武，便披衣下床。恰有家人過來侍候，淨面漱口已罷；遂緩步離室，尋聲找去。由客廳往東，進了一道竹欄牆的八角門，祇見裏面非常寬敞，是十幾丈寬，三十幾丈長的一座院落。東南兩面俱是虎紋石的短牆，北面一連五間，是罩棚式的廳房；前簷一色細竹格扇，滿可打開，在門兩旁擺着兩架兵器；正是俞氏師徒練武的箭園。在這一邊，是二弟子左夢雲，和四弟子楊玉虎，兩人手持長劍，鬥在一處。那一邊，是大弟子程岳，和六弟子江紹傑過招；一個喂招，一個練習。老英雄俞劍平倒背着手，立在二弟子四弟子那邊，從旁指點。果然名師門下無弱徒，楊玉虎和左夢雲各不相讓，戰了個棋逢對手。胡孟剛哈哈一笑道：「真砍麼？你們老師可有好刀傷麼？」衆弟子聞聲收招，過來請安。俞劍平道：「你起這麼早做甚麼？」胡孟剛道：「找你討鏢旗，我好趁早趕路。」俞劍平微笑道：「一弟你真性急，隨我來吧。」四個弟子也全穿上長衫，跟在後面，逕奔北面這座做廳。胡孟剛進廳一看，果然這廳也是練武的所在，裏面沒有甚麼陳設。在這迎面上，供着伏羲氏的神像，左邊是達摩老祖，右邊是岳武穆。（凡開鏢局的，都供達摩老祖。）胡孟剛曉得俞劍

平專練太極門的武功，所以把畫八卦的伏羲氏供奉在當中。這三尊神像都供著全份的五祀。在達摩老祖聖像前，有著二尺寬，一尺半高的一個木架，擺在香爐後面；架上用一塊黃綾包袱蒙着，看不出架上插的是甚麼。俞鏢頭吩咐大弟子程岳，把三寸佛燭點著；自己親在三尊神像前，肅立拈香，然後向上叩頭頂禮。四個弟子也隨着叩頭；胡孟剛只向當中叩拜了祖師，站在一旁。俞劍平身向達摩像前下跪，對大弟子說：「把鏢旗請下來。」異鷹程岳把木架上的黃包袱揭下來，露出五桿鏢旗，全都捲插在架上。胡孟剛看見了，不由愕然，暗想：「我這次真是強人所難了！」心上好生不安。

程岳請下一桿鏢旗，遞到師傅手中。俞劍平跪接鏢旗，向上祝告道：「弟子俞劍平，在祖師面前封鏢立誓，不再作鏢行生涯，不入江湖；隱居雲台，教徒授藝，實有決心，不敢變計。今爲老友胡孟剛，情深誼重，再三求告弟子，助他押護官帑，前赴江甯，以全老友之名。弟子心非所願，力不能辭，只得暫取鏢旗，重入江湖，此乃萬不得已。但願一路平安無阻，還鏢旗，全友誼，此後雖以白刃相加，決不敢再行反覆。祖師慈悲，弟子告罪！」祝罷叩頭，站了起來。隨手將鏢旗上的黃布套扯下，用手一擺，鏢旗展開；是嶄新的紅旗，青色飛火焰，當中碗大一個「俞」字，旁邊一行核桃大的字，是「江甯安平鏢局」；圍着俞字，用金綫繡成十二金錢；黑漆旗桿，金漆旗頂，做得十分精緻。俞鏢頭本是面向北站着，這時微向東一側身，那鏢旗一揚，胡孟剛伸手要接；俞劍平用左手作勢一攔道：「二弟不要忙，我還有話。」胡孟剛臉上一紅，把手垂下來了。俞劍平正道：「這次我在祖師前背誓，全爲保全我們弟兄十數年來的交情。鏢旗若交二弟帶走，我不止於輕視了二弟你，我也看輕了我安平鏢局。我既答應給二弟幫忙，我就只可把担子放重了。我現在要把鏢旗，交給大弟子程岳持掌，這趙鏢就算有我一份。可是話歸前言，我不是爲財，爲的是朋友。二弟，話不多說，你我心照。」又對程岳道：「你也走過鏢，不消用我多囑咐，我們這金錢鏢旗的榮辱成敗，全始全終，就在此一舉。沿路凡事聽你胡二叔的調派，不許妄自託大。我把這鏢旗交給你，但願你仍把這鏢旗好好交還到我手裏，我便滿斗焚香。走吧！」乃將鏢旗一捲，遞給了程岳；

後挽著胡孟剛的手，面含笑容，向外面走。鐵牌手胡孟剛此時也不知是痛快，是警拗，心裏說不出來的不得勁。

大家來到客廳，俞劍平讓坐獻茶。鐵牌手道：「天色不早了，讓程賢侄趕緊收拾，我們一同走吧。」程岳道：「弟子的行囊很好收拾，我立刻就來。」把鏢旗立在條几上，轉身出去；功夫不大，右手提個小包裏，左手抓著馬蘭坡大草帽，走了進來。身上換了一件藍綢長衫，下穿青袴，打著黑白倒趕水波紋的裹腿，搬尖魚鱗沙鞋。放下手中東西，拿一塊黃包袱，把鏢旗捲起，往背後斜著一搭；轉身提起行囊，向胡鏢頭說：「老叔，我們這就走麼？」胡孟剛一看，這位大弟子寸鐵不帶，未免太大意了，遂向程岳說：「賢侄把兵器帶著點，我們練武的人，趁手傢伙寧可備而不用，不可用而未備。」程岳含笑一提衣襟道：「我用得是軟兵刃。」鐵牌手看時，是一條金絲藤蛇棒，暗想自己又失言了；轉身向俞劍平告辭，程岳也向師傅拜別。出得屋外，程岳問道：「師傅，我騎那匹牲口去？」俞劍平道：「騎我那匹追風白尾駒好了。」程岳緊行幾步，到西邊馬棚備馬。

胡孟剛來到門首，他那匹青驄馬已然備好，由馬夫牽著。程岳將那匹追風白尾駒備好牽出來；只是這馬一邊走著，一邊咆哮，很不受羈勒；強牽到門外，唏唏的一陣長鳴，儘打盤旋，不肯站住。程岳左手還提著小包，一隻手竟擺佈不住。俞劍平怒道：「這牲口養上了膘，竟不安分了。」搶到馬前，伸手把馬嚼子抓住，程岳鬆開手，俞劍平喝了一聲：「吁！」那馬還在掙扎。俞鏢頭發怒，左手往回挺勁，右手向鞍子上一扳，喝道：「你動！」這追風駒動也不動的立在那里了。俞劍平向胡孟剛說道：「二弟請上馬吧；這牲口久不騎了，須讓程岳壓它一程。」鐵牌手拱手道：「對不住，我們押鏢回來再見罷。」一轉身，搬鞍上馬。黑鷹程岳拴好包裹，把馬蘭坡草帽向腦後一推，伸手要接馬韁。俞鏢頭道：「你得好好壓它一程，你上馬吧。」程岳告罪，俞鏢頭道：「不要噲索，快上去；韁繩要攏住，褡裏扣緊了。」程岳知道這馬是被師傅掌力馴服得不動，一鬆手，它必要狂奔一程；遂趕緊飛身上馬，兩腿緊緊一扣，手裏攏住韁繩。

俞鏢頭這才放鬆嚼環，又在後面輕輕一拍，喝聲：「去吧！」那馬一仰頭，四蹄一登，一竄便是兩丈多遠。程岳用力扣住馬韁，那馬打了一個盤旋，竟自一低頭，登開四蹄，如飛的往胡孟剛馬前衝將過去。程岳匆遽間招呼道：「老叔撒韁吧。」胡孟剛知道程岳收不住韁了，自己忙用脚跟一磕馬肚，將韁繩一抖，豁刺刺直追下去；却扭轉頭，把手向後一擺道：「俞大哥再見。」俞劍平站在門前，直望着兩人馬行已遠，轉彎看不見了，這才率領弟子，慢慢踱回宅內。

黑鷹程岳騎著師傅這匹駿馬，因為經年未騎，今日陡發野性，一口氣直跑出三十多里，才稍微煞住。鐵牌手胡孟剛饒是加鞭緊趕，已被落後一里多地；惟恐兩人走差了路，好容易從後趕到，遠遠招呼道：「程賢侄，再這麼跑，簡直要了我的老命了；咱們下來溜兩步吧。」程岳勒住了馬，說道：「老叔，我也勒不住呀。」兩人翻身下馬，拭去頭上的汗；這才牽了牲口，慢慢走着，溜了二里多地。在途中野茶館，喝了一盞茶，然後上馬攢行。這一回馬走得儘快，已不顯着吃累。渡過運糧河，走到已牌時分，已到達海州。胡孟剛的振通鏢局，就開設在南關內大街，距城門不遠，路東便是。兩匹馬行近鏢局門前，被夥計看見，忙過來迎接。胡孟剛，程岳一齊下馬，鏢局內又迎出好幾位來，齊道：「老鏢頭回來了。」胡孟剛問道：「沈師傅在鏢局麼？」夥計們道：「在呢，已報進去了。」夥計們忙把馬上拴的小包裹摘下來，隨後牽走馬，刷溜飲喂，自有人照料。胡孟剛向程岳舉手道：「賢侄往裏請吧。」程岳忙說：「老叔怎麼跟我客氣起來！」

兩人進了鏢局，裏面走出四位鏢師，向胡孟剛拱手道：「老鏢頭辛苦了，我們聽說陪着朋友來了，給我們引見引見。」胡孟剛道：「這是咱們請來幫忙助威的，這位就是江南安平鏢局十二金錢俞老鏢頭的大弟子，姓程，官印是個岳字。」又向程岳道：「這是我們鏢局的四位鏢師；這一位名叫喬茂，這位叫單拐戴永濟，這位叫雙鞭宋海鵬，這位叫金槍沈明誼。」其中就屬沈鏢師像貌威武，年約四旬開外，黑黝黝一張臉堂，兩道劍眉，一雙虎目，嘴唇上微留短鬚；精神壯旺，體格雄偉。那喬鏢師却生得極其難看，身高

四尺，尖頭頂，瘦下頰，細眉鮮眼，站在那裏，恰當沈鏢師腋下。程岳聽胡孟剛逐個見了姓名，忙抱拳見禮道：「久聞諸位老師傅大名了。」鏢師沈明誼含笑答道：「程少鏢頭過獎，令師徒名滿江南，久想拜望，不得機緣，今日幸會之至。」大家把程岳讓進客廳，胡孟剛吩咐了一聲，立刻有一個夥計，把一個鏢旗架子擺在桌上。程岳解下金錢鏢旗，插在架內；然後淨面吃茶，擺酒接風。次日胡孟剛親赴鹽綱公所報到，定規走鏢日期；並說明爲防路上有險，已邁出從前安平鏢局，相助護鏢。鹽綱聽了甚喜，對胡孟剛說：「祇要把鹽課平穩解到，我們另送餉頭一千兩銀子。」

這二十萬鹽課，滿是裝好了銀鞘的元寶；每鞘五百兩，共是四百個。胡孟剛算計着，須裝五十個驢馱子，較比尋常加重了一倍。平常每一個驢馱子，只馱四個銀鞘，合二千兩，一百二十五斤，論分量不算重。不過銀子的分量格外沉重，走長路未免牲口吃虧。這次胡孟剛恐怕裝一百個驢馱子，自己人少，照顧不來；所以甯願多花脚力，挑選健驢；一匹要裝八鞘，合四千兩，重二百五十斤，連鞘皮算，不下三百斤。胡孟剛不敢延誤，急找驢馱行，講定脚力，訂明第二日由鹽綱公所起鏢。趕忙又找鐵槍趙化龍，借了二十名精壯的夥計；因自己鏢局雖有四十多名夥計，也須挑選挑選，並且也不能全數帶走。胡孟剛當日就把這二十名夥計請過來，又派人到本街思源樓回教飯館，定了十二桌酒席。又到櫃房，教管帳的先生，將這每天的打尖住店，一切挑費，往來該備多少盤川，統統算好了，打點出來。這才到客廳，向四位鏢師及程岳，說明了自己安排的情形，大家稱是。程岳因道：「老叔太辛苦了，等到把這號鏢保下來，名利雙收，足够痛痛快快過節的了。」胡孟剛吃着茶，還沒答話，那個其貌不揚的鏢師喬茂插口道：「五月節麼，不易痛快吧？這趟買賣據我看是實裏紅裏，甜倒是甜，……」一語未了，那沈鏢師瞪眼道：「又來了！你明知道明天起鏢，今天先說破話。」喬茂把一雙鮮眼翻了翻，說道：「沈爺，怎麼我說出話來，就是破話，難道我的話假麼？人要是不得時，喝口涼水還澀牙。」胡孟剛眉頭一皺，又含笑道：「沈師傅，你別理他，他原是說一句好話，後悔半年的。」

這喬茂原是北省一個積案如山的游賊，專做黑道上的生涯。看他生得貌陋，却最擅長輕功提縱術，高輪峻宇，超越如飛，真有夜走千家盜百戶之能；只是別的功夫不甚高。因他曾有一天，半夜功夫，連偷八九家大戶；他又姓喬，江湖上便送他一個綽號，叫做『九股煙』，又叫『瞧不見』。他這人長像就够討厭，嘴又刻薄，儘找人家的稜縫，一句話能把人問個倒噁；等人家急了，他又不言語了。所以他爲人儘管機警，却常爲同道所輕視。當年會因口角不慎，得罪了綠林同道，人家恨得切齒，非把他賣了才甘心；故此在北省不能立足，一路逃到江南。鐵牌手胡孟剛少年時，曾在北方綠林中混過；喬茂素知胡孟剛的底細，又知他爲人豪爽，這才訪到海州，投奔在振通鏢局之內。胡孟剛本不欲收留他，只是推託不開；又怕他到處傳播自己的出身，遂將他留在鏢局。喬茂倒也最怕人一題賊字，並且又怕人叫他的綽號，緣此才得相安。却是鏢局中，連鏢師帶趙子手，沒有一個未跟他吵過架，拌過嘴的。

當下大家商量了一回，趕到下晚，飯館將酒席送來，這振通鏢店頓形熱鬧；上下十二桌酒席，全都擺上。酒過數巡，胡鏢頭站了起來，向大家說：「諸位，今日我胡孟剛有幾句話，要向諸位表明。這次承保這二十萬官鏢，既不是我們攬的，也不是找上門，就立刻答應的。皆因官格不比商家買賣，若是鏢銀稍有一點閃錯，或是稍誤限期，不但賺不成錢，還得担受處分。再說近來道上也不大好走，所有出事的主兒，衆位也都盡知。所以我事先竭力推辭，無奈這是奉官指派的，規避不得。我才爲保重起見，特把老朋友二金錢俞老鏢頭的大弟子請出來，幫着咱們護鏢。人家安平鏢局已是收市了，竟爲咱們重展鏢旗，這才真是血性朋友。只是我已經風聞有那不開面的綠林道，要動這筆官鏢。我們既幹這行買賣，就不能怕事；我們只好按日期走鏢，一路上多加小心。衆位要有不能去的，這時儘管言語一聲，我們一點說的沒有；要願意跟我一同押鏢，我還盼衆位格外辛苦些。但盼沒事；若真有敢摸咱們鏢的，我胡孟剛就憑掌中這對鐵牌，跟他拼個死活。衆位那位去，那位不去，請告訴我。」衆鏢師全站起來道：「老鏢頭不用多囑了，我們但凡怕死惜命，還出來做甚麼？我們既在振通吃飯，若有摘我們牌匾的，我們就只有一個蘿蔔一頭蒜，跟



他一個對一個。一跟着便有一人笑說道：「鏢頭，你就放心吧！既當鏢師，決沒有傳端雜籠，拔菸袋的朋友那麼不爭氣。」這說話的正是雙鞭宋海鵬，大家聽了，鬨然大笑。喬茂忽然心虛，把眼一瞪道：「你小子……」胡孟剛忙道：「今晚這桌喜酒，誰可不許胡攪，誰攪了大家的高興，我罰他包今晚的挑費。」喬茂暗自斃氣，瞪了宋海鵬一眼，低聲道：「咱們走着瞧！」宋海鵬笑道：「瞧不見。」程岳在旁看着不禁暗笑。胡孟剛見大家俱都義形於色，遂向大家一揖，相讓歸坐；直吃到起更，方才散席。

次日五更剛過，夥計們催起衆人，掌着燈洗漱吃早點。收拾定妥，天色方亮。這裏除鏢頭胡孟剛，程岳外，就是四位鏢師，四名趙子手，四十個夥計；另外一輛轎車，裝得是簡單行李衣物；連鏢頭和趙子手，共乘十四匹馬。胡鏢頭看大家全把兵刃衣物，收拾利落，立刻率領着，前往鹽綱公所。那些騾夫和五匹騾馱，早已到了；只是鏢頭不到，人家不能點交鏢銀。胡孟剛急到公所內接頭，知道又由海州緝私營，加派了二十名巡丁，由一位哨官統帶着，相隨護鏢，胡孟剛更是歡喜。遂到庫房，親自點清鞘銀，趕緊把騾馱子趕進來，往上裝鏢；鏢局夥計們立刻亮兵刃，把裝鏢的馱子裹護起來。因這鏢銀一交鏢頭，便算歸鏢局負責了；就讓沒離地方，出了事，也得由鏢局担承。胡鏢頭眼看鏢銀裝完，自到公所裏，交了保單。鹽綱公所派了一位押鏢的，也是公所的一位鹽商，還帶着一個聽差的，沿途伺候他。胡孟剛聽人們都稱他爲舒大人，曉得這些鹽商都捐有功名，自己也只好隨着稱呼。這時緝私營哨官張德功，率領二十名巡丁，恰也到場。胡孟剛向前打過了招呼，立刻吩咐趙子手起鏢。兩名趙子手各抱一面鏢旗，胡孟剛囑咐把安平鏢局的十二金錢鏢旗，走在前面，自己的振通鏢旗隨在第二；明面是尊敬人家，暗中却是反客爲主。趙子手分抱鏢旗，當先上馬。後面鏢銀五十四匹騾馱，單排着首尾相銜；兩旁四十名鏢局夥計，各持兵刃，拉開趙子，左右隨護。後面緝私營哨官騎馬帶隊，二十名兵丁青緞包頭，薄底快靴，全身青色服裝，每人跨一把腰刀，提鎗排隊步行。再後面是押鏢鹽商的一輛轎車；車後才是鐵牌手胡孟剛，鐵掌黑鷹程岳，和四位鏢師，沈明誼，宋海鵬，戴永清，九股煙喬茂，各帶兵刃，騎在馬上。那前面的趙子手一聲喊鏢，聲音洪亮

，直聽出半里多地。於是浩浩蕩蕩，離開鹽綱公所，奔向北門。

這一枝鏢氣象威武，雖在當時不算奇事，却也引得沿路商家行人注目。出得北門，逕奔頭站，中途打尖，到得日暮，便行抵和風驛。這和風驛也是運鹽河的一個大鎮甸，鏢趨進街，店家齊來兜攬生意。趙子手和鏢頭打了招呼，引領鏢隊，逕投一家大店。黑鷹程岳近前下馬，見這店門高大，上懸金字黑匾，是「福星客棧」。門口站着三四個店夥，忙上前迎接，將兩桿鏢旗接了過去；仍將金錢鏢旗插在左首，鐵牌鏢旗插在右首。二十名緝私營兵分立店門兩旁，趙子手先進店內，在院中巡視一週。店夥說道：「你們諸位最好佔西偏院，那裏嚴密些，房間也整齊。若是達官們嫌偏院房間少，也可以在前邊多開兩間。」趙子手張勇和金彪久走江湖，選擇店房，都不用鏢頭操心，遂對店夥說：「房間好歹，我們倒不在意，只是客人們身上，你們要多小心。」店夥應了一聲，立刻領路。趙子手到偏院看了看，是三合房，院子稍小，盤不開五十四匹驢馱。看罷出來，招呼原鏢進店，並與鏢頭商量：「落店還早，莫如把鏢銀卸下，歇到四更裝馱，五更起鏢，決不誤事。」胡孟剛說：「就是這樣。」立刻由鏢師監護，把四百鞘銀卸下來，碼在偏院院內；驢馱和鏢師們的馬匹全牽出去，刷溜飲喂。胡孟剛陪押鏢舒鹽商，先進了店房，歇息片刻，時已掌燈。

飯後，胡孟剛點派夥計，分兩班護鏢，四位鏢師也分上下夜。自和程岳相商，讓程岳照管前半夜，到子時中自己接班守鏢，以免彼此過勞。程岳知道胡孟剛處處客氣，且又性情很滯，辭讓不開，只好照辦。住的是一明兩暗的房間，北間是押鏢的舒大人，和緝私營哨官。胡鏢頭等全住在南間；此是在堂屋剛喝完茶，有的就走進南裏間，要先歇歇養神。突聽得外面有人吵嚷，胡孟剛一驚，放下茶杯，急往外察看。鐵掌黑鷹程岳剛進到裏間，也忙轉身，闖出堂屋。院中點着七八隻燈籠，照得很亮；只見偏院門口，有一店夥張着兩隻手攔住兩個人，口裏不住說：「爺台，這裏住的全是保鏢的達官，沒有別的客人，怎麼你老還往裏走，這不是砸我們的飯鍋麼？」程岳從燈光裏看出這兩人是一壯一少，左邊那人約有四十多歲年紀

，瘦削身材；面色白中帶青，細眉朗目；身穿藍綢長衫，青緞快靴，左手提着一頂草帽。右首那人年紀不過二十多歲，黑黝黝一張面孔，濃眉大眼，扇子面的體格，一派驍悍之氣溢於眉宇；也穿着一件青綢長衫，青緞快靴，向那店夥怒目橫眉的喝道：「少說廢話，這裏住了保鏢的，就不許找人了麼？這要是住了保皇爺的，就該把客人都趕出去不成？太爺是找定了。」

這時二十名鏢局夥計，十名緝私營兵，正護着鏢銀。那店夥見鏢客已出店房，遂不再攔，閃過一邊了。那緝私營兵聽不慣這樣說話，早過來兩個巡丁，厲聲叱道：「你是幹甚麼的，這麼橫眉立眼的？」少年客人把腰一挺，剛要答話；那四十多歲的客人笑吟吟把左手草帽一抬，右手往帽沿裏一搭，說道：「總爺不要生氣，我這兄弟不會說話。我們是找人心急，才闖到這裏，實在不知道是諸位，諸位多擔待吧。」巡丁瞪着眼還要發話，胡鏢頭已經急步走來，程岳也隨在身後。胡鏢頭張眼一打量來人，遂向中年客點頭道：「朋友，你打算找誰？說不定你找的這人，也許隱藏在這裏。在下雖是保鏢的，也不敢不說理。我看朋友你定是道上同源（江湖黑話，謂同道），請你先道個萬字，我好盡其朋友之道。」那少年客聽了這話，身軀微微一動，左脚往後縮了半步；那中年客依然含笑說道：「老哥你別見怪，我們是辦南貨的買賣人，有位同事的帶了不少的錢，先走下來。我們原定規好了，在和風驛見面；我一路尋到此地，連找兩家棧房，全沒有尋着。方才找到這裏，夥計們嫌麻煩，不教換屋子找人，所以才跟他吵嘴。老哥你說道上不道上的，我們不懂。既是這裏真沒有別的客人，我們再往別處找去吧，這倒打攪了。」說着話一拱手，把那少年一拉，轉身便走。胡老鏢頭呵呵笑道：「二位忙甚麼？好容易來了，何不喝杯茶，索性看明白了再走。」兩個人頭也不回，徜徉而去；胡鏢頭哼了一聲，眼光直送出去。那店夥在旁說道：「告訴他是鏢局子，他偏不信，硬往裏闖，一攔他還要打人。敢情是賤骨肉，一見你老，他又酥了。」胡鏢頭道：「你忙你的去罷，這種人不值跟他嘔氣。」

黑鷹程岳悄悄向胡孟剛說道：「老叔，這兩個人來路好像不對。我們不要教他走開了，綴着他倆，看看是

那條錢上的。」胡孟剛搖頭道：「不用費事了，我看他們決不是近處的老合；他若是在附近錢上吃橫梁子的，決不肯先跟咱們朝相見面。踩盤子的小賊，三十里五十里都許淌下來，我已經把話遞過去了；就是我們所料不差，他們也得琢磨琢磨。但願他們是好人，反正前途加倍留神就完了。」程岳因為胡孟剛是老江湖了，便不再多言。鏢師戴永清不禁眉頭緊皺，他在鏢行闖蕩十來多年了，今晚眼見有人來踩探，便知道鏢前途不易看穩。九股煙喬茂不住的咧嘴道：「糟糕，新娘子教人相了去了，明天管保出門見喜！」宋海鵬瞪他一眼道：「少說閒話，你還冒你的煙去吧。」兩人這裏搗鬼，那緝私營哨官張德功也過來打聽胡孟剛。金鎗沈明誼眼望着胡孟剛，戴永清，滿臉笑容的答道：「沒甚麼事。也不是我們說大話，就算有吃橫梁子的，他們見是我們兩家的鏢，料也不敢擅摸。鏢頭你說是不是？」說到這裏，暗用胳膊一碰。胡孟剛笑道：「沈師傅別儘自往臉上貼金了。我們該着歇息的，趁早歇了罷，明早好趕路。」哨官張德功，以及押鏢鹽商，看鏢師們全都說笑如常，便不在意了。胡老鏢頭坦然進房，和衣躺在床上就睡。各鏢師護鏢的護鏢，睡覺的睡覺，且喜一宵平安無事。

## 第二章 湖畔揚鏢兩逢盜謀

### 夕陽鳴鏑三門騰蛇

五更收鑼，趙子手張勇招呼前半夜的人起來，店夥早到灶下燒水煮粥。天色破曉，胡鏢頭催夥計驢夫們裝騾馱子，算清店賬。鏢旗出了福星客棧，趙子手喊起鏢來，仍照頭天的規矩走，保護得嚴密異常。和風驟是一里多地的長街，鏢馱子走得早，街上舖戶多沒開門，不一刻出河鎮甸。野外麥田正旺，一望碧綠；遠看運糧河，泊舟所在，帆檣如林。胡鏢頭一行人衆，策馬攢行；當道朝曦甫上，微風吹來，不由精神一爽；連那鹽綱公所的舒大人，也教從人把車帘打起，坐在轎車中觀玩野景。一路行來，約走四五里光景，黑鷹程岳忽聽後面有快馬奔馳之聲；勒韁回頭一看，遠見征塵影裏，有兩匹棗紅馬，蹄下翻飛，奔向這邊。眨眼間蹄聲越近，胡孟剛等也回頭看時，這兩匹馬已然旋風似的來到跟前。馬上的人全戴着馬蘭坡草

帽，掩住面貌，伏腰勒韁，猛加一鞭，從斜刺裏抄著鏢馱子，分兩旁直竄過去。這只是一展眼的功夫；程岳唔的一聲，向胡孟剛說道：「老叔看清了麼？這兩個騎馬的，多半是昨夜所見的那兩騎。」胡孟剛皺眉道：「面貌沒有看清，身段倒是一點不差。」金鎗沈明誼道：「各走各的路，休要管他，沿途多多留神就是了。」胡孟剛並不答言，教夥計傳話，招呼趙子手張勇。夥計們互相傳呼過去，張勇一領馬韁，把牲口圍回來，前面還有抱振通鏢旗的趙子手金彪，照舊引導前行。張勇把馬圈到胡鏢頭跟前，撥轉馬頭，一邊并騎走着，一邊問有何事。胡孟剛道：「下一站該到那里？」張勇道：「我們在羅家甸打尖，到日沒時，正趕到新安縣境楊家堡落店；明天到漣水驛，後天趕到大縱湖新潮灣。我也正想跟鏢頭商量，要按規矩說，我們應走湖西，奔淮安府，寶應縣，高郵縣，那麼走十四天，足可到江甯。但是前些日子，淮安府老閘，和天飛嶺地方，接連有兩家鏢局出事。我們如果找安穩，不冒險，就多走兩站；從大縱湖東，奔范公堤，興化州，奶子蕩，仙女廟，江都縣，到瓜州過江，走丹徒，奔鎮江，走老龍潭，直到江甯；這麼可得走十六天才能到。沿路可別趕上天氣，要遇上不好的天氣，非走上十八天的限期不可。老鏢頭看是怎麼樣？」胡孟剛想了想，便向張勇說：「咱們就破着功夫，多走兩天吧。」又問程岳道：「賢侄你說怎樣？」程岳道：「還是走穩道好，就慢兩天，不算甚麼。」

商量已定，趙子手張勇一領韁繩，仍竄到前面，緊趕行程。到了過午時光，行抵羅家甸，大家在此打尖，驟馱子也都上足料；歇息了一個時辰，趙子手張勇金彪催着起鏢。依那押鏢的舒大人，還要多歇一會；因為他養尊處優慣了，坐在車上很不舒服。無奈驟馱子裝載太重，走得本來不快。況且旱路行程，站頭全有一定，有站才有店；若走得慢了，或是想趕路，走得太快，那時就把官站錯過去。單身行客還可以在荒莊小店，借宿一宵；如今是大宗鏢銀，誰敢冒險？這位鹽商雖想舒服，也就由不得他了。趙子手催促着，又把厲害說明；舒大人無法，只好上車。就這樣緊趕，直到戌末亥初時分，才趕到了新安縣轄境楊家堡；這一站行程長些，胡孟剛雖然着急，也是無法。遂令趙子手張勇，揀了一家大店，押鏢投宿。次日黎明

，由楊家堡起身，到漣水驛。劉得第四天，就該到大縱湖新潮灣了。這日方才起鏢，走出不及十里之遙，迎面塵土起處，過來兩匹快馬；馬上的人全是短衣襟，小打扮，從鏢駝子兩旁直抄過去。官站大道，遇見騎快馬的，本不足為奇；只是這兩匹馬偏偏也是棗紅毛色，跟和風驛路上遇見的，分毫不差。不想纔行十幾里，迎頭又是兩匹快馬如飛奔來；這麼一來，胡孟剛，程岳，和四位鏢師全都注了意。馬上兩個少年壯漢，短衣襟，小打扮，偏偏騎的也是棗紅馬，也傍着鏢駝，一掠而過。胡孟剛立刻向前面護鏢的夥計和鏢師們，暗打招呼；恐怕綠林道就要在這條線上拾買賣。這四匹牲口，按綠林道是放哨的，先趕出四五里地去，一定再圈回來。胡孟剛此時更不多言，只候着四匹馬圈回，這撥鏢就登時不走了，各自亮兵器，再往前闖；照例不出五里，必定有事。那知這次竟出人意料之外，四匹馬一去未回，直走出六七里地，路上平平安安，仍無事故。胡孟剛不禁詫異起來：「這可是怪道，今日莫非真輸了眼不成？」當這時，不但胡孟剛這樣想，就連趙子手等也都覺得蹊蹺，個個你看我，我看你，心裏納悶，却都不言語。趕到了大縱湖新潮灣，歇馬落店，大家方才把心放下。

飯後，夥計們倒替着歇息，惟有胡孟剛，滿心懷疑不定，連飯都沒吃好；倒在床上反覆盤算。暗想：鏢行幹了一二十年，少時也曾身入綠林，決不致連這幾人的來路還斷不透。他雖也有些乏累，那裏睡得着，心中總委決不下。到二更以後，起來看了看分班護鏢的人，全都聚精會神的守着，一個也不短。便親到院中轉了一週，燈影昏沉，各房間客人全睡了；信步踱到店門，店門關得很嚴。方要轉身回房，夜闌人靜，犬吠聲中，隱隱約約聽得遠處一片馬蹄聲。胡孟剛暗想：「這個時候，還獨自趕路，這一定是官家投遞緊急公文的驛差了。」側耳細聽，又覺不像；「若是驛遞，不過一兩個人。這一片馬蹄聲凌亂得很，至少也有五六匹馬。」胡孟剛轉身四面看了看，店院悄靜無人，值更的店夥未在屋外。胡孟剛前行幾步，把店門過道的脊頂相了相，不過一丈多高，倒還上得去。便倒退兩步，眼光一繞，立即墊步擰腰，全身竄上脊頂；向前上了一步，伏腰掩住身形，恰好看得見店外。這時月暗星黑，夜影沉沉，店口那盞門燈發出淡

黃色的暈光，約略辨出街上的情景。只見街上空蕩蕩，漫無人跡，馬蹄聲越行越近，倏從街東當先衝來兩匹快馬；馬上兩個短衣裝的人，黑影中不辨面目。兩馬一前一後，首尾相啣，奔馳如飛，竟從店前越過去。胡孟剛方纔道一聲慚愧，不料街西暗巷中，連聲呼哨，竄出兩條大漢，迎面將來騎攔住。馬上的人把韁一勒，馬跑着，驟停是不行的；只見道馬打一個盤旋，方才站住；後面那一匹馬也立刻收韁。不曉得雙方說的是甚麼話，兩騎客翻身下馬，拉着韁折轉身來，走到店門前，前前後後看了一遍，便與那兩個大漢且行且語，轉過街去。緊跟着又從街東馳來四匹馬，也抹着店門逕馳過去。胡孟剛才要探頭，忽然蹄聲又起，那六個人牽着六匹馬，一條線似的從街西折回來。胡孟剛曉得這兩撥馬是一處來的，如今是在此地碰頭了。果然緩緩行來，到得店前，爲首一人把馬鞭一揚道：「就在這裏。」馬往路旁一閃，後面五匹馬全在店前停了一停。內中一人道：「我說如何，果然落在這口窖了。前途沒有岔道，不用緊綴了；咱們趕快報給瓢兒尖子，好早早安棧。」說完一拍馬鞍，飛身上馬，頭一個衝了過去；其餘五人也都上馬加鞭，緊隨着疾馳而去。那攔路的兩個大漢，都沒露面。

胡孟剛在房上窺探多時，未聽清私語，已窺見隱蹤，不由心中着急道：「完了，這場事決計脫不開了。」遂長身站起，望着那人馬的去影，咳了一聲。忽然醒悟，自己還在房上站着呢；這教店中人看見，多有不便。低頭向店院一瞥，趕緊的翻身，輕輕縱落地上。一面提輕脚步，往裏面走，一面盤算主意，心想：「這事張揚不得，只可跟程岳和自家鏢師們，計議計議。」尋思着來到店房中，那金槍沈明誼，和雙鞭宋海鵬，正在燈下說着話；少鏢頭鐵掌黑鷹程岳，剛起來預備接班，正在含了一口茶漱口。胡孟剛往床上看了看，單拐戴永清和九股喬茂，全睡得很熟。鐵牌手胡孟剛添向三人說：「你們要是乏累，可以寬衣歇歇，今晚一點事沒有；養足了精神，明天路上好用。」金槍沈明誼一聽，忙道：「鏢頭，可是聽見什麼動靜了？」胡孟剛正要答話，床上睡的九股煙喬茂忽然呵欠了一聲，一轉身，臉朝裏睡去了。胡孟剛手指喬茂，問道：「他才睡麼？」沈明誼道：「他麼，吃得飽，睡得着，早就睡下了。」胡孟剛悄然坐下，把

才所見的情形，向三人說了一番。沈明誼沉吟不語；宋海鵬皺眉想了想道：「他們必定在前途安穩，據我看來，我們偏不由他打算；明天我們竟將鏢趙折回，改道仍由淮安府老關進發。這麼便許岔開了，至少也教他跌盤子的栽個跟頭。」胡孟剛道：「這一來可就……」程岳在旁聽着，有些不快，插言道：「留神總得留神，何必改道？反倒像怕事似的。老叔不要把這事太放在心上，我們是賣什麼吆喝什麼，遇上什麼算什麼；真要有點風聲草動就担驚，還怎麼吃這行生意呢？我們金錢鏢旗，在江湖上闖蕩了這些年，線上頭有臉的朋友，誰也得相讓一步。當真路上有那不開眼的，敢來輕舉妄動，憑老叔和少姪手中的兵器，怕叫他找不了便宜去。」這一席話，說得宋海鵬面似紫茄了，胡孟剛也覺慙顏。沈明誼忙道：「程少鏢頭這倒是實話，憑令師徒的威名，江湖上誰敢來輕捋虎鬚？我們胡鏢頭和宋大哥也不是怕事，不過上了年紀的人作事慎重些。」程岳也覺着說得孟浪了，忙掩飾了幾句，搭訕着站起身來道：「老叔該歇息歇息了，我到外面看看去。」胡孟剛道：「不忙，我不累。」程岳走出屋來，心中後悔。沈明誼對宋海鵬說道：「這位程少鏢頭話也太狂了，年輕人總是這樣。」胡孟剛道：「若論人家師徒的技業，却也說得起大話；只是我們練武的人最忌驕滿，宋師傅不必介意他。」宋海鵬道：「老鏢頭還不知道我麼？我不在乎這個，既然改道不便，咱們在路上看事做事。只要真有動咱們的，咱們就跟他拼一拼。」胡孟剛點頭說好；自己也不能稍帶疑慮的神色，怕教程岳竊笑。少時程岳回來，大家談些別的閑話，彼此替換着歇息。

次日天色未明，衆人起來，收拾利落。今日情形與前幾天不同，胡鏢頭向護鏢夥計們挨個囑咐：「今天要加倍的留神！從新潮灣往下站趕，是淮安府轄境東白馬渡，這一站足有八十里，却是所經過的半是險地。就是范公堤一帶，盡是二十里地的長堤，東面多半是竹塘麥田，所以我們要早早趕過范公堤才好。諸位務必多吃點辛苦，路上不要就誤功夫。」輕描淡寫吩咐了一遍，立刻起鏢。離開新潮灣，走出四五里，遠遠望見那白茫茫的大縱湖，湖中舟楫往來，却也不少；趙子手掌旗引鏢，竟奔湖東古道。走到午時已過，這一起鏢找了一座小鎮店，好歹打過尖，胡孟剛便催趕快起鏢。鏢局所用的這些彪形大漢，全憑氣血之



勇，不懂什麼叫慎重。他們多半是江北山東的人，習慣上最好喝大碗釀茶，與江南人截然不同；他們到處總跟賣野茶的拌嘴，嫌他茶葉少，茶不釀。今天吃飽飯，不但釀茶沒喝着，連清茶也沒容多喝一碗。胡鏢頭這一催迫，夥計們不敢違拗，但是嘴裏不住的咕噥。還有緝私營的巡丁，剛放下飯碗，也是懶懶的願意多喫會。今被催起來，也不很痛快；便不約而同，慢慢的溜着走。胡孟剛大怒，幾次要呼叱夥計們，都被沈鏢師攔住，勸他不要掛火，免露形色。約募走了五六里地，沈明誼暗催趙子手，加緊攢行，夥計們脚步也逐漸加快；却是地勢也逐漸的更顯荒曠了。只有沿着大縱湖邊一條大路，東首盡是竹林麥畦。胡孟剛在馬上四面瞭望，時時刻刻的注意湖濱旱路一帶；他曉得大縱湖附近，素常並無水道的綠林。大眾迤邐行來，天色已近申刻。鏢師宋海鵬道：「胡鏢頭，我算計着已離范公堤不遠了，我們今天怎麼走的更慢了？要照這樣走法，非得二更，不能趕到白馬渡。」胡孟剛悵悵說道：「要不然，我着急做什麼！」金槍沈明誼立刻一催馬，趕到前面，向趙子手張勇道：「張師傅，這大概離着范公堤不遠了吧？」張勇道：「不錯，還有三四里地，就是范公堤了。沈師傅有什麼事？」沈明誼道：「沒有什麼事，不過天不早了，要再這麼不緊不慢的走，只怕走到半夜去；老鏢頭可真急了。你是當頭的，再催催夥計們吧。」張勇道：「沈師傅不用多囑咐了，我催他們緊趕。」沈明誼便把牲口圈回來，仍跟胡孟剛并馬而行。那緝私營哨官張德功，也吆喝道：「弟兄們腳跟下加快些。」

於是又緊走了一段路。只見湖邊四五隻帆船，正往下水走着；忽從下游駛上來七八號大大小小的船，遠遠的就向下水船招呼道：「不要往下走了，前面過不去。」這四五隻船正走得順風順水，猛被迎頭一攔，不知何事，船還是走着；管船的就站起來，大聲探問：「甚麼原故，不許人走了？」上水船的水手搖手道：「不要打聽，趕快退回就完了。」往回一指道：「你看，全退回來了，我還冤你不成？」說着，這船便錯開駛過去了。却喜後面又有退回來的船，跟這下水船的人相識；兩面一答話，這四五隻船俱都收蓬緩行，一羣聲的詢問緣由。來船說道：「要問我是怎麼回事，我們也斷不透。我們的船也是正往下水走着，

到范公堤那邊，忽然堤上跑來兩匹快馬，到湖邊勒住韁繩，喝令我們前面的兩隻船趕緊退回。船上盤問他：爲甚麼不教走？他們把眼一瞪，開口就罵瞎眼渾蛋。我們正在疑惑，誰知馬上一個年青的竟一揚手，打出一支袖箭來；竟把前船上一個水手左耳朵給射穿了，往船裏一鑽，險些掉在湖裏。這一來吓得我們全不敢走了，跟著那兩個騎馬的高聲吆喝：「所有船隻全給我退回去三里地，如敢有不遵命的，或者伸頭探腦，多嘴多舌的，小心你們的腦袋，這一箭只是做個榜樣。」我們這才聽出來，敢情不是官面。咱們一個使鍋的犯不上賣命，我們就折回來了。」說着用手一指道：「你瞧，那不是全回來了麼？那第六隻船，就是那個挨射的。他們不是說退出三里地麼，依我想越遠越好，說不定出甚麼岔錯呢。」這船夫們一面說話，一面操槳，後面的船全吓得折回來了。這時節，胡鏢頭和黑鷹程岳，遠遠望見成幫的船退了回來，早已覺得可疑。便放緩了馬，湊近湖濱，留神聽去；隱約辨出幾句話，立刻把馬一催，追上鏢頭大隊。胡孟剛向衆鏢師齊打招呼，命大家各自留神湖上的動靜。果然越往前走，湖邊越覺清靜，不但下水船全不走了，就是上水船此刻也一隻不見了。情勢突兀，頗覺離奇，若說是欽差官船過境，驅逐民船，也沒有用暗器傷人的。若說是水賊在此做案，自來水旱綠林，界限分得很清，斷不會從陸地下手。若說是旱路強人，却又向來不能干涉到水面上。這件事迥出常情之外，江湖上實在少見！

胡孟剛事到臨頭，反倒沉住氣，不露一點形色，督着鏢頭往前走。循范公堤，又走了十幾里，天色更晚了；夕陽西墜，野地裏暮靄蒼茫。胡孟剛心想：「這范公堤已走出一多半，再趕個四五里地，就趕不到白馬渡，也有小村落；但凡一有人家，便可說過今天了。」正自盤算，耳邊陡又聽得一片蹄聲。抬眼一看，迎面半里外，青壓壓一抹竹林前，似暴雨迅風般；飛竄來四匹馬。直踏長堤，奔臨切近，霍地往左右一分，掠護鏢頭的身旁而過。騎術極精，風馳電掣一般，比以前那幾匹馬更快；馬上人面貌仍看不清，只看出緊衣短裝，背後長條形的包袱，似包着兵刃。鐵牌手胡孟剛不由哦的一聲；沈明誼，宋海鵬互遞眼色，暗問鏢頭：「難道還像前天一樣麼？」胡孟剛道：「今天的情形跟前日不同，你看，時候這晚，地勢這

險，今天決計脫不過去。來來來，沒別的，把傢伙全備好了。」衆鏢師把精神一振，各將兵刃合在掌中。也只是片刻之間，便聽得背後嘩啦啦又是一陣馬蹄響，大家扭轉頭來看；方才奔過去的四匹馬，果然此頭又圈回來。這一來，不但胡鏢頭明白，鏢局人個個俱都恍然，確知道是綠林道劫鏢放哨。趙子手和夥計們互相關照，胡孟剛眼望四馬去遠，轉對黑鷹程岳說道：「老姪你看見了，大概你也明白了罷？」程岳見胡孟剛單向自己問話，不由錯會了意；想起昨夜在店中，自己說了幾句滿話，這必是拿話點逗自己。少年氣盛，面皮一紅，呵呵的笑了一聲，在馬上把手一拱道：「老叔，小姪早就看明白了。咱們爺們說到那裏，做到那裏，你老人家望安，瞧我的吧。」一對黃睛閃閃凝光，立刻一探腰，將馬韁一抖，要往前追。鐵牌手慌不迭的叫道：「老姪老姪，你這是做什麼？事到臨頭，咱們自然是穩紮穩打；難道我還能跟老姪抵斤掙兩不成？你千萬別誤會，我不過帶口之言，關照你一聲。人家還沒來，我們自己先較勁，可就準栽跟頭了。」黑鷹程岳見胡孟剛發急，連忙勒韁回頭道：「老叔倒誤會了，小姪怎敢跟你老人家負氣。有事弟子服其勞，我不過想到前面，看看動靜。我老師臨行時再三囑咐，凡事全聽老叔支派。賊人只要一動，你老儘管吩咐；我是一定跟他們以死相拼，好保全咱們兩家鏢局的威名。」

胡孟剛把大指一挑道：「好，賢姪，這才是知己之言了；咱們自己人，千萬不要較勁。」遂吩咐金槍沈明誼和戴永清，分兩頭往前推進；爲得是遇見強人，好上前答話，並掩護兩旁的鏢。鏢局夥計們，和緝私營巡丁，稍稍靠後，分排護住鏢默子的兩旁。又派雙鞭宋海鵬和九股烟喬茂，專管保護押鏢的舒鹽商。按鏢行行規，保護的人財兩項，全歸鏢局担承。但凡遇上事，鏢頭不得辭其責；所以胡孟剛首先派定兩頭鏢師，襄護著那輛轎車。這鹽商舒大人也彷彿看出風色不利，不住的盤問宋海鵬和喬茂。宋海鵬拿好話來安慰他，只說：「天晚了，不得不小心，其實沒有甚麼。」那緝私營哨官張德功，扯著馬韁，兩眼只看胡孟剛的臉色。胡鏢頭和程岳此刻越發鎮靜了，一前一後，照舊督促鏢師，加緊脚步，往前攢行。轉眼間又走出三里多地，前邊這一帶地勢，更加荒涼。長堤下，湖面上，竟沒有一隻船停泊駛行；靠東邊是一片淺

一片的竹塘，悄無人蹤。暮色四合，鴉噪歸巢，倍顯得景物幽曠。胡鏢頭看這形勢，只是搖頭。鏢馱子又行了一小段路；陡然間，竹塘附近，吱吱的連聲響起呼哨，立刻從竹林中陸陸續續竄出一夥人來。日近黃昏，相隔較遠，辨不清來人的形貌，人數。

這一邊，所有鏢師夥計不待招呼，個個亮開兵器，各管各事，絕不張惶凌亂。趙子手張勇，金彪立刻斷轉馬頭，招呼夥計圍護鏢銀。馱馱子倏然紮住，馬頭接馬尾，就在堤邊，盤成了五個圈，往地上一臥；鏢行和緝私營兵俱各提槍抱刀，圍圍護住。那胡孟剛，鐵掌黑鷹程岳，以及沈明誼，戴永清，立刻一馬當先，衝到前面。就這一番布置，但聽得人馬蓬騰，脚步声，馬蹄聲錯成一片，却毫不聞一人片語喧嘩。趙子手張勇，金彪久經大敵，胸有成竹，先將鏢旗一打捲，向那竹林高舉過頂，一連舉了三次；這便是鏢行按行規，拜過了山。明知強人來意不善，仍然以禮相待；爲得是先佔住脚步，不教綠林道有所藉口；然後把鏢旗重新展開，靜候對面的動靜。但見竹林轉變處，從呼哨聲裏，漫散開二十幾個壯漢，將堤上的路口完全扼住。鏢局馱馱里一齊收住脚步；鐵牌手胡孟剛，黑鷹程岳騰身下馬，其餘鏢師也都用鎧離鞍。緝私營哨官張德功，提槍帶馬，立在鏢馱子前面；有兩個護兵各拔腰刀，左右衛護。胡孟剛攔住了程岳，自己往前緊行數步，相隔六七丈，看清對面人的相貌。當前的是二十幾個彪形大漢，全當壯年，一個個體健肩寬，濃眉大眼，人人面色黑紫，額見得久歷塵路，飽受風霜。衣服並非一色，有的穿灰布褲褂，有的穿青緞褲褂；下登酒鞋，緊打裹腿；光着頭，把髮辮盤繞在脖頸上。個個手持兵刃，橫眉豎目，阻住去路，却默無一言。

胡孟剛上下打量敵人，看打扮面貌，像是冀遼一帶的人。此時鐵掌黑鷹程岳已跟蹤過來，兩人便立定脚跟，并肩而站，沉機觀變，看住了來人。這二十多個壯漢排成人字形的行列，從後面又閃出五個人來。最前一人生得很威武的面貌，這人年近六旬，臉色紅潤，虎項魁頭，額上皺起深紋，簪著兩道濃眉，一對豹子眼奕奕有神，鼻直額闊，口角微向下捲，顯出一種剛決之氣，唇生短髯如針。身穿藍縷長衫，黃銅扣

鈕，挺長挺肥的袖子，挽在手腕上半尺多，露出白襯衫的緊袖；長衫雖肥，長僅及膝；下穿高腰襪子，腳登挖青雲，紫緞心，綠坐條，粉底消遙履。手持一枝旱菸袋，長有二尺五六，核桃般粗，烏黑色，也看不出是竹是木是鐵；只那大銅菸袋鍋，比常人用的大四五倍；正在緩緩吸着，神情蕭閒，越衆徐步出來。在左邊，頭一人年約四旬，黑漆漆的面色，長眉闊目，左眉旁有一深疤；身穿二藍綢短衫，青緞薄底快靴，左手提一把純鋼鋸齒刀。第二人年甫三旬，白臉堂，眉如墨染，目似朗星，丰神雋秀；穿青綢短衣，青緞快靴，肋懸鹿皮囊，左手提一柄青鋼劍。在右首，第一人年在三十以上，面如重棗，重眉大眼，穿紫灰布褂袴，登扳尖魚鱗沙鞋；右手捉一對點鋼狼牙穿。右首第二人年當少壯，生得非常粗野；穿一身土布袴褂，抱一對鑲鐵雙懷杖。這攔路五人倒有四個帶着旱菸袋。胡鏢頭看清來人，暗暗吃驚；尤其是這爲首老人，氣象挺傲，兩手空空，不持寸鐵，更令人担心。這老人吸着旱菸，不慌不忙，蹣跚到對面切近處，便站住了。鐵牌手向前緊邁了兩步，雙拳一抱道：「朋友請了，在下是振通鏢店的鏢頭胡孟剛，奉鹽道札諭，保解一筆鹽帑，路經貴地；是我們不知合字的珠子窩設在那裏，未能投帖拜山，胡某這裏陪禮了。」話說得和婉有禮。

那豹頭老人微微一笑，拿眼把胡孟剛上下看了看，復往胡孟剛身後瞧了瞧；搖搖頭，又啣起菸袋來，不住的嘖吐，那態度似乎沒把胡孟剛看在眼裏。只見他略一沉吟，臉上笑容忽轉成一團冷氣道：「哦！不住的是振通鏢局胡孟剛胡老鏢頭麼？我久仰得很。我聽說胡鏢頭一對鐵牌，走遍大江南北，凡是江湖上的人無不欽仰大名。只可惜在下緣淺，久懷拜訪之心，未能如願；今日居然在此相遇，真乃三生有幸的了。」說到這裏，面色一整，立刻一指那趙子手金彪，向胡孟剛問道：「這十二金錢鏢旗，聞得名震南北，天下綠林無不另眼相看。我們這番來到江南，正要見識見識這桿金錢鏢旗，會會這位俞劍平俞大鏢客。今天微俸，居然在這里，瞻仰到十二金錢的綉旗；可是的，掌旗的這個主兒，又怎麼不見呢？……胡鏢頭，我聽說你們這次雙保鹽鏢，是打算把鏢馱子押到江甯；論理說，憑你一雙鐵牌的威名，再加上十二金錢的聲

勢，沿路通行，正是容易得很。其實就憑你們二位的兩桿空旗，就滿能行得開；何況還有這些能人押護？但凡江南北的綠林，誰也應得借道，莫非說真敢找死不成？可是今天想不到你們偏偏遇上了我，我在下不過生得一個肉頭，四根骨架，天胆也不敢劫你們兩家的鏢，況且又奉得是甚麼鹽道札諭，又是什麼官格！我更不敢胡爲了。無如我慕名遠來，是要結識結識這位俞大鏢客的；俞鏢客既未在場，我只好暫把你這撥鏢，連他的金錢鏢旗，代爲留存下來，就算是訪賢促駕的請帖。你只要把俞三勝俞大鏢頭請來一見，容我領教他的奇門十三劍和十二金錢鏢，無論是勝是敗，我定然原鏢奉還；缺少一百，我賠一萬。這便是在下今天出場的一點來意。這樣做法，不過是老夫念到胡鏢頭是條漢子；若遇見別個無名之輩，我就沒有這些廢話對他講了。」說完，把旱菸又裝上了一袋，緩緩的吸着。

胡孟剛聽罷，氣得面色焦黃；不用說這鏢銀被人截住，就是受人這樣的輕視，已經够受的了。雙方湊近答話，也不過相隔四五丈遠近，鐵牌手胡孟剛回頭一看，手下人早將鐵牌遞過來；將胸頭一拍，冷笑一聲道：「哈哈哈哈哈，朋友，你的來意我明白了。我胡孟剛從十八歲上闖蕩江湖，從三十幾歲上開這鏢局，到如今我也虛度五十二歲了。若論能耐，會吃會喝，會鬧會睡；我所以在江南混得上飯吃，不怕你老哥笑話，沒有一點真本領；只靠江湖上朋友多，肯幫忙。你老哥尋得是十二金錢俞劍平；且不管俞劍平在此不在此，我們兩家鏢局既然雙保鏢，他就是我，我就是他。你老哥既打算把這筆鏢留下，好極了，何處不交朋友？我胡孟剛敢替俞劍平做主，你老哥只管拿去。不過有一節，我胡孟剛交朋友，交在明處；你先道個萬兒來，我胡某一足够朋友，教你老哥稱心如願。」說着將手中雙牌一展，雙眸灼灼放光。這時節，鐵掌黑鷹程岳已聽出來人指名要會他師傅俞三勝，早將長衫鈕扯開，要上前答話；今聽胡孟剛答得軟中帶硬，鋒利無比，暗將大指一挑，却又停步，觀看來人如何回話。只見那豹頭老人一點神氣也不動，把手中菸袋銅鍋向鞋底上，輕輕磕了磕，抬起頭來，向胡孟剛有意無意，掃了一眼道：「罷了，胡鏢頭果然名不虛傳，你要問我的姓名麼？」胡孟剛大聲道：「正要請教。」那老人冷冷說道：「這倒不勞動問，俞三勝

自然知道。我看尊駕却也是個好漢，既然這麼說，我將這鏢銀只留一半，算是單扣俞劍平的鏢；你老兄儘可通知他，教他速來領取。我在下言出法隨，不再更改；若依我的話，你我是江湖道上，後會有期。倘若不識風色，胡老鏢頭，你也是老江湖了，你且看老夫有沒有本領，把尊駕的鏢銀全數扣下！」說到這裏，聲色一振，又一瞥那十二金錢鏢旗道：「這桿金錢鏢旗，橫行江南北，已有多少年，也該歇歇了；煩你對俞劍平說，我此刻要把它留下。」

末句話觸動了鏢局的大忌。鐵掌黑鷹程岳刷的把長衫一甩，抗聲斷喝：「要想留下十二金錢鏢旗，却也不難，……」話聲未完，猛聽背後大吼道：「大胆匪人，攔路行劫官帑，事如造反，這還了得，難道不怕王法麼？」鸞鈴響處，緝私營哨官張德功躍馬挺槍撲來。槍桿一揮，兩旁緊緊隨着兩個護兵，八名巡丁。黑鷹程岳急往旁一竄，這馬竟擦身而過，險被撞著。這張德功是行伍出身，幼年會考過武場，也拉得硬弓，也盤得劣馬，六合槍也學會幾路；性格粗魯，膂力剛強，現在年甫四旬，可謂當正壯年。這次解運鹽課，全營中挑選解官，只有張德功武藝出眾；雖是哨官，却兼充教練官，也算得庸中佼佼了。他也曉得近來路上吃緊，不想在此處果碰見一夥強盜；看人數不過三十幾個，心想鏢局夥計和巡丁不下六七十人，就趕也把這夥賊趕走了。又聽見胡孟剛答的話似乎太軟，他不懂江湖上的勾當，只覺得和央告一樣，暗道：「鏢行的本領不過如此麼？」頓時吶喊一聲，帶隊直衝過來，心想賊人膽虛，一見兵官出馬，就許嚇散他們。便一馬當先，護兵在旁厲聲喝道：「現有緝私營張大老爺在此，你這般匪人阻住官道，太已混賬，快給我滾開！不然，拿你們剛了！」誰知他們儼然，對面賊人傲然不理。

張德功勃然大怒道：「弟兄們上！」兩腿一磕，這馬直闖過去。張德功手托長槍，照準爲首賊人便刺。那豹頭老人吸着菸，既不躲，又不拒；相隔丈餘，猛從強人隊中，竄出一條黑影，在馬前一晃，那馬直立起來。張德功急用鎗勒韁，已經來不及；咕咚一聲，從馬上仰跌下去，長槍也丟在地上了。來人正是左首第二人，那個手執帶鋼劍的白面少年。那把劍並未使動，仍在左手提着。右手已扯住馬嚼子，往外一帶

，左手劍「拍」的扁拍了一下，這馬負痛竄過一邊去了。張德功跌得渾身是土，頭上戴的得勝盔也摔掉了；到底虧他有些功夫，不待巡丁搶救，早已一滾身站起。羞惱交加，忿不可遏，抽腰刀大喝道：「大胆匪人，歐辱官長，該當萬剮凌遲！」虎也似的掄刀砍來。那少年劍交右手，略一抵拒，覺得張德功手下頗有幾分斤兩；便不與他硬碰，只盤住他，三轉兩繞，騰地一脚，踢倒在地。張德功虎吼一般跳起，白面少年大笑叫道：「張大老爺，領教過了，請回罷。」張德功拼死命的衝上來；當着鏢行這些人，和手下兵丁，自己堂堂一個教練官，竟被賊人這樣玩弄，面子上太下不去。大聲狂喊道：「張老爺跟你拼了。」把腰刀直上直下劈來。白面少年閃展騰挪，專找漏洞；又交手八九回合，騰的一脚道：「往東倒！」張德功撲地倒在左邊。胡孟剛一看這情形，大叫：「張老爺快退下來，保鏢要緊，待我來。」那張德功口吐白沫，那裏肯聽，爬起來，照賊又是一刀。白面少年略閃一閃，轉到背後，叫道：「張老爺往後躺罷。」順手牽羊，把張德功又扯倒了。張德功兩眼瞪得通紅，惡狠狠一味猛砍直衝，不由把賊人招惱道：「怎麼給你留情，還不慌？」一個蹶子脚把張德功踢倒，青鋼劍嗖地砍下去。「噯呀」一聲張德功左肩頭鮮血迸流，兩個護兵全都吓跑，八個巡丁內有兩三個大胆的，把張德功搶起來，敗退回去。賊人並不追趕，立刻拭劍，狂笑歸隊。

鐵牌手胡孟剛一見哨官負傷，不由憤怒。雖說保的是客貨兩全，張哨官奉官差派，與己無干；但既有鏢行隨行，豈能坐視？急將鐵牌一分，便要上前。不想黑鷹程岳早已負怒，刷的一個箭步，竄到陣前。距那為首老人四五步遠，錯腳站定；先納住怒氣，雙拳一抱，叫道：「朋友請了。」老人轉眼看時，見程岳紫棠色面皮，金睛隆準，年約三旬；上身穿青綢短衫，下穿青袴，打着黑白倒趕水波紋的裹腿，撒尖魚鱗沙鞋；體格雄偉，氣象豪壯，兩手空空，沒帶兵刀。這老人不禁注目，把程岳多看了兩眼；傲然自若，漫不還禮，口吸着旱菸，只將頭點了點，程岳雙目一瞪道：「朋友，你既然身入江湖，便該曉得江湖道上的規矩。我們保鏢的謹守行規，對衆位沒有失禮。朋友你既上線開耙，想必看着我們兩家鏢局，不值當你的朋友。你一朝相，亮青字動手；自然是本領上分高低，我們並不怪你。可是你點名點姓，要找安平鏢局十



「二金錢俞老鏢頭跟你答話，似乎你跟姓俞的一定有樑子（怨仇）；朋友，你這就錯了。姓俞的不是無名之輩，你竟可鼓起勇氣，前去找他，何故動手行兇，刃傷護鏢的哨官？須知人家奉命差遣，與你無仇無怨。那俞老鏢頭在大江南北走鏢，只憑一桿鏢旗，用不着他老人家親自出馬；凡在江南北開山立櫃的，全得閃個面子。這也是他老人家功夫強，人緣好所致。你既非找姓俞的不可，便該留名留姓，何故又藏頭蓋尾，豈不教江湖上好漢恥笑？至於十二金錢鏢旗，在江湖上果然也闖蕩多年；朋友既想留下，却也不難，朋友你往這裏瞧！」用手將鼻頭一指道：「少鏢頭程岳情願雙手奉上，可是你得露兩手，給我們看看。」那老人很耐煩的聽着，聽到末尾，哈哈笑道：「朋友，你今年幾歲了？姓俞的是你什麼人？」程岳道：「丕，少得輕狂，你家少鏢頭今年一百歲，多活不過多作踐幾年飯，那俞老鏢頭，便是俺的恩師，你家少鏢頭雖小，却是說得出，叫得響；姓程名岳，外號人稱鐵掌黑鷹。」說着腳往前走了半步，雙拳一比道：「閒話休講，靜看你的！」氣勢虎虎，便待動手。

老人微微嘻笑，把菸管一晃；那邊突然竄過一人，厲聲喝道：「姓程的，我們當家的正要找你們師徒算賬；你要想跟我們當家的動手，你還早呢，且先嘗嘗我這對懷杖。」嘩啦啦一掄這對懷杖，往懷裏一抖，兩截仍合在一處；耿耿虎視，蓄勢以待。程岳側目一看，是那粗豪少年；急往旁一閃，叫道：「強徒休得張狂！」腰間暗藏金絲藤蛇棒，伸手將如意扣鬆開；右手一拉棒梢，往前一帶腕手，嘩嘩嘩抖了個筆直。程岳把兵刀亮出來，那使雙懷杖的粗豪少年，不由往後撤了半步，曉得使用這藤蛇棒的，必非弱者。黑鷹程岳丁字步一站，向敵手叫道：「朋友，你報個萬兒來。」粗豪少年眼向為首老人一瞥，怪聲笑道：「你不用盤問姓名，你師傅來了，我們自然把萬兒留給他。你就少費話，咱們啞吃啞打，夥計撒招吧。」程岳見這人也是如此無禮，暗想：「他們故意和我安平鏢局作對，他們成羣結夥，全為我師徒而來，我程岳今日寧教氣在身不在。」一聲冷笑道：「大丈夫講究光明磊落，到處留名；綠林好漢就是身搭一百條命案，也不願改名換姓。你們這一夥強徒，看來也像漢子，原來鷄鳴狗盜不如；還想截留我們的十二金錢鏢旗

，眞是不知死活。」那豪少年勃然動怒，眼向四外一掃，倏將懷杖一分，立了個門戶，叫道：「少嚙舌，來來來！」程岳隨手待旁一立，抱元守一，右手把金絲籐蛇棒一舉；立刻伸左手，撥棒梢，運用『太極生兩儀』之式，氣納丹田，提氣貫頂，達於四肢；屏思絕慮，把精神凝結，直注在對面敵手的身上。當此時，門戶一立，外行看不出來，惟有那口啣菸管的老人暗暗驚異，心想：「這姓程的不過三十來歲年紀，論起真練功夫來，總得年滿十五歲以上，才能調氣練精練神，算來他最多也不過十幾年的功夫。他這一亮式神光充盈，英華內露，足夠二十多年的功力；這定是他師俞劍平教授得法，才有這樣好的造詣。由此看來，俞劍平的技業，想必已到登峯造極的地步了。」

· 豹頭老人心頭轉念，也不過剎那之間；大堤之上，兩個敵手已然全換了架式。使雙懷杖的少年見黑鷹程岳緊守門戶不動，自己暗笑：「你這種太極門以逸待勞，想討便宜，你須向別人使去；今日遇上我，你却枉費心機。」往前趕上一步，右手懷杖一抖，喝一聲：「打！」倏帶勁風，向程岳頭頂砸來。程岳不慌不忙，看定敵人兵刀，離頭頂不到半尺刷的往右一斜身，盜徒右手這枝懷杖向下一沉，趁勢往下塌身，右腕挺勁，懷杖嘩啦啦一響，立刻撤回來，左手懷杖早又撒出去，這一手名叫『換巢鸞鳳』。黑鷹程岳沉機觀變，要察看敵手的路數。見敵人左手鎖鐵懷杖又到，自己忙一提腰力，展『燕子鑽雲』的輕功，身軀憑空竄起一丈多高。等到身往下一落，早將金絲籐蛇棒用手一持，立刻筆直，與鐵棒相似，雙脚沾地，聽背後一陣寒風撲來，便知敵人暗算已到；單脚點地，向前下腰，身軀嗖的往左一偏；雙懷杖一吧搭！一聲暴響，砸在地上，將土地砸了兩道溝。黑鷹大怒，這一手若被砸着，立刻骨折命喪。忙翻身急轉回來，見盜徒正在撤回雙懷杖；程岳疾如電掣，把籐蛇棒前把一鬆，單手掄棒，猛向盜徒砸來；這一招叫做『摘星換斗』，直取敵人的頂梁，程岳還招迅巧，敵人收招不及，急中生智，硬往上一提氣，全身撲向程岳這邊；搶近一步，才得把左手懷杖的雙節，合到右手掌內；那籐蛇棒已到。盜徒喊一聲，提出十二成的力氣，將懷杖照定籐蛇棒硬砸。鐵牌手在旁觀戰，暗叫一聲：「慚愧，這一手懷杖要是用實了，硬碰硬，任何人也

獨把兵器鬆手。」胡孟哪一轉念間，鐵杖頓了個正着，只見那條藤蛇棒軟軟地往下一沉，盜徒吃了一驚；懷杖撲空，不由身軀往前一栽。才待單脚用力，借勢旁竄；鐵掌黑鷹一招跟一招，焉能放走敵人？頓時噍地一抽藤蛇棒，往後使一個敗勢，扭身打一個盤旋；手中棒如怪蟒吐信，早刷的纏在敵人腿上。舌綻春雷，喝一聲：「躺下！」程岳單腿坐勁，聽撲登一聲響，少年盜徒斜栽倒地上。

鐵掌黑鷹往旁一展身，軒眉冷笑道：「承讓承讓，十二金錢鏢旗恕不奉送！」這個「送」字還未收聲，腦後突然一股涼風撲到。只聽一個沉著的聲音說道：「那也不見得，朋友接招！」鐵掌黑鷹急急的縮項藏頭，往下一伏身，噍的一柄鋸齒刀掠過腦後，挾着強風直劈過去。程岳一換腰，斜竄出六七尺以外，這才扭頸細看來敵。這人正是立在老人左邊，那個四十多歲的黑面大漢。那使雙懷杖的粗豪少年一落敗，就地滾身站起，含愧歸隊；這黑面大漢頓時沉不住怒氣，橫刀暗襲過來。鐵掌黑鷹一擺掌中藤蛇棒，厲聲叱道：「潛使暗算，還算甚麼英雄？」黑面大漢雙目一瞪道：「試試你耳聽幾路，眼觀幾方；呔，留神接刀！」話到刀到，鋸齒刀揚空一閃，擡頭蓋頂直朵下來。鐵掌黑鷹叫道：「來的好。」倏往右一斜身，抖藤蛇棒，便往鋸齒刀上纏。盜徒一見棒到，嚇得這種兵器以柔克剛，專拿對手的兵刃，一不小心，教它纏上，休想再撤回來。並且這藤蛇棒是軟中硬，使用它全憑腕力。若是武功稍差，決不敢用；軟硬力稍用得手不應心，人反易爲兵器所累。名雖是棒，却能當練子鞭用，這就是藤蛇棒難工易勝的出奇處。這黑面盜徒一身很好的武功，識得藤蛇棒的招數；見程岳棒往上一翻，他便趕緊往回抽刀；倏翻手腕。用「反臂刺扎」，刀尖逕奔程岳軟肋點來。程岳頭招落空，知遇勁敵；未容對手刀到，急展藤蛇棒，「斜掛單鞭」往外一掛。立刻向前錯步，棒隨身轉，亮出「鐵鎖橫舟」的招數；藤蛇棒竟奔盜徒，攔腰纏打。黑面盜徒閃一閃，抽招換式，竟然進步欺身，展開五虎斷門刀法，翻翻滾滾，一片寒光上下揮霍；劈，砍，截，挑，刺，扎，招招精熟迅利。鐵掌黑鷹張眼凝視，認清敵人路數，自己忙把三十六路行者棒，霍地施展開；這藤蛇棒盤前繞後，直如一條怒龍飛舞，和敵手那把鋸齒刀恰好抵住。兩個人旗鼓相當，鬥了二十餘招，

盜徒的刀法沒有一點鬆懈，鐵掌黑鷹暗忖：「我若儘自跟他戀戰，天色漸晚，這鏢如何鬧得過去？說不得，速決勝負爲要。」打定主意，立刻將藤蛇棒招術一變，改用太極棍法。這一套太極棍，是俞劍平鏢頭的絕技。當年俞鏢頭劍術沒有練到火候，自己不敢仗劍跋涉江湖；只用這一條太極棍，走了幾省。後來劍術精究，到了極詣，方才棄棍用劍。他爲程岳是頂門戶的大弟子，故將太極棍法傳給程岳，又給特造了這條金絲藤蛇棒。程岳在安平鏢局走鏢數年，仗這利器，倒也得心應手；今日遇見勁敵，頓時把全副本領施展出來。

當下兩人出力酣戰，已到三十餘招；盜徒的招術也已變換，改用八卦刀，正跟程岳這趟太極棍有相生相尅之勢。這一對招，兩人未免多見了二十餘手。黑鷹程岳忤然動念，暗想：「我滿憑真實功力，跟他分高下，眼見得難操勝算。」遂將招數略微放慢，故示武功根柢不固，氣力持久不濟的神情，好引盜徒驕敵之心。果然黑面盜徒留神觀隙，漸見程岳棒法散慢，不禁心中得意道：「聞明不如見面！儘聽人說，這十二金錢俞三勝內功如何驚人，拳劍鏢三絕技如何出衆，以太極門擅名江南北，鏢行無不讓他出一頭地，綠林無不避三舍。今日雖不會與俞鏢頭相遇，但看這姓程的是他掌門弟子，枉自手底下靈活，不料他後力竟如此不濟；他師傅也就可想而知，是盛名之下，其實難符的了。」這黑漢如此存想，程岳的棒法越加遲慢，彷彿只剩招架之功，沒有還攻之力。黑漢的刀法更爲加緊，但見程岳勉強抵攔了幾招，黑漢眉頭一聳，心中大喜。就在這時候，那盜羣中爲首的老人雙眉一皺，猛然大喝道：「喂！二熊小心了。」喝聲甫罷，黑漢展開『抽撤連環』的招數；程岳把頭一擺，藤蛇棒向外一崩，急翻身，走敗式，金絲藤蛇棒往右側一拖。黑面漢勢如飄風，『抽撤連環』三招急下，緊隨着一擰手腕，鋸齒刀倏奔程岳後背，程岳一反身時，早已防備；左脚往前上步，右脚在後抬起，等到往前一場身，盜徒的刀正扎後心。程岳勢本伴敗，眼光四照；黑面漢猶恐敵人逃走，刀才遞出來，右腳點地，左腳上提，身形向前一探，『夜叉探海』式，直撲上來。刀尖往外一送，只離程岳後心一二寸許，喝得一聲：「着！」倏然間，程岳如電掣也似，擰腰往右

一同身，左脚用力右滑，全身斜塌下去，盜徒刀尖落空，招數用着了；大吃一驚，急收招不迭。程岳謔揭還招，疾如狂風；早右腕一坐勁，抖籐蛇棒，『玉帶圍腰』，猛奔敵圍纏過去。砰地一聲響，籐蛇棒鞭了個正着。這一招冒險成功，陡然斷喝道：「躺下！」用渾身氣力，往右猛一帶，「撲登，嗆啣！」將敵人直摔出五六步，鋸齒刀甩開多遠。鐵掌黑鷹收式旁竄，用手一指道：「這點能爲，也敢在江南道上耀武揚威？」

程岳這一句話，說得犀利無比。那手擎烟袋的盜魁一聲狂笑，聲若梟鳴。程岳急擺籐蛇棒，閃目看時；但見豹頭老人笑聲才歇，面上籠起一層怒雲，雙目閃閃已露凶光，隨斬釘截鐵叫道：「摔得好！」三個字迸出唇邊，從鼻孔中哼了一聲；唇吻微動，右手一展，便要下場擒拿程岳。陡見他身旁那個面如重棗，穿紫灰衣袴的壯漢，捧鑲鐵點鋼穿，飛身直竄過來，厲聲叫道：「姓程的朋友，動手過招，輸贏是常事，也值得這麼賣狂嗎？來來來，我來領教。」話到，人到，兵刃也到，一對鑲鐵穿第一招逕向程岳胸前扎來。程岳雙手揮棒，往外一封；立刻趁勢遞招，甩籐蛇棒，迎頭就打。盜徒立刻撤回點鋼穿，往外一掛；倏然換招，『雙風貫耳』，向程岳打到。程岳縮項藏頭，往下矮身，一個盤旋，順着旋身之勢，掄金絲籐蛇棒，往盜徒下盤雙腿纏來。盜徒急掠空一縱身，把這招閃開，身往下落；程岳早將籐蛇棒抖得筆直，手起處，直照敵人的氣俞穴點去。這赤面盜徒閃展圓滑，趁着騰身往地上一落時，急蹲身影，將掌中雙穿倏地一分，『鳳凰展翅』式，左手鐵穿向程岳丹田急扎。黑鷹程岳隨撤籐蛇棒，兩手一掙，斜插柳往外一磕，立刻將敵刃彈開。敵人却也了得，一招才過，二招早來，右手鐵穿『霸王卸甲』，一反臂，直砸程岳的頭頂；那一招極快，絕無緩氣之功。黑鷹程岳微一偏頭，點鋼穿着臉掠下去，銳風撲鼻，險到十分。黑鷹程岳咬牙切齒，趁勢還招；籐蛇棒往外一展，刷地照敵人斜肩帶背打去。這盜徒左手穿往外一封；程岳的招數虛實莫測，倏然往回一撤招，猛往左一帶，籐蛇棒忽向敵人左肋打去，那盜徒急往下矮身藏頭，還籐蛇棒突如驚蛇怒蟒，又橫掃過來。躲閃不及，棒過處，早將盜徒頭頂皮掃了一下，掃去一塊油皮。赤面

待嚇了一身冷汗，忙一聳身，往斜刺裏竄出一丈多遠。手捫頭頂，才曉得頭髮也被刮去一縷，立刻回身冷笑道：「姓程的朋友，咱們後會有期。」黑鷹程岳噙然笑道：「少鏢頭等你十年，快去訪明師，拜師娘，再來現眼。」

這時程岳早將生死置於度外，打定注意，要破死命，護鏢銀，保鏢旗，與羣盜死戰。略紓出一口氣，提棒揚眉，要再向那老盜魁發話；那知盜羣那邊已起了一陣騷動。眼見已方連敗三陣，都輪在程岳一人手上，氣得羣盜人人耀耀欲動，勢欲羣毆。祇聽一人叫道：「活氣殺人，姓程的休要賣狂！當家的，們全上！」那老年盜魁雙目橫盼，怒如火炬，「呸！」的一口唾道：「住口，你們要做什麼？」斥得羣盜立刻肅然歸隊。這才見盜魁左邊，刺傷緝私營哨官的那個白面少年，手提青鋼劍，腳下一點地，已騰身躍起，輕快異常，往程岳面前一落，左手提劍，右手駢食指中指，一指黑鷹程岳，道：「程朋友，果然有兩手，我很佩服；但何必徒逞口舌，我們是功夫上見高低。」劍交右手，揚了一揚道：「素仰你們三絕技，太極劍也是一絕，在下也學得兩手笨劍，願意請教方家。你可有氣力，再跟我走兩招麼？」黑鷹程岳仰面笑道：「莫說是你，你們全夥只管挨個齊上，看一看我們十二金錢鏢旗，究竟好摘不好摘？」將籐蛇棒一掄，又要發招；猛聽後面大叫道：「道上朋友講理麼，車輪戰贏了人，可算好漢？程賢姪且退，別讓你一人拾掇完了，勻給我們這個罷。」

黑鷹程岳側身回頭，只見鐵牌手胡孟剛將雙牌擺了擺，似要上場；旁邊早見槍響一閃，那振通鏢局的金槍沈明誼，已然一個箭步，搶到陣前。沈明誼眼見程岳連勝三盜，「人家安平鏢局可謂當場露臉，自己這振通鏢局難道全是坐觀成敗的麼？」遂攔住胡孟剛道：「鏢頭少待，大敵當前，你且留後押陣，待我把程少鏢頭替下來。」胡孟剛便將身子一側，沈鏢師提鑿金槍，一躍上前。程岳雖說有真實功夫，可是人的氣力終竟有限，此時鼻窪鬚角已然微潤，樂得讓過一陣。遂向沈明誼說道：「沈師傅小心他們觀戰的人。」金槍沈明誼點頭道：「曉得，少鏢頭放心。」說罷，往前進步栖身，已與敵人抵面。大聲叫道：「朋友

，你們也該識趣；三陣見輸贏，是光棍趁早讓我們這號鏢過去，彼此各留情面，我振通鏢局自有心照領情  
的地方。若不懂江湖道的面子，在下只好挨個奉陪，車輪戰不算高招。」白面少年冷笑道：「朋友何必賣  
乖？好厲不趕乏鬼，你們姓程的只管喘氣去。你們有本領，儘管來施展，我倒不怕車輪戰。借道的話趁早  
收起，咱們打着看。」沈明誼說道：「好，動手何難，咱就打着看！」一晃掌中槍，那槍頭血擔突嚕嚕一  
顫，顫起二尺多的圓輪；順勢往前一遞，奔盜徒的華蓋穴扎去。白面少年劍交右手，左手駢食指中指，和  
大指無名指，一捏劍訣，往左側一斜身，劍走輕靈，步伐迅疾，把沈明誼的槍閃開。跟着一反腕子，撥草  
驚蛇，猛斬沈明誼的右腿。沈明誼一合槍，頓時現槍鑽，將盜徒的劍撥開；一旋身，槍鋒從左往後一領，  
刷地點奔盜徒的右肋。這白面少年盜徒急用「跨虎登山」式，一跨右腿，身往左斜，立刻將槍閃開；隨即  
改式，「白鶴展翅」，劍削沈明誼的肩背。金槍沈明誼用「斜插柳」，往外一磕，隨即展開「金槍二十四  
式」，槍纒亂擺，槍尖亂顫，鬥起來宛如騰蛇翻浪。那白面少年劍術上恰也精深駿快，展轉進退，鎗劍交  
鋒，兩人動手到二十餘合，不分勝負。沈鏢師一面展開槍法，一面搜尋敵人的破綻；連鬥三十餘合，金槍  
沈明誼無論招數如何緊，敵手狡猾，守多攻少，自己總不能遞進槍去。沈明誼不禁着急，暗想：「程岳一  
個鏢行後進，竟連勝三敵；自己反連一個少年賊人戰不下，豈不替振通鏢局輸氣？」這樣存想，驟將槍法  
一變，未免求勝心急，欺敵過甚。這就正中盜徒的心機；也將劍招一變，施展出「八仙劍」來；翻翻滾  
滾，劍身合一，眨眼間又戰了數合，突見盜徒挺身展劍，往外一封沈明誼的槍，似忘了護身的要訣，竟把  
一個前胸和下盤全露出來。沈鏢師以為有機可乘，刷的一顫槍，「金鷄點頭」，直向敵人丹田點去。這白  
面少年一個「旱地拔葱」，竄起七八尺高，把這一招閃開。沈明誼見槍招落空，急擰身往左一個盤旋，用  
右手抓槍鑽，刷的一個「盤打」；掄得這桿槍悠悠帶風，猛向敵人打去。這盤打的招數極其厲害；槍長七  
尺，臂長二尺五，身迴力轉，往外一橫掃，在一丈二尺內，敵人再難躲開。而且旋身借勢，其力迅猛無比  
，用兵器擔架，必被打飛。要防這一招，須用輕功提縱術「燕子飛雲縱」，和「一鶴衝天」式；身不作勢

，將雙臂往起一抖，憑空拔起一丈以外，方得閃過。否則急避不迭，終須落敗；即便頭招逃開，還怕對手再趕一招，連發兩個『盤打』。這盜徒年紀雖輕，武功甚熟；見沈明誼槍法招中套招，施出這絕招來，微微一笑，竟不抽身逃走。脚下一點勁，立刻疾如鷹隼，從沈明誼左肩膀上，飛掠過去。這一著大出沈明誼意料之外，急將招數收回，『怪蟒翻身』，一抬右臂，把金槍向上一帶；『太公釣魚』，直取敵人要害。這一招旁勢非常急，那盜徒脚才落地，故實破綻；耳聽腦後風聲已到，便背著身子，往左一錯步。剛剛避過槍鋒，倏地一個『鶴子翻身』，掌中劍『倒打金鐘』，『三環套月』，連環招劍走輕靈，刺咽喉，掛兩肩，其疾如風，其銳如箭。沈明誼招架不及，閃避不迭，暗道：「敗矣！」

### 第三章 浴血戰羣寇鐵牌虧功 長笑拔鏢旗飛豹留東

那知在他一回槍的功夫，猛覺得槍桿微震，又噹的一響；緊跟著一聲長笑，聲如洪鐘道：「沈師傅，見好就收，得了便了；老夫倒要見識見識這位朋友的劍術。」沈明誼急一退步，鐵牌手胡孟剛擎一對鐵牌，如一道旋風似的，突然橫插在中間；然後右手牌一揮，左手牌將沈明誼的槍輕輕一隔。那少年盜徒猛然一竄，退出圈外。金槍沈明誼滿面羞慚，一語不發，也拖槍竄出圈外。原來鐵牌手見這少年劍術精熟，沈明誼求勝心切，深恐他貪功致敗；遂不敢再延，亮一對鐵牌，驕身往前一縱。用了手『平分春色』，右手鐵牌猛往敵人一搭；噹的一聲，措手不及，直將少年震出數步，險些寶劍出手。

這少年拿槍立穩，轉眼向胡孟剛上下打量。但見胡鏢頭早將長衫卸去，穿藍綢子短衣，白布高腰襪子，緊打護膝，脚登粉底綠坐條福字履，兩手肥袖高高挽起，鐵牌一分，昂然站定；面如紫醬，眉稜高聳，雙目炯炯，神情威猛。少年盜徒看罷，心知來者是個勁敵，自己的劍術恐非其敵；但也不甘示弱，舉劍一指道：「這位鏢頭，可惜你還是江湖上成名的英雄，怎麼施這等卑鄙手法？來來來，咱們一對一，較量較量。」頓時一亮式，左手插劍訣，往前一指，右手劍『聚火燒天』，曠目喝道：「呔，進招！」



胡孟剛呵呵一笑道：「不才這對鐵牌，會得是江湖有名好漢，小哥哥趁早閃開！」向那盜鞋一揚鐵牌劍路，右手劍遞出去，「百蛇吐信」，逕向胡孟剛咽喉狠點。胡孟剛穩立下盤，以逸待勞；容得敵劍切身，微微一偏頭，閃開劍鋒；左手鐵牌疾如風發，往劍上一搭，立刻右手鐵牌向外一展，奔盜徒的華蓋穴打來。那盜徒稍轉身軀，一甩右手劍，「撥草尋蛇」，轉向對手右腿砍去。胡孟剛撒右腿，蟒翻身，狂風掃落葉，雙牌齊下，還向強徒砸到。牌沉力猛，少年盜徒不敢挺劍接架，連忙一下腰，往斜刺裏一竄，剛讓開雙牌，胡鏢頭縱步前趕，右手牌一展，喝一聲：「著！」陡然背後厲聲喝道：「別追，看暗器！」一言甫了，早聽得噹的一下，鐵牌一展，將一枝鏢打落塵埃。

胡孟剛雙牌交搭，哈哈一笑；忽聽賊人隊後一陣馬蹄雜踏聲，隊前斜列的彪形大漢倏往旁一閃，從後背又衝出五六名強徒。只聽一人振吭大叫：「當家的，我們先收拾這老兒，再去收拾鏢。」立刻有一個提虎頭雙鈎的，墊步當先竄到。胡孟剛疾看來人，年約三旬，黑臉堂，橫眉巨目，兇狠之氣全從兩眼透露出來。左手鈎一揚，右手鈎往下一沉，瞪目上前喝道：「胡鏢頭，你不剉河沿不脫鞋，你的鏢銀今天走不開！」胡孟剛眼看天色已黑，賊黨勢衆，不由怒叫：「鼠輩，胡孟剛跟你拚了。」往前一縱步，鐵牌隨著身勢，照盜徒頭頂便劈。賊人叫了一聲：「來罷！」身軀向前一撲，雙鈎往下一沉，向左一領。胡孟剛雙牌落空，盜徒的雙鈎已到，貼著右肩頭，向項上鎖來。胡孟剛縮項藏頭，向右急長身，雙牌翹起，「斜劈華山」，照雙鈎狠砸。盜徒一個「繞步撩陰」，雙鈎斜探；鐵牌手急展右手牌，往外一封，兩下各自抽招換式。胡孟剛看敵人招術，是譚門真傳「十二路捲簾鈎」，勾，拉，鎖，帶，擒，拿，捉，提，手法確有獨到；自己鐵牌雖重，也不敢教他雙鈎拿上。盜徒若是高手，就是借力打力；鐵牌倘被捋住，勢將脫手。胡孟剛忙展開「六十四路混元牌」，進攻退守，上下翻飛；一招一式，迅若飄風，專攻敵人的要害。折到三十餘招，未能取勝；胡孟剛乘間賣了一個破綻，雙牌左右一分敵鈎，前胸故意賣給對手。這盜徒以爲敵手

失招，急將雙鉤往裏一合，鉤攪雙點向胡孟剛的華蓋穴。那知胡孟剛正要他這招，身軀往後一仰，「巧踏金蓮」，右腳向敵人丹田穴猛然踢去。這一脚踢實，盜徒頃刻殞命。這盜徒貪功欺敵，身已迫近，見這招來得兇狠，想躲來不及了；忙向右一擰身，嘖的被踢在左膀上。踉踉跄跄，竄出三四步；急用右手鈎一點地，方才倖免贖下。

胡孟剛一平身，掄牌追去。突見對面黑影一閃，捷如飛鳥，竄過一個人來；身軀往下一落，飄飄然墜地無聲。這時節暮色沉沉，胡鏢頭倏然收招，一挫身，向後倒退出兩步；雙牌護身，然後閃目細辨來人。來人正是那豹頭年老的盜魁，身上依然不脫長衫，手上依然擎著菸袋；正當面前，悠然站定，向胡孟剛一指道：「胡鏢頭武功卓越，非比等閒；老夫不才，願在方家面前領教。來，請你賜招！」胡孟剛將鐵牌一分，大鵬展翅，立住門戶，向這老人朗朗發言道：「線上朋友，你既如此相逼，胡某只好獻醜，請你預備好了！」雙牌一錯，往前進了半步，豹頭老人微微一笑道：「好，你就請進招吧！」胡孟剛復張雙牌，往敵人身上一瞥，又往下一掃，瞥見敵手空空，仍只握著那枝菸袋。倏將雙眉一挑道：「呸，朋友，我胡孟剛浪跡江湖，縱橫數十年，從不敢小覷人，也不肯欺負人。朋友你既不用兵刃，胡某焉能讓你空手對招？你要想過拳術，胡某只有也把兵器收起。」說罷，一回頭，雙牌交給鏢師戴永清；擺好架式，靜觀敵人動靜，那豹頭盜魁微微點頭道：「胡鏢頭不愧英雄二字。」將手中旱菸袋，往前一遞道：「胡鏢頭，你來看，老夫的兵器就是此物。老夫就憑這枝菸袋闖蕩江湖，不值得換用別種兵器。胡鏢頭，我還是請你亮牌進招！」鐵牌手胡孟剛鬚眉皆張，勃然大怒，暗道：「我胡孟剛一對鐵牌，會過多少知名的英雄，想不到在此地，突然遇見這麼一個驕慢無禮的強人，竟把我視同無物！這未免侮人太深了；罷罷罷，我就跟他拼了吧。」正要捻拳上前，戴永清急忙插言道：「鏢頭，掄牌直上啊！不是咱們不懂情理，這是人家自己要賣弄一手。」胡孟剛道：「對！」立刻昂起頭來，對那盜魁呖目發話道：「朋友，你既然沒把我胡孟剛看在眼里，要用這一枝菸袋，來贏我的雙牌；這是你自己情願，休怪胡某無理。」遂一回身，急從戴永清手中

，接過雙牌，厲聲說道：「朋友，你接招吧！」說到這一句，進步欺身，掌中鐵牌向前微推，竄到敵人面前；倏舉左手牌，照那盜魁面門虛點，右手牌『力劈華山』，倏然砍下。

那盜魁不慌不忙，容得鉄牌堪堪砸到面門，微微偏頭，鐵牌走空。隨手將菸袋桿，照胡孟剛的鐵牌上一搭，略往下一按，復往外一推，立刻奔胡孟剛的『雲台穴』點來。胡孟剛鐵牌往下一沉，頓覺這老人的菸管力量頗爲沉重。胡孟剛兩膀一挺，至少也有五六百斤膂力，竟被小小一枝菸管按下去，想見這老人腕力沉猛。又見他這菸管竟向自己穴道打來，不由心中一驚；怪不得此老神情驕橫，果然是個勁敵；他不止於腕力強，原來兼擅打穴之術。并已看出他這菸管非竹非木，乃是純鋼打造。胡孟剛越加小心，敵人菸管又到，急用『梅花落地』式，向下一撲身；隨即用『進步連環』，將身軀矮着，倏地一個盤旋；雙牌橫展，直向盜魁腿肚打去。那盜魁撲膝繞步，『倒酒金錢』，向後一甩腕子，菸管挾着一股寒風，斜向胡孟剛『左肩井穴』打來。胡孟剛急將雙牌一撲，突照菸管猛砸過去，要把它砸飛。這盜魁早已抽招換式，往旁一錯步，斜走偏鋒，照胡孟剛肋下再點來。胡孟剛揮動雙牌，微微閃身，左手牌封住菸管，右手牌一展，直砍敵腕。這盜魁却又收招反攻，直取上盤，鐵菸管『金鋒戲蕊』，奔胡孟剛咽喉下二寸六分『璇璣穴』打來。鐵牌手凹腹吸胸，閃過這一招；將雙牌向前一抖，『黑虎伸腰』，分向敵人兩肋急點。盜魁一翻身，一個敗勢，身隨勢轉，倏地由左一個旋身，已襲到胡孟剛身後；鐵菸袋照後心『雲台穴』便點。鐵牌手雙牌落空，頓知輸招，不待敵到，身向右一傾；左手鐵牌猛向外一甩，『白鶴展翅』，照鐵菸袋磕去。盜魁見胡孟剛應招迅疾，暗暗佩服；便一退步，趕緊收招。這一次胡孟剛不容敵人變招，身軀翻回去，往右一旋；右手鐵牌『鐵鎖橫舟』，向敵右肩削來。這一招急如電火；盜魁倏往左一撲地，鐵牌挾勁風，刷的擦頭皮而過。盜魁勃然大怒，鐵菸袋趁勢往右一探，喝一聲：「打！」直向胡孟剛左膂旁一寸五分『商曲穴』點來。胡孟剛忙將左手牌，往菸袋上一掛。不料敵人這一招虛實莫測，突將右腕微沉，改奔『命門穴』打去。胡孟剛身手矯健，極力的斜身繞步，直搶出好幾尺，才躲過這一招，滿地臉上一陣發熱。那盜魁

又一個箭步，緊衝過來；舞動這一枝菸袋桿，倏上倏下，忽左忽右；忽地拿來當作點穴缺用，專打二十四處大穴；倏又拿來當五行劍用。突擊變化，迅捷莫測，菸管到處，全是直指要害。鐵牌手胡孟剛不敢大意，將一身絕技悉數施展出來，劈，砸，撥，打，壓，剪，拵，鎖，耘，拿，鐵牌一招一式，穩練沉著。那盜魁更是身形輕快，招數圓熟，吞吐撒放，撤步抽身，都覺得犀利無匹。這種外門的兵器，練武的人罕見運用，盜魁却能把這小小一枝菸袋桿，舞弄得風馳電閃。胡孟剛提起全副精神，狠命撲鬥，只和盜首打個平手；滿心想將菸管磕飛，祇是磕不着。

這時天色越發晚了，也就是剛辨得出人的身段來。一鏢頭，一盜魁，各用純熟的招術，你攻我拒，戰到三四十合，不分勝負。鏢行這邊，除九股烟喬茂，雙鞭宋海鵬，在後護車外；前面是鐵掌黑鷹程岳，沈明誼，單拐戴永清三人。盜黨那邊，人數出沒不定，約有三四十人。雙方副手都持兵刃，立在圈子外，聚精會神的觀戰；提防對方的暗算，照護自己的首領。胡孟剛與那盜魁又鬥了一二十合；忽聽竹林中吱吱地又起了一陣呼哨聲，聲聲慘厲。胡孟剛雖則久經大敵，但到這種境地，天色已經很晚，勁敵又復當前，苦戰不下，不由心中有些惶急起來；在黑影中舞動雙牌，力持鎮定，竭力來抵擋這個盜魁。又戰過二三十合，盜魁功夫精熟，毫無破綻，而且氣充神定，應付裕如。胡孟剛心中焦急，仍不示弱，把雙牌運用得霍霍生風。盜魁這一隻菸管更定神出鬼沒，一招緊似一招。又鬥了一刻，鐵牌手雙牌翻飛，專尋敵人的破綻，只是不得下手處。忽然見敵人也似焦燥起來，用了一手『金鷄點頭』，菸管虛向胡孟剛面門一點；胡孟剛覺得有機可乘，急用雙牌一封。不意盜魁虛實並用，變幻無方，驀地將菸管向回一撤，復往後一斜身；『大鵬展翅』，菸管突向胡孟剛的『分水穴』點來。胡孟剛雙牌已封出去，急切間緩不過招來；見敵招已到，避重就輕，連忙一擰身。這盜魁真個厲害，將招就招，往前一送，菸袋鍋直點到胡孟剛左股『浮稀穴』。胡孟剛不精點穴，却久涉江湖，又聽老友俞劍平講究過。自己一招撲空，驟見敵人辣手已到，眼看受傷，便倏然往外一掙；可惜閃避稍遲，頓覺左股發麻。胡孟剛自知失利，忙將雙牌虛晃，轉身旁退。豹頭盜

魁陡然喝道：「那裏走！」「菸袋鍋『金龍探爪』，又向後心『志堂穴』點來。胡孟剛已受微傷，左腿不穩，再想閃退，力不能及。被這盜魁的菸袋鍋順手一落，在『志堂穴』上，又點了一下。胡孟剛急急閃腰不迭，猛聽耳畔大喝道：「躺下！」脚步踉蹌，向前撞出四五步。到底胡孟剛武功不弱，能勝能敗，身軀晃了晃，立刻挺腰往旁一退，竟未躺下。那盜魁早已一陣風追到。

這一邊，鏢師金槍沈明誼，單拐戴永清，鐵掌黑鷹程岳，一齊大驚，連忙縱身飛竄上前，接應鏢頭。不想鏢行中人一湧上前，那羣盜也一湧上前；黑影中各挺兵刃，捉對兒廝殺。羣盜中突有人連打兩聲呼哨，立刻竹林中，有人接了兩聲。呼哨響過，頓時一片馬蹄聲響，從那竹林後面又闖出一彪馬賊；暮烟曖曖，分不清是多少人。人影綽綽，蹄聲得得；盜羣中火光連閃，有胖瘦二老，手舉孔明燈，當先開道。馬上強人彷彿全是短衣裝，小打扮；另有幾個領隊的強人，騎着馬，手持明晃晃利刃，指揮黨羽，分兩路撲奔鏢隊子，包抄過來。當此時，護鏢的衆鏢師，鏢行四十名夥計，以及緝私營巡兵，一見強人全夥撲出，不由得個個紅了眼。眼睜睜將鏢銀失落，身家性命攸關；大衆暴喊一聲，各亮兵刃，往前迎堵。先是緝私營兵開弓放箭，跟着雙鞭宋海鵬，九股烟喬茂揮刃上前；怎當得來人是馬賊，往前一衝，雙方立刻迫近，混戰起來。強人中有幾個好手，把宋喬二鏢師，先後包圍。

鐵牌手胡孟剛被敵人打中穴道，雖則閃避得快，負傷不重，却也腰跨酸疼。幸得戴永清，程黑鷹搶上來，拒住敵人；胡孟剛退過一邊，急急順著穴道，舒運血脈，調停呼吸。只是一看見羣盜率衆奪鏢，自己一世英名即將葬送，還恐身家性命不保，不由得急怒交加；把脚一踉，顧不得傷輕傷重，掄牌大叫：「老兒，你不顧江湖義氣，竟敢恃衆奪鏢；我胡孟剛有三寸氣在，跟你拚了！」咬牙切齒，奮身上。那盜魁嘻嘻冷笑道：「胡孟剛，你要放明白些，既留下你的鏢，便不願傷你的命。你若不度德量力，我只好教你躺下了！」手中菸管一揮，立刻撲過四五個盜徒，迎面一搶。那盜魁口銜菸管，往旁一退，從菸鍋內閃閃吐冒火星，好像沒事人。胡孟剛氣生兩肋，更見手下鏢行捨命拒敵，連倒下好幾個，他自己怎能再惜

性命？頓時怒吼如雷，揮動雙牌，噍噍地亂砍，奔盜魁撲去。羣盜一聲呼嘯，立刻圍過來將胡孟剛困在核心。

那一邊，黑鷹程岳見禍到臨頭，金睛吐火，直豎雙眉，抖籐蛇棒，一語不發，照盜魁後背便砸。盜魁霍地一撤步，讓過了金絲籐蛇棒，用手中菸管一指道：「小夥子，莫看你連敗我手下三個人，那都是我的徒弟徒孫。你妄想在我面前逞能，小夥子，你休要做夢！」黑鷹厲聲叱道：「老賊休要誇口，少鏢頭今天跟你死沒活，接招罷！」話到棒到，「玉帶纏腰」一掃。盜魁滑步旁竄，右手擎菸管，左手一指，欺身進招，直向程岳「華蓋穴」點來。黑鷹側身讓過，趁勢換照，「金針刺鱗」，棒點咽喉。盜魁不慌不忙，把菸管往外一封；身勢一動，已繞到黑鷹身後。黑鷹程岳急向下一場身，「繞步旋身」，金絲籐蛇棒「老樹盤根」，回向敵手下盤纏來。盜魁使「旱地拔葱」，閃過這一招，立刻將鐵菸管施展開；輕點重打，橫掃直扎，忽然用作五行劍，忽又變作點穴訣；身法疾若飄風，招術變幻莫測，鐵掌黑鷹竟有點應接不暇。程岳本是俞劍平的掌門大弟子，武功頗得門徑，今與盜魁交手，頓然相形見絀。自己也明知不敵，抱定拼命之心，更不計勝負存亡，施展平生絕技，竭力與敵相持；一來一往，鬥到三十餘合，漸被敵手搶了先著。那盜魁精神煥發，越戰越勇，招術越展越快；掌中菸管攻守進退，步步緊湊。程岳勉強招架，幸未落敗；猛回頭，見黑影憧憧，燈光閃爍，奔騰喧噪聲中，那鏢頭子已被羣盜包圍，眼看要被劫走。程岳急怒交加，欲往馳救，又被盜魁纏住，一步也閃不開。喊一聲，猛攻驟退，虛展一招，剛待竄出圍外；陡聽斷喝道：「著！」黑鷹躲閃不迭，右臂「曲池穴」，已被盜魁點中一下；立覺全臂發麻，籐蛇棒險些鬆手墜地。程岳咬咬牙，急一擰腰，縱身旁退，又一疊步，剛要逃出鬥場。那使鋸齒刀的黑面盜徒一眼瞥見，捨了圍陣中的胡孟剛，蹶的一個箭步，竄到這邊；一橫身將去路阻住，大叫道：「少鏢頭，你還想走麼？趁早留下！」鐵掌黑鷹身陷絕境，雙眉一聳，舌綻春雷道：「不是我，就是你！」把籐蛇棒往後一領，只覺臂軟筋麻；緊接着用盡氣力，將棒掄起，惡狠狠向敵人砸來。黑面盜徒趕緊往旁一錯步，閃開籐蛇棒，鋸

齒刀「順水推舟」，往外一推；鋒刃犀利的鋸齒刀堪堪朵在程岳的項上。同時格登的一響，從背後襲來一枝冷箭。黑鷹程岳急一斜身，僅得閃開了暗算，右肩頭被划三四寸一刀刀傷，鮮血迸流出來。黑鷹陡地打個冷戰，咬緊牙關，往旁縱身，直竄出一丈多遠，臉色倏然慘變。那強徒又一抹的追到，鋸齒刀一舉；黑鷹程岳人雖受傷，雄心仍在，急將右手籐蛇棒提得一提，却已施展不開了，不禁哼了一聲。鋸齒刀已挾銳風，劈到面前。猛聽一人呼喝道：「住手，這人也許是條漢子，不必傷他性命。」鋸齒刀應聲收招，復又竄回去，與同夥重把胡孟剛圍住。

黑鷹退出核心，急撕衣襟，紮住了傷口，凝神向黑影中望去，鐵牌手胡孟剛，和戴永清，被幾個強徒走馬燈似的，緊緊繞住，死戰不得脫身。金槍沈明誼力鬥二敵，身已負傷，拖着那枝斷槍撤下來，坐在路邊喘氣。那護鏢的四十名鏢行夥計，和二十名緝私營兵，死傷了十幾個人，沿着范公堤大路，橫躺豎臥；其餘未傷的，也不知潰散到那里去了。那護車的鏢師雙鞭宋海鵬，和九股烟喬茂，連轎車中的舒鹽商，和私營張哨官，也不知去向。五十個驢馱子，被騎馬的強人，持刀催逼著驢夫，遙向竹林後驅趕過去。官堤大道上，時見賊人手中的孔明燈忽遠忽近，一閃一閃，奔馳發光。鬥毆場上，人影綽綽，兵刃叮噹亂響。各處要道，全有步騎的強人把住。但凡鏢行受傷倒地，倒也不再加害；却不能往一塊湊，只一挪步，立刻有人竄過來，持刀阻擋。黑鷹程岳目睹一敗塗地，心如刀割。胡孟剛猶與鞏盜拚鬥，自己不能上前接應。自己本以掌門弟子，代師護鏢；二十萬鏢銀今竟被劫，十二金鏢鏢旗從此威名掃地！思念及此，慚恨交迸，將身軀一挺，重欲上前，加入混戰；不料稍一移動，左臂疼不可忍，頭上汗出。程岳緊咬牙關，強力支持，把籐蛇棒抖了抖，剛剛活動數步，黑影中竄過一人來，喝道：「朋友，還是躺下歇歇吧。」程岳急一側身，陡覺「三里穴」一陣發麻，不禁失聲，栽倒地上。原來那年老盜魁，依然在旁監防着哩。

盜魁已將護鏢人等戰敗，指揮手下人分頭做事；將這廿萬鏢掃數劫走。立刻打一暗號，竹林一帶吱吱啾啾響了三次胡哨，催告方圓左右的把風同夥，做案已經得手，該收縮防線，準備撤退。那一邊，鐵牌手

胡孟剛舞動雙牌，鏢師戴永清舞動鋼刀單拐，兩人背對背，抖擻精神，猶拼死拒戰。羣盜却也歹毒，看破胡孟剛有攻無守，意在拼命，只採取包圍的招數，將兩人緊緊裹定，東一刀，西一矛，一味滑門。到底羣盜人多勢衆，胡孟剛年屆五旬，身已負傷，手脚運展頓慢。那鏢師戴永清，腿上也着了一下，血流及踵，仍是咬牙熬戰。

趙子手張勇拿着鐵牌鏢旗，金彪拿着金錢鏢旗，與羣盜混戰，身負輕傷。忽見到胡孟剛被圍，程岳負傷，便知大勢已去。兩人不邀而同，虛砍一刀，抽身敗走。不意賊人滿不按江湖道的規矩，竟趕盡殺絕追了過來。張勇叫道：「朋友，我們已然認栽了，何必苦苦相逼？」盜徒不理；那個白面少年騰身一竄，掄掌中劍，直奔金彪而來。金彪正要上馬落荒逃走，已被盜徒追上。青鋼劍明晃晃一閃，金彪待挺刀迎敵，突然肩頭着了一下暗器，栽下馬來。少年盜徒揮劍竄到，金彪滾身要起，已被踏住腰眼。金彪閉目等死，那知劍鋒只在頸頸上猛拍了一下，火光一閃，跟着背上十二金錢鏢旗被盜徒拔去，却將一個小匣丟在金彪面前。對金彪喝道：「朋友，不要裝死，我們捨不得殺你，還留你的腦袋傳話呢。這個小匣，煩你轉交你們安平鏢局的俞鏢頭；匣內有好東西，你們鏢頭見了，必然高興。」說罷，用劍又在金彪頭上蹭了蹭，一抬腿，連連縱躍，已然撲到年老盜魁的面前。手打火摺，把鏢旗一展道：「當家的，弟子已將十二金錢鏢旗借到，那封東帖交給他們的趙子手了。」盜魁接過鏢旗，借火摺的光，凝眸一看，又信手招展了一下，仰面長笑道：「久仰此旗威鎮江南，今天出貨了。」口打呼哨，叫過幾個騎馬的強賊，問道：「手下的活完了沒有？」馬賊答道：「一切都收拾好了，只有二師兄，還帶人和鏢行纏戰呢。」盜魁揮手道：「收！馬賊各別刺前後奔竄，盜魁立刻一翻身，撲到戰場，對那團困胡孟剛的黨羽喝道：「收隊，你們不要傷他老命！」羣盜聞聲，立刻往兩邊一分。胡孟剛用力過度，雙牌錯舉，喘吁不堪；那鏢師戴永清竟做一堆蹲在地上，下半身濺成血人。盜魁喝住羣盜，手指胡孟剛道：「胡鏢頭，萬分對不住了；但老夫此行得會江南名手，實在也是幸事。敬借尊口，轉告俞劍平，二十萬贖鏢暫爲保存，有胆的教他快來親領！」又將



手中鏢旗一展道：「這十二金錢鏢旗，也暫借一觀。你我後會有期！」說到此，微一抱拳，側轉身對手下傳令道：「走！」腳下一點地，騰身而起；捷若飛鳥，迅若飄風，率領著黨羽，直沒入竹林之中。

鏢銀盡失，盜賊已去，胡孟剛手擊雙牌，立在那里，目瞪口呆。眼見盜魁傍若無人的氣概，更惱得渾身打戰。金槍沈明誼已經扶傷過來，惶愧無地的說道：「鏢頭，我們栽了！恨我們無能，枉自吃鏢局的飯，緩急之時，一點不可恃。老鏢頭，我們真對不住你！」胡孟剛心如刀割，身上血漬斑斑，臉上慘無人色。心想：二十萬鹽鏢掃數被劫，振通鏢局從此牌匾砸了，一世聲名也付於流水！想到此，恨不得死於敵刃，倒落個痛快。一見沈明誼前來抱歉，便咳的一聲長嘆道：「沈賢弟，不用難過了，這是我弟兄技業不精之過。」趙子手張勇，金彪一看事已過去，忙招呼潰散的夥計們；散散落落，也集攏來三二十人，其餘不知敗逃到那里去了。這招集來的一夥人，幾乎個個帶着輕重的傷；僥倖沒傷的人竟很少。衆人從馬上解下幾盞燈籠，點着了；先顧不得救死扶傷，齊跑到胡孟剛面前，請示善後，聽候吩咐；個個咳嗽嘆氣，罵不絕口，胡孟剛心緒如灰，一籌莫展，環顧手下鏢客，發話道：「你們都在這里了，諸位不要難過，你們各位都帶恐傷，總算對得起我胡老剛。那護車的喬茂，宋海鵬往那里去了？」又頓足道：「鹽商舒大人和緝私營張哨官，也不知是生是死。諸位老弟，二十萬鏢銀，好些人命，你想還有我的活路麼？」張勇忙道：「鏢頭別着急，我看見舒大人的轎車，往北逃下去了，我找找他去。」說罷，遂與金彪騎上馬，挑着燈籠，一路尋找下去。戴永清坐在地上，一面呻吟，一面說道：「我看這夥強人，必非近處的草寇；鏢頭暫放寬心，不要急壞了。我們既然把鏢銀失落了，沒有別的，我們設法找鏢，跟蹤踪跡，別教他們走脫了。」胡孟剛浩然長歎，張眼向四面望了望；黑忽忽暗月無星，只有那沒受傷的夥計，挑着四五盞燈籠，吐出墨黃的光來。四面悄靜，但聞風吹竹動，發出蕭蕭瑟瑟的吼聲。胡孟剛說道：「你們幾位能扎掙的，先替我察看看受傷的人，有救的快救；我那馬上有藥，拿油紙包着呢。還有人家安平鏢局，已經收市了，憑白教我拉出來，鏢旗被拔，程賢侄又負重傷，我拿甚麼臉，去見俞大哥啊！」

黑鷹程岳慢慢踱了過來，強忍着滿腔羞憤，向胡孟剛說道：「老叔，咱們算栽到家了，總恨小侄藝業不精。況且人家是單找我們金錢鏢旗來的，老叔何必引咎？剛才戴鏢頭說的話很是，我們還是緩下去，跟蹤設法追回鏢銀爲妙。至於家師那一面，小侄自然連夜趕回去，面求他老人家，出山找場，好歹給師叔順過這口氣來。」胡孟剛搖頭歎道：「程賢姪，我算完了，一世虛名敗於一旦！老姪傷勢怎樣？」借燈光看了看，肩頭綳紮的斷襟，已然滲出血來。胡孟剛忙命手下人，取過藥來，親替程岳裹傷，一面說道：「賢姪，我眞眞對不住你了！請你趕快回到清流港，替我婉言上覆令師。我這次萬不得已，請令師幫忙，焉想到遇見這夥盜徒，眞有驚人技藝；反害得十二金錢鏢旗跟着被拔，鏢銀全失，我還有何顏面，重回海州？俞仁兄面前，務請你代我婉致歉意，我若不把鏢銀鏢旗尋回，我就不回海州了。我現在一切都不能顧了，你先回去吧。」說到這里，淚洒衣襟，又對衆人一揖到地道：「諸位賢弟，多多寬恕我吧，咱們後會有期！這里一切善後，全靠沈戴二位安排；程賢姪傷勢不輕，你們要好好的把他送回去。」說罷，從地上拾起雙牌，拔步便走。

胡孟剛這一席話，說得眞是英雄末路，十分悲涼。程黑鷹，沈明誼諸人俱各感愴落淚，連忙上前攔阻；戴永清也扎揸起來，齊聲叫道：「老鏢頭慢走！」胡孟剛道：「二位賢弟攔住我，打算怎樣？」沈明誼，戴永清道：「要找鏢，咱們大家同去，我們怎肯讓老鏢頭一人犯險？」胡孟剛歎道：「二位身負重傷，怎好去得？」沈戴齊道：「老鏢頭這樣一來，我們心中更下不去了。養兵千日，用在一朝，我們弟兄叨承老鏢頭重待，今日遇上事，竟不能拒敵護鏢，我們自恨無能。況且老鏢頭傷勢不輕，年非少壯，我們無論如何，也不能退縮。你老還是從長計議，先紮好傷處，再議別的事。就是現在非去找鏢不可，咱們也是有福同享，有禍同受，斷不容你老一個人獨去涉險。至於我們的傷，全不是致命所在，很不要緊。」黑鷹程岳也在旁苦口勸阻，他心中另有主見，此時恨不得立刻飛回清流港，向他老師求救，尋賊奪鏢，好吐這口悶氣。

胡孟剛聽了衆人之言，沉吟一回，見戴永清刃傷左股，步履艱難，便道：「也罷，戴賢弟，你是動彈不得了，你與程賢姪暫且留後，我和沈賢弟前去採訪。誰要再留我，就是逼我了。」說完，擺一擺手，伴同沈明誼，各提兵刃，直向竹林那邊追去。也就是剛走了兩三箭地，陡聽竹林內一聲冷笑，頓時發出兩道黃光；這光像車輪般一掃，把胡沈二人照個正着。倏然穿林射出一隻響箭，跟着暴聲喊道：「對面站住，再往前進，可要放箭了！」胡孟剛吃了一驚，強人果然厲害，劫鏢已隔好久，他們斷後的人依然沒有撤退。既已到此，欲罷不能；胡孟剛，沈明誼各亮兵刃，硬往前闖。忽聽背後大叫：「胡鏢頭慢走，胡鏢頭慢走！」又聽一個焦急的聲口叫道：「胡老鏢頭，你別走了，快回來吧！」沈明誼心知前有強人放的卡子，兩個負傷的人必然闖不過去，趁勢強拖住胡孟剛，勸道：「鏢頭，我們還是暫先回去，看到底是出甚麼岔頭了。綴鏢的事，可另派人繞道暗綴。」胡孟剛正自遲疑；只見背後兩點燈光，數個黑星，忽高忽低，一面喊叫，一面追來。一霎時趕到面前，却是趙子手張勇，金彪，打着燈籠，引領那舒鹽商，從後面趕到。這鹽商由他那個聽差，和一個車夫，左右攙扶着，深一脚，淺一脚搶來，且追且叫道：「胡鏢頭，胡鏢頭！」聲音慘厲，直似鬼嚎。

當堂盜已佔上風，調動竹林埋伏，動手劫鏢時，那雙鞭宋海鵬，九股烟喬茂立刻亮兵刃，一先一後，上前護鏢。舒鹽商在黑影中看不清勝負，却聽得一片呼哨之聲，夾着馬蹄奔馳，刀鋒砍殺之音，奔突前來；早就吓得骨軟筋酥，不住口的催那車夫，把轎車調轉頭來，拼命向來路逃走。他不曉得劇賊劫路，輕易不傷客人；開手做案，定然佈卡巡風；案沒做完，斷不容失主逃出線外。這轎車一路狂奔，昏夜不辨路徑，走出不多遠，竟翻了車；來路口上，早被強人搬石擋住了。由聽差車夫把舒鹽商救出車外，兩人攙扶着，還想往前跑；路旁陡竄出幾個強人，持刀斷喝道：「回去！」吓得三人又抹頭回逃，只得往橫路上落荒逃走。橫逃不遠，又看見孔明燈閃灼，也有強人把住；三個人只好爬到麥壟中隱蔽。趙子手張勇，金彪挑着燈籠，往四面尋叫，這才將三人搜喚出來；一陣瞎跑，舒大人腳下只剩一隻鞋了。張勇，金彪又在鏢獸

被剗不遠處，尋着了雙鞭宋海鵬，兩隻鞭只有一隻緊握在掌心，那一隻拋出兩三丈以外。宋海鵬倒在血泊中，胳膊上被賊刺通了一個血洞，血流滿地，後背也被砍傷一處；雖非致命傷，却是失血太多，只支持着竄出幾步，便暈倒在地上了。趙子手忙將宋海鵬背了起來；那個九股烟喬茂，却叫遍不見蹤影。舒鹽商仍由聽差車夫攙着，一步一哼，走了出來，頭一句話便問：「活吓殺人，賊人走了麼？」張勇忙安慰道：「賊早跑了，舒大人放心吧，沒事了。」舒鹽商緩緩溜了幾步，才把精神提起來；瞬眼四望，黑沉沉一片荒野，甚麼也看不清。走上大路，才看見前面鏢行那幾隻燈閃閃擺動着。更兼受傷的護鏢人等，有號着嘶喚的，有坐着呻吟的；氣象陰慘，令人看着心悸。舒大人簡直吓破苦胆，且走且問：「這夥強盜真厲害，怎麼這些人啊。難爲你們怎麼把他打跑的！你們諸位真是好漢，你們那位胡鏢頭呢？」張勇道：「胡鏢頭就在前面，你老快走吧；咱們湊在一處，好商量商量，今晚怎麼辦，在那里投宿呀？」舒大人連連點頭道：「可不是，我都吓癱瘓了，真該找個店歇歇，誤一天限不要緊。」張勇，金彪聽了，暗暗歎氣，「他還做夢哩！」

不一刻，走到燈籠前面，胡孟剛已和沈明誼，搶向竹林那邊綴訪去了；這裏只剩黑鷹程岳，戴永清一行，正自垂頭喪氣，找出金創藥鐵扇散來，給別個受傷的人敷治。那傷重走不動的，也都攙的攙，抬的抬，倒換著昇過來，湊合在一處。舒鹽商一到面前，戴永清，程岳只得答話道：「舒大人，我們衛護不週，教你受驚了。」說着話，張勇，金彪將雙鞭宋海鵬輕輕放下。地上已有人鋪好馬扎子，大家忙着救治宋海鵬，又讓舒鹽商坐下。舒鹽商打着寒噤說道：「嚇，我真吓壞了！諸位鏢頭真可以，竟爲護鏢，身受重傷；只要把鏢銀解到江寧，我回去對公所說明，必有一番心意，酬勞大家。」說得戴永清，程岳，四目對看，臉上發燒；兩人不由低下頭來，無言可答。舒鹽商又張眼一巡，胡孟剛不在面前，不禁失聲道：「那位胡鏢頭呢？難道……他受了傷了麼，他那里去了？」戴永清咳了兩聲道：「這胡老鏢頭麼，他追下去了。」舒鹽商忙道：「甚麼，追下去做甚麼？只要鏢銀不失，也就算了，何必跟這一羣強盜嘔氣。」戴永清和

程岳只好說道：「舒大人，我們這次栽給人家了，我們的鏢銀已被人家劫去。就是我們拼命護鏢，無奈賊黨人多勢衆。」舒鹽商一聽這話，頭頂轟了一聲，頓時目瞪口呆，幾乎暈過去。猛從馬扎子上，站了起來，搖搖欲倒，聽差連忙扶他扶住。戴程見這情形，好生難堪。舒鹽商喘息着，忽將胳膊一甩，把聽差推開，直瞪着眼，對鏢師戴永清等喊道：「甚麼，鏢銀丟了？鏢銀都丟了麼，你們是管幹甚麼的？」說到這裏，見鏢客血跡滿身，噙了口氣道：「那胡鏢頭呢？」猝然喊道：「胡鏢頭，胡鏢頭！」戴永清忙道：「舒大人別着急，我不是說過了，我們胡鏢頭剛才追鏢去了。」舒鹽商閉目搖頭道：「那不行，我得找他說話，他們得給我找他去！二十萬鹽鏢，非同小可，這是官帑哪！」渾身打起寒戰來，不住口的催戴程二人，快把胡鏢頭追回。戴程心亂如麻，無法應付；忙命趙子手張勇，金彪，順路急趕。胡孟剛，沈明誼沒有走出多遠，舒鹽商竟扶着聽差車夫，一步一喊，也跟着追下來。

鐵牌手胡孟剛也正由沈明誼勸回；兩方見面，舒鹽商劈頭叫道：「胡鏢頭，你這可不對，你怎麼扔下就走？這二十萬鹽帑數目太大，非同小可，我可是担当不起。胡鏢頭，沒別的說的，你多辛苦吧；你得跟我回海州，交待這場事去。就這麼想走，可不行！」胡孟剛聽鹽商這話，真是恥憤填胸，哈哈的冷笑道：「舒大人，這是甚麼話！你不用不放心，我們保鏢的自然沒有多大的家當；可是我們既敢應買賣，就担得起來。丟了鏢銀，設法找回，那是我們分所當爲。就是鏢銀找尋不着，我們還有保在，也能够把舒大人的責任卸開了；我胡孟剛甘心認頭，賠鏢銀，交官帑，決不能有半點含糊。舒大人你說不行，你看着辦罷！該怎麼辦，就怎麼辦，我胡孟剛靜聽你的。」舒大人聽胡孟剛話中有刺，又見他圓睜二目，氣勢汹汹，不禁倒害怕來。「保鏢的這一行業，說他是好人，就是好人；說他是歹人，也就是歹人。目今鏢銀一失，他們已經丟人現眼。他現有鏢局在着，自然不能甘心栽這跟頭，他自然百般設法找鏢。若是逼勒急了，萬一他一翻臉，就許把我殺了，丟下一跑，我往何處訴冤去？」舒鹽商也是久涉世路，能軟能硬的人，立刻把面色緩和下來，對胡鏢頭極力敷衍；心中已暗暗打定主見，無論如何，須教胡孟剛轉回海州去，好說卸

自己的干係。當下故意歎了口氣道：「胡鏢頭，別多心。我也是當事則迷，乍聽鏢銀失落，不由着起急來。其實查找鏢銀，乃是正辦。老鏢頭身上負傷，尚且不辭勞苦，我還感激不過來呢。不過咱們總該慢慢想法，現在夜已很深，停留在荒郊野外，究竟不是事。我說胡鏢頭，我們先找個地方投宿，明天白日再打主意，你看好不好？這些受傷的人也該安插一下，人家給咱們拼命護鏢，咱們也該找個地方，給人家調治調治。老鏢頭，你看怎麼樣呢？」胡孟剛道：「我們當然得找宿身之處。」

舒鹽商答訕着，放眼尋找緝私營哨官；只見面前盡是些鏢行中人，並沒有那位張哨官，只好向胡孟剛詢問。趙子手張勇插言道：「張老爺也受傷了，現時在後面堤坡歇息着呢。」舒鹽商暗暗點頭，心想有他在場，總好多了，便道：「咳，這是怎麼說的，這夥強盜真是胆大妄爲已極。張老爺在那裏？我還得安慰安慰人家去。」此時張哨官傷處，早由鏢局夥計代爲敷藥裹好；人坐在馬褥子上，不住的嘆氣謾罵。旁邊插着一隻燈籠，面前七站八坐，圍着十幾個巡丁，也有受傷的，也有沒傷的，人數已經不齊了。舒鹽商挨過來，勞問數語；又向受傷的鏢客，逐個慰問，神情語氣懇切和藹。黑鷹程岳拿眼看了看他，低頭並不言語。倒是胡孟剛見舒鹽商如此慇懃，自己反覺討愧。那鹽商隨後和張哨官坐在一處，兩人低聲談話。胡孟剛暫拋一切不談，先安置受傷的人。這一場血戰，鏢隊全丟，鏢師，趙子手人人掛采，四十名鏢行夥計半數輕傷，重傷的共三個，又短少了兩人，真是一場慘敗。胡孟剛指揮衆人，救傷裹創；便與沈明誼，戴永清，程岳，忽忽商計：對面賊卡未撤，敵暗我明，敵強我弱，今欲當場派人暗綴賊蹤，勢必不能，只可先行投宿。把趙子手張勇叫來，問道：「我們還是就近尋宿，還是往回翻一站呢？」張勇道：「老鏢頭若想先落店，我們還是找就近的村鎮，胡亂暫宿一夜，明天再趕奔站驛。老鏢頭覺得怎樣？」胡孟剛道：「就是這麼辦，天太晚了，可是弄那裏好呢？」張勇道：「咱們日裏從范公堤經過時，老鏢頭可見靠東有一股岔道？過去那裏不到半里地，就是一個小鎮店，叫做于家圩，也有一二百戶人家；我們到那裏，倒可以歇下。」胡孟剛點頭說：「好！」立刻分派夥計，把受傷的人架在牲口上，重傷的數人安置在行李車中，

內中一人便是鏢師宋海鵬。沒傷的，和傷輕的，全在地上走，前行的挑着燈籠；舒鹽商和張哨官共坐一輛轎車。臨行前，胡孟剛重行點名察數，才知其中實短了四個人；兩個是緝私營兵，一個是鏢局夥計，另外一個竟是振通鏢師九股烟喬茂，一場劇戰之後，遽爾失蹤。

胡孟剛心中着急，趕緊再派夥計，往四面尋喚。夥計們打着燈籠，照遍了各處，喊破了嗓子，也沒有尋着蹤跡；又向東面麥隴田裏踏尋一回，依然尋不見他。金槍沈明誼忙把鏢局夥計，全叫到面前，細問出事情時，可有人看見喬茂的動靜下落？夥計們大家互相訊問，這才曉得胡孟剛，程岳，沈明誼，戴永清四人，與強徒拼命拒戰時，九股烟喬茂，和雙鞭宋海鵬，率派管守鏢隊，兼護鹽商的轎車。等到竹林哨響，馬賊出陣，全夥混戰劫鏢，雙鞭宋海鵬立刻掄鞭上前迎敵。九股煙起初站在舒鹽商轎車旁邊，持刀相護。後見宋海鵬被圍，騎馬的賊竟威脅驛夫，把五十號驛夫全數趕起來，便要遁走，九股煙喬茂不由眼紅了。又回頭一看，他身後的轎車早在喊殺聲中，掉轉頭往來路逃走；喬茂不禁罵道：「去你娘的吧！我看你跑的開麼？」立刻挺單刀，向羣賊衝殺過去。仗他身輕如葉，聳躍如飛，倒也傷了兩三個力笨賊，全是小嘍囉一流人物。正在得意縱殺，却驚動了包圍宋海鵬的羣盜；立刻竄出兩人來，只幾個照面，把喬茂殺得手忙脚亂。支持數合，忽見包圍宋海鵬的羣盜，倏然陣勢一散；那雙鞭宋海鵬已被砍倒，羣盜齊向喬茂這邊沖殺過來。喬茂大吃一驚，急虛砍一刀，聳身一躍，從敵人頭頂直竄出去，一翻身便跑。其中一賊探鹿皮囊掣出暗器；一用手箭，正打中喬茂後臀。九股煙喬茂負傷拔箭，連跳帶滾，滾到麥隴之中。在當時，鏢行這邊的人勢已落敗，各自拚命敗退，誰也顧不了誰。等到羣賊劫走鏢銀，連那驛夫也被裹走，忙亂中，大家更不會理會。如今點名查問起來，方知喬茂竟已失蹤。胡孟剛不住的搖頭歎氣，又到行李車旁，詢問雙鞭宋海鵬。宋海鵬吃了些定神止痛的藥，已能言語；只是問起喬茂的行蹤來，他也不曉得。胡孟剛頓足道：「這個人到底是生是死，往那里去了呢？」說着親自喊叫了幾聲，無人答應。金彪道：「鏢頭不必找了，也不必替他擔憂。到了現在，咱們各自顧命，誰也照應不來誰。這位九股煙喬師傅那會死的了呢？」

人家多聰敏，多伶俐，一準溜了。本來鏢銀已失，這場麻煩吃不了，兜着走；若跟大家同回鏢局，就得跟着找鏢原案，說不定再遇風險。老鏢頭，你還指望着喬師傅回來麼？」其餘的鏢局夥計也都紛紛議論，說喬茂這人一定躲了；催胡孟剛趕快投店，不用找他了。胡孟剛悵然說道：「我到了這步田地，甚麼話也不用說了，只怨我自己不能血心交友；現在誰走，我也不能說別的。我只怕他受傷過重，鑽到僻角落裏，答應不出來；我們拋開他一走，太對不住朋友。他若是真躲了，那倒沒甚麼；事到如今，我還能找真麼？」衆鏢師聽了，默然不語。

當下大家趕緊收拾燈火起身投奔于家圩。這一次趕路，雖然燈籠火把仍舊照耀着走，像一條火龍一般；却是鏢銀被劫，人們受傷的受傷，失蹤的失蹤，決不是來時的情景了。胡鏢頭身雖負傷，仍將自己的馬，讓給傷重的夥計；自己步下走着，雙眉緊皺，反覆尋思辦法。其餘大家都神情沮喪，在這昏夜曠野，踏踏的走着，人人心中覺着悽惶。走了不久，已從范公堤，轉向堤東岔道。這股道形勢也够險惡，路徑很窄，一片片的竹塘把麥田遮斷，風吹竹動，沙沙作響；候遠忽近，時發怪嘯。胡孟剛身臨險地，陡生戒心；可是轉念一想，鏢銀已失，除了這條老命，還有甚麼值得牽累？想到此，又復坦然了。其實這都是境由心造，彷彿風聲鶴唳，草木皆兵。胡孟剛放胆前行，傷處隱隱作痛；程岳傷在肩腰，道路坎坷，馬行顛頓，也是說不出的難過；咬緊牙根，絕不呻吟，恨不得一步撲到店房。趕到于家圩，已近三更；鄉莊上的人睡覺都早，這小小鎮店差不多燈火全熄。衆鏢師用燈籠且走且照，那有甚麼店房？一條土路上，只有參差不齊的竹籬茅舍，也不能容這許多人投宿。胡孟剛心上着急，六七十個傷殘敗衆，投到這麼小的鎮甸上，若沒有歇宿處，那可怎好？却喜趙子手張再熟識這條路，遂當先引領着，逕穿村鎮南頭。果然快出南口，路東有一家，兩扇車門緊閉，門前挑着一個篋籠，一望而知，是荒村茅店。張勇挑着燈籠，上前叫門；好久，才有一個店夥掩着衣襟，惺忪睡眼，出來開門。突見門前站着這些人，各帶兵刃，血濺滿身，不禁害怕起來；進去告訴了櫃上，竟拒絕沒有空房。鏢行人衆疲殆已極，滿腔怒火，聲勢汹汹的，非住不可；糾



私營兵更威嚇着，力催騰房。這一搗亂，全店中人都起來了。問明是官面和鏢行，在中途遇劫，和強人動手了手；這才無奈，招呼各房併房間，騰地方。這小店到有大小八九間房，共只住了不到十個客人，忙給騰出五間來；去只一個小單間，其餘四間全是一通的；又將櫃房也給讓出來。六七十人勉勉強強，擠着住下，又現搭了幾個板舖；舒鹽商和張哨官在櫃房住下，胡孟剛等五個鏢師就住單間，趙子手張勇，金彪在地下搭舖。店夥們現給燒水，淨面泡茶，打點做飯。這做飯又很麻煩，須由客人自己買米起火，灶上可以代做。由緝私營巡丁和鏢行夥計，帶着店夥，分頭到米舖，雜貨舖，敲門購買；直忙了半個更次，由自己人幫着，才將飯做熟。多虧鏢行身上，多少都帶乾糧，又將店中剩飯勻來，兩下添補着，未致挨餓。鹽商舒大人也將自備的火腿小菜點心之類，拿出來供衆。喂飲驢馬倒很現成，店中頗存乾草，使餵了，拿稻草做料，喂了牲口。

飯後，給受傷的人從新敷藥裹創，安排他們先睡了。其餘人等有的睡下，有的睡不着；有的就講究賊情。有的肆口謾罵。櫃房中，舒鹽商和張哨官祕商了一回，兩人已將主意暗暗打好。小單間中，雙鞭宋海鵬，單拐戴永清，和黑鷹程岳，用藥之後，換個躺在床上。趙子手張勇，金彪，坐在舖板上，喝茶，說話。鏢頭胡孟剛，和金槍沈明誼，自行裹創之後，先到受傷各位歇處看了，又問了問傷勢；然後獨到櫃房，和舒鹽商，張哨官，談說明天應辦之事。舒鹽商是怎麼說，怎麼好，一味順着胡孟剛，極不駁回；只口氣中，仍勸胡鏢頭速回海州，邀請能手，設法找鏢。張哨官却說，明天要派人到地方上報案，並開會沿路盤汛，一體搜緝賊蹤，查找鏢銀。這是人家的公事，當然不能攔阻。胡孟剛另有他鏢行的打算，按着江湖規矩，遇盜失鏢，向不驚動官面，只憑自己的能為尋討。胡孟剛強打精神，談了幾句；便回到單間，和沈明誼，戴永清，程岳，張勇，金彪等人，商量找鏢入手辦法，揣摹強人來歷下落。依着胡孟剛，先派幾個機警的夥計，熟悉范公堤一帶情形者，明早沿路探訪下去；再派幾個人，拿振通鏢局和自己的名帖，投給范公堤附近武林中的朋友，託他們代訪賊蹤。好在盜首幾個人的相貌口音，都已知，或者不難訪得形迹。

只有一節，這盜魁武功驚人，黨羽甚多，却來去飄忽，江南道上從沒聽說有那樣人物；若不預先邀好能手，就算查訪着他的下落，也不易奪回原鏢。所以沈明道，黑鷹程岳，都勸胡孟剛趕快翻回海州，到清流港，敦請俞劍平出馬，倒是正辦。胡孟剛却很惡顏，自以安平鏢局早經收市，自己強人所難，硬把鏢旗借出，當時本許下大話：「齊教名在身不在，也不辱沒十二金錢的威名。」那知結果竟出了這大閃錯，不但廿萬鹽課掃數劫光，連人家鏢旗也被拔走。自己若不設法找回鏢銀鏢旗，更有何顏再去麻煩俞劍平本人？固然劫鏢之賊口口聲聲，要會俞劍平，顯見與俞有隙；可是自己若不借旗，賊人未必找上俞門；也與自己無干了。因此大家儘那相勸，胡孟剛總是搖頭不決。沈明道却以為賊既指名要會俞鏢頭，胡孟剛如此引咎，也算過分。其實冤有頭，債有主，很可以把實話告訴俞鏢頭；俞氏為討已失鏢旗，自必拔劍出山，尋賊答話了。這樣存想，當著程岳的面，又不好挑明；遂繞著彎，徐徐往話上引。其實這樣看法，衆人都明白，那豹頭老賊明明是衝著十二金錢來的；鐵牌手「借旗助威」，倒弄成「燒香引鬼」了。大家又猜想羣賊的來路，看那盜魁口啣菸管，黨羽們說話粗豪，多半是遼東下來的。但俞劍平生平浪跡江湖，走遍江南河北，從未聽說到過遼東；這是胡孟剛，黑鷹程岳全都知道的。一個山南，一個海北，如風馬牛不相及，竟想不出怎會結了怨。再說半年來，江南鏢行迭遇風波，究竟盡是這人一手所為，還是綠林道另有能人出世？這豹頭盜魁是發縱指使之者，還是受人邀請，專尋鏢行搗亂找場的？這都令人猜想不出。

大家七言八語的講着，趙子手金彪忽想起一事；見屋中並無外人，忙從懷中取出小小一隻木盒，送在胡孟剛面前。低聲說道：「老鏢頭，這是那夥強盜留下的；你老看看這裏面必有文章，或者能猜出一些線索來，也未可知。」看這木盒像一隻小小拜匣，用黃銅小鎖鎖著，看樣子裏面裝得必是名帖信柬之類。胡孟剛接過來，用手顛了顛道：「這是什麼東西，是你拾得他們的，還是他們丟給你的？」金彪道：「是他們劫完鏢，交給我的。」胡孟剛詫異道：「他們交給你一個拜匣做甚麼？是甚時候交給你的，他們還說什麼沒有？」金彪憤忿說道：「就在劫鏢之後，一個強徒持劍追趕我，先從我背上拔去金錢鏢旗，隨後就把

這木盒硬塞給我。他說：「裏面有好東西，留給你們鏢頭。」當時正忙亂着，我也沒對鏢頭說。」沈明誼，戴永清聽了，俱各愕然，齊看那隻拜盒，胡孟剛憤然道：「他們把鏢刮了，還留他娘的甚麼拜匣，這不是誠心戲侮我麼！」金彪答道：「正是這話，所以我沒當衆拿出來。」鏢師沈明誼偷眼望程岳，搖頭說道：「據我看，這未必是戲弄胡老鏢頭的罷？我看賊人必是瞧見金師傅背着十二金錢鏢旗，錯把他認做安平鏢局的人了。鏢頭且將這拜匣打開來看看。」胡孟剛暗暗點頭，心想賊人太也胆大，竟敢公然留下名帖，這一來指名尋對，倒好辦了。將拜匣劈開，就燈光下一看；竟不是名帖也不是信柬，乃是一張素紙，粗枝大葉畫着一幅畫。畫得是『劉海洒金錢』，金錢個個散落地；並不像尋常『劉海洒金錢』那種畫法，半洒在天空，半散在地面。在畫的左角，又畫着小小一隻插翅豹子，作回頭視狀。在這畫右上角，還題着十四個字：『金錢雖人間寶，一落泥塗如廢銅』，語句很粗俗，畫法也似生硬。胡孟剛反覆看了，又將拜匣也細加察看，除這幅畫外，更無別物。忿然丟在一邊道：「這是甚麼玩藝！」沈明誼道：「鏢頭別忙，等我數數看。」接過畫來，用手指點畫上散落的金錢，數一數，整十二個。抬起頭，目視胡孟剛道：「如何，果然是十二個！」胡孟剛道：「十二個又有甚麼稀奇？」說至此，忽然省悟過來道：「哦，我明白了，原來這拜匣真不是給我的。但是，這插翅豹子又是何意呢？」沈明誼道：「鏢頭還不明白麼，這插翅豹一定是那劫鏢留東的名號了。」胡孟剛不由揚手一拍道：「着，一點不錯！」却忘望了這一掌拍下去，整拍着自己大腿上的傷，不由嘔呀一聲，皺起眉來。

黑鷹程岳此時側臥在床上，似睡未睡，聽沈明誼連說十二個十二個的話，忙側身坐起道：「沈師傅，是甚麼畫？勞你駕，拿來我瞧瞧。」沈明誼拿眼看着鐵牌手胡孟剛，胡孟剛點頭；沈明誼遂將這幅畫，遞給程岳道：「少鏢頭，你猜一猜，這畫兒是甚麼意思？」程岳把畫取過來，看了一會，頓時雙目一挑道：「胡老叔，沈師傅，還有甚麼難猜？這是衝着我們師徒來的；平常畫的『劉海洒金錢』，那有畫十二個鏢錢的？這明明是謾誚十二金錢威名掃地。我現在不管諸位回海州不回，我明早一定即刻動身，翻回雲台山

清流港，力請家師，親自出馬，找這一羣強賊算賬。看看到底十二金錢是上天，還是落地！」口說著，直氣得面皮焦黃。這怒氣一沖，傷處頓覺火刺刺發疼，咬牙忍住一聲不哼。沈明誼和趙子手張勇，金彪一齊勸道：「少鏢頭何必掛火，我們還是從長計議。倒是少鏢頭說：回去教請十二金錢俞老鏢頭出馬，這是很對的。怎麼說呢？賊人既然拔去金錢鏢旗，留下這一幅畫，諷刺俞老鏢頭，猜想情理，必是他從前吃過俞老鏢頭的虧；現在也許練好了武藝，也許找出好幫手，特來尋隙找場，倒是江湖上常有的事。畫上這一隻插翅豹子，什九是這個主兒的綽號，俞老鏢頭自然一望而知；這便可以測出他的來蹤去影，我們就能以著手討鏢了。」黑鷹聽了，略略點頭，頗覺難堪；翻著眼，暗自揣摩：「這『插翅豹子』倒底是何等人物？因何與老師結怨？怎麼從沒聽念道過呢？」那沈明誼看胡孟剛手托下頰，坐在床邊發楞，因道：「老鏢頭，以為怎樣呢？」胡孟剛道：「我麼，我想程賢姪既要回雲臺山，請他令師出馬，事到如今，只可這麼辦了！我們本不知賊人來歷，現在賊人胆敢留下這插翅豹子的暗記，我剛才細數江南綠林，竟想不出有這麼一個人物，但俞老哥他一定知道。程賢姪回去問一問，若能尋出蹤跡，這便好著手了。不過還是那句話，我們有福同享，有禍同受。此次失事，在程賢姪想，總覺強人是專跟你們金錢鏢旗過不去；但看賊人那種驕豪神氣，實把我們江南整個鏢行視同無物。況且這麻煩是我給令師找的，我們自該合起手來，找賊算賬，程賢姪何必難過呢？現在我想派幾個人，先下去踩訪一下。」對趙子手張勇，金彪說：「咱們夥計中，有誰熟悉此地情形？」張勇，金彪想了想，想出于連山，馬得用兩人，都是此地人，張勇自己也熟悉附近地理。鐵牌手便派三人明早出發，密訪賊人下落。好在他們裏去趕驢馱的五十個脚夫，人多顯眼，或者不難察訪出形蹤來。又派定幾個夥計，持振通鏢局和自己的名帖，分邀武林知友，相助找鏢；內中有那交情深，武功好的，胡孟剛並邀他速赴海州，以便抵面協商辦法。當晚議妥，也就歇息了。

到次日天還未亮，趙子手張勇忠人之事，急人之難，早已率領于連山，馬得用，先行動身，追訪賊蹤而去。鐵牌手派夥計，就近雇了兩輛車，教受傷的人乘坐，即刻由于家吁起程，先折回漣水驛。一到漣水

尋找寬綽的店房；那舒鹽商，和緝私營張哨官，便鬧著疲勞過甚，要好好歇一夜再走。兩人暗中却已祕密的佈置了。先派出幾名巡丁，說要到各鹽汛報案，並通知地面；一體緝賊。張哨官也親自扶傷騎馬離店，悄到鹽汛，調來緝私營巡兵數十名；明說是沿途防護意外，暗中是監視胡孟剛，恐他畏罪潛逃，案子沒法交待。這一天，舒鹽商格外的客氣；張哨官臉上露出沉默神色來。胡孟剛滿心懊惱，並沒想到別的；只是鏢銀已失；又派這些兵來做什麼？官場的馬後砲未免可笑，殊不知人家別有用意。歇了一天，依胡孟剛的意思，想把受傷的人先送回海州。自己要在漣水驛等候消息，並往近處訪詢熟人。誰知到了這時，張哨官和舒鹽商又催促起來；雖沒翻臉，仍勸胡孟剛速回海州，請俞鏢頭出馬尋鏢，最為良策。黑鷹程岳也顯立刻折回，胡孟剛更料到賊人武藝高強，就算訪實下落，自己仍然敵他不過，當下想了想，也就一同起身。走了一站，忽見背後追來三個騎驢的人，一面追，一面叫喊。大家愕然回顧，原來這三人正是那已失蹤的鏢行李夥計，和兩個私緝營兵。動問三人當日的情形，才知出事時，這三人本分兩處，潛藏在麥畦裏，一路爬行，逃出半里多地。兩個人在土穀祠藏了一夜，一個人蹲在土堆後，因此落後。直到天亮，三人碰在一處，這才雇驢逃了回來；因不知大眾退到于家圩，沿路打聽，直到此時才追上大幫。胡孟剛因問他們，可曾看見賊人的去向，他們是完全不知。又問可看見九股烟喬茂的屍體沒有，三人也全答說：「天亮時會到失事場所，尋找過一趟；那裏只隱隱有幾片血跡，和遺落下的血襟碎布，並沒有死屍和傷重不起的人。」胡孟剛不禁長嘆，對沈明誼道：「想不到這位李夥計還能追尋回來，這喬師傅竟捨我而去了，人情直如此薄法！」嘆息一回，大家仍舊攢行。

當天入新安地界，迤邐行來，到了陳塘灣。路上片片碧柳成行，麥畦吐綠，竹葉含青，農人們很悠閒的在田中做工；運糧河帆船來往，溪舟張網捕魚，口唱謳歌；景色清幽，令人心曠神怡。胡孟剛鏢頭却心如熱湯。對景感懷，一陣陣出汗。走了一回，江南春早，赤日當午，衆人負傷力疲，愈覺心浮舌燥。那新調來的幾十名緝私營兵，索常沒有走過遠道，被這柳岸春風一吹，覺得渴睡。恰好到一丁字路口，棚籬下

有一座碧茶攤，大家商量着，要歇一歇；便紛紛下馬，在柳堤上散漫落坐，喝了一回茶。胡孟剛抱膝對岸，目送帆影，心生感喟。忽然聽得一陣馬走驚鈴響，扭頭尋看，迎面岔道上遠遠來了兩匹駿馬。前行一匹白馬，馬上是個綠衫少年；走近了看，此人年約二十一二歲，頭上翠絹包頭，露出一點鬚角來。生得圓臉，蘋果腮，柳葉眉，兩隻大眼黑白分明，鼻如玉柱，口若含櫻，細腰紫臂，個兒不高；身穿墨綠綢長衫，腰束白絲巾，端然騎在馬上，露出藍綢中衣，足登一雙青皮窄靴，踏着黃澄澄馬鐙上。左手攬轡，右手持鞭，露出潔白的手腕；馬鞍上掛着一口劍，綠鞞鞘，金什件；一隻鹿皮囊，裏面不知裝得是什麼，馬走如龍；直趨柳堤。迫近茶攤，這馬上少年忽然垂眸側顧，把馬放慢，上眼下眼打量胡孟剛這一夥人。這一夥百十多人，緝私營兵穿着號衣，個個掛刀持仗，散坐在土堤上。鏢行中人都都穿短裝，拿兵刃；倒有二十幾個人裹着傷，包着頭，有的腿上綁着紮包，有的胳膊上絡着套兒；身上血跡早已拭淨，可是有幾人面無血色。這情形令人一望，便覺可異；初看像是官差押解罪犯，細看又都不帶刑具。馬上少年「咳」了一聲，連連看了幾眼，又扭頭向後一望，然後策馬；緩緩走了過去。緝私營兵直了眼看着；等到馬去稍遠，頓時紛紛講究起來。這馬上少年打扮穿章好生怪相；看生得模樣，什九是一個年青姑娘，却又佩囊帶劍，穿着長袍；舉止神情既昂藏；又瀟灑，不像江湖上跑馬賣解的女子。大家正在猜疑，那後面一匹馬也已從岔道上，走上柳堤。胡孟剛迎面看去，但見馬上是一位老翁，年近六旬，髮已卸頂，只剩不多的花白短髮；童顏修眉，長鬚披胸，兩隻眼炯炯有光。身穿古銅色綢長衫，黃銅大鈕，肥袖短襟，二藍川綢褲，白布高腰襪，在膝下緊束着襪口，脚穿青緞挖雲履。一手提鞭，一手持鞭，騎得也是匹白馬；馬並不高，趨走穩快；乃是川省名產。這長眉老人行經茶攤，略望了望，便驅馬走過；轉眼間，走出兩箭多地，追上那個少年女子，兩馬並轡而行。隱聞對話，一齊回頭；那女子忽然勒韁，翻身下馬，自走到柳蔭下，拂地一坐；長眉老人掉轉馬頭；又翻回來，直到胡孟剛一行面前；甩鞭下馬，將馬韁向銅過樑上一掛，把馬拍了一下；這馬嘯了一聲，竟與女子那馬，同奔到草地啃青。緝私營兵全都看呆，以為這無疑是賣解的父女了。

長眉老人竟慢慢踱到茶攤，也買了一碗茶，緩緩喝着，兩眼不住打量胡孟剛等人。鐵牌手胡孟剛見老人去而復返，也覺奇怪，站起來，要上前搭話。忽聽背後「呀」了一聲；長眉老人放下茶碗，眼光直注到胡孟剛背後，大聲說道：「我說，這不是沈賢弟麼？」回頭看時，金槍沈明誼早已站起身，搶行幾步，雙拳一抱，叫道：「哦哦，原來是柳老前輩！」長眉老人拱手還禮，哈哈大笑道：「久違了，久違了！我一見諸位，就猜想必是武林同道。我在這裏看了一晌，誰知我年衰健忘，只覺沈賢弟面貌很熟，我竟不敢貿認，我真不濟了。沈賢弟，江邊一別，倏已十多年，賢弟一向可好？我聽說你在海州振通鏢局，跟那鐵牌手胡鏢頭合手做事，這幾年想必不錯。却爲何在這前不着村，後不着店的地方歇着？這些官人又是幹甚麼的？」沈明誼搖頭長嘆道：「一言難盡，我且給二位引見引見。這一位就是振通鏢局的胡老鏢頭，官印孟剛。這一位是江湖上久負盛名的鐵蓮子柳兆鴻柳老英雄。」胡孟剛一聽鐵蓮子三字，立刻想起二十年前，江東兩湖一帶，有一位威鎮武林的俠客；生平浪跡風塵，既不保鏢護院，也不設場授徒，更不屑涉足綠林，做那殺人越貨的勾當。仗着一身驚人技業，和囊中幾粒鐵蓮子，到處游俠，專找尋綠林中的出名強盜。遇着強人劫得大宗財貨，鐵蓮子柳兆鴻便橫來相干，要從中抽頭。好說，便硬提去四成賊贓，專要細歌之物。如果翻臉，他就亮雁翎刀，撒鐵蓮子，硬把財貨全數劫留。因此綠林道上，無不畏之如虎，恨之刺骨的。並且他爲人嫉惡如仇，到處仗義任俠，一生尤其痛恨開黑店的強賊。如遇見他，必然拔刀剪除，將黑店中人盡殺不留；臨走放一把火，把店房滅跡。在距今二十年前，真是轟轟烈烈，做出許多驚人的奇蹟；草野豪俠聞而咋舌。近十餘年來，鐵蓮子突然匿跡，江湖上久已不聞此人行蹤，多有人以爲他是死了。

胡孟剛從前也久聞鐵蓮子的盛名，只是一個在兩江，一個在兩湖，無緣相會。此時一經引見，胡孟剛打起精神，上前施禮道：「久仰老俠客的英名，今天幸會之至！」柳兆鴻欣然還禮道：「老朽也久仰鐵牌手的威名，久懷親近之心。今日適值我從東台訪友歸來，路經范公堤；因見諸位在此歇脚，又看見內中有負傷的人，不由又勾動好奇心來。正要探問，又嫌冒昧；不想得遇沈賢弟，和胡老鏢頭。」說着，手將白

響，眼望沈明誼道：「究竟你們諸位是保鏢事畢，路過此地？還是信步閒遊，還是別有貴幹？這六七十名巡兵又是幹甚麼的，可跟你們一路麼？」沈明誼眉峯一皺，意欲披訴實情道：「我們那有心情閒遊？正是遇着一種逆事，在這里歇歇脚。」說到這裏，眼望着胡孟剛。胡孟剛眼珠轉動，看神氣疑疑思思的。沈明誼不便冒昧，改口道：「我們現在正欲趕回涇州，小弟欲奉屈老前輩，找一酒館，暢談一番。胡老鏢頭你看好不好？」沈明誼這話，便是暗向胡孟剛示意。胡孟剛恍然省悟的說道：「正是。在下久仰俠風，時思親灸，今天幸得識荆，正想快談一日。何不就近找一酒館，我們小飲三杯？我們沈賢弟和在，正還有話要領教呢，老俠客可肯賞臉麼？」鐵蓮子柳兆鴻哈哈笑道：「胡鏢頭過於抬愛，我應當拜領才是；只是，鏢頭請看，……」用手一指那柳蔭下坐候着的綠衫女子道：「因為有這小孩子隨着我，囉囉索索，目下我正要奔魯南，不便耽擱。胡鏢頭，我看你二位神色上似乎有甚麼疑難；你我神交，一見如故，不妨就此談談，何用另尋酒館呢？」又向沈明誼道：「沈賢弟，有話儘管說，我們不必客套。」胡孟剛心中一動，暗想：「此人乃是當代大俠，若求他相助一臂，或者不難尋回鏢銀。只是和人家素不相識，萍水相逢，便拿這二十萬的重案相煩，怎好開口呢？」心裏作難，臉上神情便顯露出來。柳兆鴻久涉江湖，還有甚麼看不出；便又轉面，向沈明誼催問了一句。

沈明誼臉色一紅，正要開口，胡孟剛已經回答道：「我們倒也沒別的事，我跟你老人家打聽一個人。你老可曉得江湖道上，有一個叫做插翅豹子的麼？這個人大約六十來歲，豹頭紅臉，善會打穴，拿着一根鉄菸袋當兵器。老俠客可曉得此人姓名來歷麼？」柳兆鴻手捫額角，愕然說道：「拿菸袋當兵器的，會打穴的，叫做插翅豹子，唔，這是甚麼人呢？我却從來沒聽見過。」胡孟剛聽了，不禁啞然失望。他這三個人在此立談，那緝私營哨官慢慢踱了過來，一言不發，在旁傾聽；其餘衆人都都站起來，往跟前湊。柳兆鴻向四周瞭了一眼，仍是敲着額角尋思道：「插翅豹子，這像個外號呀，我怎麼想不起來有這個人呢？他是幹甚麼的，胡鏢頭和他有甚麼過節麼？」胡孟剛道：「也不過閒打聽打聽。」柳兆鴻更不再問，眼光一



閃向眾人隱了隱；扭轉頭，向那綠衫女子看了一眼，遂對胡沈說道：「既然我們不便暢談，我們改日再會吧；小孩子還等着我呢。」沈明誼忙道：「老前輩現時住在何處？多年不見，幸得相會，我們正要領教：請你老留個地名，我們改日登門拜訪。」柳兆鴻笑道：「老弟，吞吞吐吐，有甚麼話？難道還有甚麼不便說麼？」眼角向巡兵一瞥，又道：「我此刻行蹤不定，有點小事纏身。你如找我，可到鎮江大東街，路南第五門，找姓魯叫魯鎮雄的便得，那是我的一個徒弟。」說罷，向鐵牌手胡孟剛舉拳道：「再見，再見！」往後退了三四步，右手將兩臂一擡，口打呼哨，嗤的一聲響，那匹青的駿馬竟聞聲雙耳一聳，從草地上竄跳過來；到了面前，四蹄一立，紋絲不動。胡沈二人在後拱手相送，這位鐵蓮子柳兆鴻，把馬的後膀一推，這馬立刻四足放開。柳兆鴻往前一墊步，騰身而起，輕輕竄上馬背，穩坐在鞍頭；然後回身抱拳，向胡沈一舉道：「請，再會！」雙腿一磕，那匹馬如飛的馳去。遠望柳蔭下那個少年女子，玉腕連招，把坐驥喚到，立即捷如輕燕，飛身上馬。把馬一盤旋，容得柳兆鴻馬到近前，便連轡而行；又扭頭向鏢行這邊望了望，一抖驪，放開了馬。一陣黃塵起處，老少男女兩人疾馳而去。

這鏢局一行人也便忙着登程，在路上大家紛紛議論，這老頭兒精神飽滿，武功必有可觀；尤其是他還會馴調走獸，把馬教調得比猴還靈。沈明誼終將已意，對胡孟剛說出：「打算奉請此老，拔刀相助。」胡孟剛眉峯一皺道：「到底這鐵蓮子柳兆鴻，跟賢弟交情如何？」沈明誼道：「若論交情，却也泛泛；祇在十幾年前，我曾因一件事上，與他相處過十幾天。不過這人豪氣干雲，憤抱不平；如有強凌弱，衆暴寡的事，我們只要煩到他，他必推誠相助。這人又有一種怪脾氣，他如果看着你這人順眼，肯拿你當朋友，那麼你就不求他，他也許自告奮勇；若是你和他不投機，雖經堅求，也許袖手不管。剛才我見此老再三詰問，看神色頗有顧盼之意，我本想當時對他說明失鏢的情由；因見老鏢頭面色遲疑，所以不便開口。」胡孟剛道：「咳，我何嘗沒想到這節？只是初次見面，邂逅相逢，便貿然啓請人家，我真有點說不出來。况且這劫鏢的主兒叫甚麼插翅豹子，人家又不知道；便煩他，也恐無從下手。人家又帶着女眷，在路旁相候；

所以我幾次想透透意思，又囁回去了。且等回到海州，找俞劍平老哥，問明插翅豹子的來歷；那時我們斟酌情形，備下禮物，再煩賢弟專誠奉請，你道如何呢？」金槍沈明誼想了想，點頭稱是。胡孟剛又道：「剛才那個綠衫女子，可是柳老英雄的女兒麼？」沈明誼道：「據說是父女，又有人說實是在是姪女兒過繼的；還有人說，是他的義女。他這女兒也是一身好功夫，因她名叫柳研青，叫白了，人都稱她爲『柳葉青』，她又好穿青綠，在江湖上也頗有名聲。這鐵蓮子柳兆鴻的武功，已傾囊倒篋，教給了他這女兒。大概此女現時已有二十三歲了罷，聽說還沒有嫁人。」（這話是沈明誼早年聽說的，如今柳葉青快做新娘娘了。這幾年她父女爲擇東床，頗惹起許多波折。就是父女這番出門，也爲了尋找逃婚的愛婿玉旛杆楊華；聽說楊華別戀新歡了。）

鏢局衆人往前趕路；這一天行距海州，還有二三十里，早有振通鏢局的夥計，聞耗趕來迎接。胡孟剛強打精神，吩咐前面引路。又走了一段路，已望見海州城門，只見從城裏開出一隊兵弁，一見衆人，突然聚住。張哨官立即下馬，和領隊官答話；那領隊官湊上來，跟舒鹽商低低說了幾句話，拿眼看了看胡孟剛，一言不發，帶隊跟着進城。胡孟剛心中怙懣，也說不得，只好垂頭喪氣進城。依胡孟剛的意思，要將鏢局負傷的人送回鏢局，安插一回，吃過飯，再赴鹽綱公所。那緝私營張哨官和舒鹽商，到了這時，毫不客氣，一齊攔阻道，「胡鏢頭，咱們先得交待公事；沒別的，你先辛苦一趟吧。」胡孟剛面色一變道：「我難道還跑得了麼？」舒鹽商哈哈笑道：「胡鏢頭，話不是這樣講法。你也是老保鏢的了，咱們失了鏢，能不去交待一下麼？況且還是官帑啊。」胡孟剛無法，吩咐衆人自回鏢局。這時金槍沈明誼，和趙子手金彪俱都就心，一齊答道：「鏢頭放心，我們自然先教別位將戴宋二位送回鏢局，我們倆先隨鏢頭到公所去。」黑隱程岳不甘退後，也跟了去；遂由緝私營七八十名巡丁擁護着，來判鹽綱公所。公所門前，已有好些個官弁出入；舒鹽商下了轎車，照樣客客氣氣，把胡鏢頭一個人讓進去；沈明誼和程岳，金彪，全被阻門外，連個存身等候的地方也沒有。

沈明誼嘆了口氣，遂引程岳，到斜對過小雜貨舖門前，由金彪搬了條長凳，在外坐等。少時見一個官人，帶着四個差官模樣的人，忽忽從公所拉出五匹馬來，立刻扶鞍上馬，急馳而去。又過了一會，忽見海州官差押着一輛大車，來到鹽綱公所門前停住。又過了一會，見兩乘大轎從街南走來；到公所門前，止轎挑帘，轎中出來兩個人，袍套靴翎，職官模樣。前面那一人是個紫臉胖子，五十多歲年紀，戴着墨鏡。後面的人是細高挑兒，也有四十多歲年紀，白面微麻，生得不多幾根鬚鬚。沈明誼金彪久在海州，熟識各界人士，已看出後面那人便是鹽綱公所的綱總，姓廉叫廉繩武。隨後緝私營統帶趙金波，牽着一個營弁也來了。沈明誼對程岳說道：「我看我們胡鏢頭這事，有些可慮。」黑廳程岳雖也保鏢有年，倚仗着他師爺平的威名，從沒經過多大的風險，對沈明誼說道：「丟了鏢，設法找鏢；我們又有保單舖保，人又沒走，怕甚麼？」沈明誼搖頭道：「商鏢一賠了事，還是官課，又是二十萬，怎保沒事呢？」說着話，直候了快兩個時辰，忽然鹽綱公所正門大開，擁出許多官弁差役來。沈明誼，程岳急站起來看，公所門口的差役已捉着馬鞭，驅逐閒人。沈程二人偕同趙子手金彪，站在舖門台階上，往公所裏面張望；只見人役簇擁處，鉄牌手胡孟剛胡老鏢頭，已由七八個官役左右攙架，從公所出來。數十名巡丁持刀帶仗，在旁押護；一出門，便在大車前後，分排立好。沈明誼，程岳，金彪一見這情形，心上突突亂跳。那胡孟剛雖還沒上刑，却已不能動轉，被衆人架胳膊上大車；然後將大車開走，由官役巡丁押着。後面跟隨着兩乘轎，內中一乘便是舒鹽商；那緝私營張哨官，此時也騎馬跟隨在後。胡孟剛滿面愧喪，低頭上車。沈明誼，程岳容得大車行近，叫了一聲：「老鏢頭！」胡孟剛抬頭尋看，悽然慘笑道：「我教人家給押起來了！」只說得一句話，旁邊官役已然阻止道：「胡鏢頭，咱們可都是朋友，你老別叫我們爲難。」胡孟剛兩眼望着沈明誼，程岳，金彪，把頭搖了搖。沈明誼，程岳忙大聲說：「老鏢頭放心，外面一切都有我們。……」話未說完，早被人喝止道：「閒人站開！」沈明誼低頭看時，這吆喝他的是個熟人，衝着沈明誼暗使眼色，口中低聲說道：「有話到州衙去說。」

## 第四章 武弁懷憤鏢師下獄 黑鷹赴訴劍客尋仇

鏢頭胡孟剛竟被蜂擁着送入州衙，押追鏢銀。鏢師沈明誼，程岳倉卒不遑別計，先叫趙子手金彪，火速追到州衙，替胡孟剛打點一切，並摸探細底。沈明誼本想往鹽綱公所，找一個管事的，探問一下；無奈綱總正和緝私營統帶趙金波，商量失鏢事體，一切閒人概不招待，沈明誼竟被門房拒絕出來。這二十萬鉅款一旦被劫，况又刃傷護鏢的官弁，這事情已鬧得滿城風雨，所有文武官廳頭一天已得惡耗。鹽綱公所和緝私營，先期接到押鏢的舒鹽商，和張哨官的急足來信。內說：

「：振通鏢局鏢師胡孟剛，押護鹽課，中途忽然無故改變路線，改走范公堤。職員等以范公堤並非赴江甯正路，且地極僻靜，又復寬遠；會令仍循原道，免誤限期，而防意外。詎該鏢頭堅持私見，必欲改道；更謂責在保鏢，應擇穩路，若不聽其改途，遇變彼不任咎。職員等無可如何，姑從其說；詎於行經范公堤途中，猝遇大幫匪徒，持刀行兇，攔路邀劫。緝私營兵護鏢者雖有二十名，奈眾寡不敵，死傷疊疊。所有鹽款二十萬，竟被掃數劫去，並騾馱脚夫亦均裹去；似此狂逆，目無法紀已極！該鏢頭事先既無防範，事後更藉詞尋鏢，意圖他往。經職員及緝私營哨官張德功，嚴加監防；並調到巡丁四十名，中途監護，幸將該鏢頭絆回海州。該鏢頭此次奉諭押護官鏢，固執已見，無故改途，卒致遇匪失事；其中是否別有用意抑或與匪暗有勾通，職員等未敢擅擬。唯該鏢頭既已承攬護鏢，一旦失事，自應查照保單，交官押追，嚴加比責，以重公帑。……」云云。

語句非常嚴重。這便是舒鹽商，和緝私營張哨官祕商的结果，把全副担子都擲給胡孟剛了。至於胡孟剛身率鏢局人等，拼死命拒盜護鏢，以致一場血戰，鏢師五個受傷，一個失蹤，鏢局夥計也多名受傷的話，被舒鹽商筆桿輕輕一掉，全給埋沒了。而且祕信字裏行間，又將通匪劫鏢的罪名輕輕描淡寫，影射出來，這用心也就够歹毒了。

舒鹽商只叫胡孟剛一人，進了鹽綱公所大廳，把其餘的人都拒在門外。舒鹽商和緝私營哨官，又將胡孟剛留在大廳，他二人一直入內。胡孟剛在心中暗打草稿，預備見了網總，委婉說明失鏢的情由，申請具限找鏢；至於賄誤之處，胡孟剛實無旁貸，情願認賠受罰，也說不得。正想處，進來兩個聽差，向胡孟剛道：「請胡鏢頭內客廳坐。」胡孟剛跟了進去，只見內客廳太師椅上坐着兩個人，上首便是緝私營統帶趙金波，下首相陪的是網總滕繩武；在兩旁茶几左右也坐着四五个衣服麗都的人，都是鹽商，有功名的紳士。把胡孟剛叫進；胡孟剛上前施禮，這些人板着面孔，連一個打招呼的也沒有。緝私營統帶趙金波直着眼，看了胡孟剛一會，突然問道：「你就是振通鏢局胡孟剛麼？」胡孟剛應道：「是。」趙統帶道：「胡孟剛，你承保這二十萬鹽款，應該如何小心從事，你怎麼把鏢丟了呢？你知道你担多大的責任？」胡孟剛答道：「大人，還不是我胡孟剛自己掩飾，大人營中，也派有護鏢的官弁跟隨。委實因強賊人多勢衆，武藝高強，我們拼命抵禦不過，以致受傷失鏢。小民既然奉鹽道札諭護鏢，心知這半年來地面不很平靜，也會推辭過。如今說不得了，小民是照鏢行買賣規矩，請求大人恩典，和公所諸位大人格外容情，許我具限找鏢。好在小民已經派出人，四外打聽，不久就可以訪着賊人的下落。」趙統帶哼了一聲道：「好一個不久就訪着賊人的下落！你們原講究甚麼江湖上結納的勾當，你們鏢行和江湖的綠林是怎樣情形，我素日也有個耳聞。你若找賊，自然一找就找到！但是，我只問你，你們走得好好的，你爲甚麼無故要改道？放着通行大路不走，你偏繞遠走僻道，這其中難保沒有情弊！」

一句話把胡孟剛噎了個張口結舌，忿氣塞胸。自己正在看出鏢銀被賊綴上，方才改道，不料反而做成了通匪的嫌疑。胡孟剛冤苦難伸，聲音抖抖的說：「諸位大人，我們吃鏢行飯的全仗眼力，一看見前途情形不穩，改途保重，乃是不得不然。況且我們在和風驛，便被匪人綴上，舒大人和張老爺也都在場親眼看見。一說到這裏，一位鹽商插言冷笑道：「舒大人自然看見了，不看見還不覺得奇怪嗎！我老實問你，怎麼你偏偏改了道，反偏偏遇上賊呢？」趙統帶也含嗔斥道：「胡孟剛，你實在是江湖上一個光棍，我早有

所聞。你敢如此大胆，不但二十萬鏢銀拱手奉送賊人，還害得隨你們押鏢的張哨官身受重傷；我部下巡丁也死的死，傷的傷。你們鏢局究竟是管幹甚麼的？你還有王法麼？」胡孟剛越聽越覺話往歪處問，氣得手足冰冷，強將怒氣按了按，說道：「諸位大人在上，我們保鏢的也是一種生意，全靠信用當先。多大的鏢子，多有能耐的鏢頭，不敢說一輩子遇不上意外事。不過既敢應鏢，就有打算。丟了鏢銀，我們具限找鏢；<sup>這</sup>了限期，找不回鏢，我們有原保在；幹鏢局的人自然破產包賠，那能說到別的上頭！諸位大人話裏話外，硬把一個通匪的罪名給我安上，諸位大人請看……」把腿上的傷一指道：「我若通匪，匪人還能傷我麼？我若通匪，我還回來做甚麼？難道等著過堂問罪麼？況且諸位大人也不是地方官。保鏢，丟鏢，找鏢，賠鏢，這都是買賣道，沒有犯法。至於改道反遇上強賊，那也不是改道之過；乃是賊人拉的卡子太大，我們沒有闖出去；並非我故意自投羅網，自找倒霉。大人營中的官弁受傷，那也是他們應盡之責；他們老爺遇見了賊，自然要動手，動手就不免受傷。我們鏢局子的人，受傷的比大人部下的人更多，我能怨誰呢？我保的是鏢，不是保緝私營諸位老爺！」

緝私營統帶勃然大怒道：「好一個刁民，竟敢跟我頂嘴！我和公所諸位大人問問你，也是打聽明白了，好設法子緝盜追鏢，你這東西竟敢譏誚我開堂審問你了。你說我不是地方官，不能問你，是不是？好，來呀！」立刻帘外一陣噉應，走進來七八個官人，往前打仟一站。趙統帶厲聲道：「把這東西細起來，送涇州衙門！」這七八個人「噉」了一聲，過去便要動手。胡孟剛往旁一側身，雙目一瞪，雙手一封道：「大人，且慢！大人要送我，大人且把我的罪名說出來。大人說我通匪，請拿出通匪的憑證來。大人要曉得：保單上開的是誤了限認罰，丟了鏢認賠；沒有個丟了鏢，便替賊打官司的。」趙統帶越發震怒，拍案催喝道：「網上，網上！這東西太已狂妄了！你看他丟了鏢，還有這些理。」這趙統帶乃是武人，他因部下受傷，掃了他的臉；丟了鏢銀，還想替部下開脫責任。且聽張哨官一面之辭，說匪人出掠，鏢行退縮不前；還是自己首先驅殺，被賊包圍受傷；那些巡丁們又從旁作證。事實上，又確是張哨官先跟賊人動手的；

因此趙統帶很惱怒，定要把胡孟剛扣起來。那綱總廉繩武却另有心意，只重在找回鏢銀，不重在加罪鏢客。起身勸道：「趙大人暫且息怒，不必與他嘔氣，不必與他公事公辦。」轉對胡孟剛說道：「胡鏢頭，這是沒法子的事；鹽課已失，匪徒糾家傷官劫帑，事體非常重大。你就是能找鏢，也決不是私了的事了。胡鏢頭，你無論如何，必須到州衙走走。我們也不爲難你，快過來謝過趙大人。」廉繩武極力敷衍了一回，趙統帶才強納住氣；遂將胡孟剛送到州衙，却也沒有上綁。

趙子手金彪追蹤趕到州衙，其時早已過午，將近申牌。金彪連飯都沒顧吃，到了州衙，內外打點。振通鏢局在地方上素來聯絡得不錯，州衙內頗有熟人，已將鹽綱公所報案原稟，和緝私營的咨照，全都託人抄來大意。金彪又要求胡孟剛見面，班房說：「現在不行。因爲第一件還沒有歸押，第二件這二十萬鹽課是非常重要的，州官已經傳諭，即刻要升堂訊問；有甚麼話，明天再說。此刻看着素日的面子，先給胡孟剛通個信倒行。」金彪將上下打點明白，許下明天先送些錢來：「今晚無論如何，諸位要多照應，不可委屈了胡鏢頭：我們鏢頭還沒有吃午飯呢。」班房很客氣，說道：「金爺只管放心，有我們哥幾個，決難爲不着他。我們早給胡爺叫來了一份酒飯了，你不用多囑；你們還是趕快想法子，找門路，疏通鹽綱公所。州衙這裏很不要緊，都是自己人，有甚麼動靜，我們自給鏢局送信去。」班房又特爲安慰金彪，頓時叫來一個夥計說：「王頭辛苦一趟，去給胡鏢頭傳個信去，就說鏢局已經打發金爺來瞧看他了，問問胡鏢頭有甚麼話沒有。」王頭答應着走出去，不大功夫回來，對金彪說：「胡鏢頭剛才說，教你們諸位同事多偏勞，趕快給雲台山的俞鏢頭，和雙義鏢店的趙化龍趙鏢頭送個信去，請他們快來。胡鏢頭家裏，也煩你們派人去一趟，好教他們放心。」金彪聽了，又問：「還有別的話沒有？」王頭說：「沒有別的話了，胡鏢頭說：鏢局此時暫停營業，一切事拜託沈明誼沈鏢頭，賬房蘇先生，跟金爺你們幾位照應着。好在明天你就可以跟他見面了。」金彪點頭稱是，又謝過了衆人，連忙奔回振通鏢局，時已掌燈。

鏢局中人三三兩兩，聚在一處，七言八語的講論，裏裏外外亂作一團。雙鞭宋海鵬，單拐戴永清，

幾個夥計，受傷最重的，已延請外科醫生調治。這裏只剩下沈明誼，程岳兩位鏢師；還有振通鏢局兩位鏢客，是新近才從南路保鏢回來的，一位叫黑金剛陳振邦，一位叫追風蔡正。幾位鏢師忽忽吃了飯，只有黑鷹程岳是客情，身又受傷，把他留在櫃房歇息；其餘三人全忙着分頭找人，送信，託情；就是鏢局夥計，也派出六七個。到晚飯時，衆人先後回來。雙義鏢店的趙化龍鏢頭，和胡孟剛交情很深，此時一聞噩耗，早不等人請，已先趕到，并邀來幾位同行。問明了失鏢情由，兔死狐悲，不禁都代胡孟剛扼腕。恰好趙子手金彪從州衙回來，把打聽來的情形，細說了一遍。又把抄來的鹽綱公所稟稿，拿將出來，衆人參詳了一回。見那稟稿措詞，竟是依着舒鹽商的祕信，裝頭加尾；意思之間，暗指胡孟剛有通匪之嫌。把他中途改道的事，故意說得很支離，彷彿別有用意似的。大家看了，一個個氣忿不過；遂照胡孟剛的話，公推沈明誼做主，沈明誼向趙化龍討主義。趙化龍這人武功有限，交情很廣，在海州官紳兩面都叫得響；手拿那張稟稿，沉吟良久道：「我想這事解鈴還須繫鈴人，除了大家趕緊設法追尋鏢銀以外，第一步還得託人，到鹽綱公和州衙裏疏通一下，教他們放寬一步，先把胡大哥保釋出來；把這個通匪之嫌的罪名洗刷了去，以後再說別的。」這計較，衆人都以為然；遂決計先找個狀師，擬具稟稿，內說：「振通鏢局素有信用，此次失鏢實出意外。鏢頭胡孟剛拼命護鏢，與匪苦鬥，勢力不敵，身受重傷；其情殊堪憫惻，決非押護不力。仰請恩准取保暫釋，俾令勒限尋鏢，以完公帑。」下面具稟人名留下空白，由趙化龍，沈明誼明天出去，轉煩當地紳董，懇請聯名公稟，向州衙投遞。另由振通鏢局具名，給鹽綱公所的值年綱總廉繩武，去一封私信，懇他從中轉圜。這信由趙化龍拿着，預備親見廉繩武，當面遞出。又教司賬蘇先生，先預備幾百兩銀子，以便使用。又派人到胡鏢頭家中，安慰胡奶奶。黑鷹程岳對沈明誼說，自己決計明早動身，趕回雲台山，教請老師十二金錢俞劍平，出來找鏢；這話大家當然贊同。

到了次日黎明，黑鷹程岳顧不得削痛，騎上那匹白尾駒，急馳而去；臨行說：「多則五天，少則三日，必將俞老鏢頭請來。」沈明誼送出街外，再三囑咐，務必快來。那匪徒留下的「劉海洒金錢」的圖畫，



程岳也要了去帶着。沈明誼和趙化龍，帶了銀兩，先去探監；見了胡孟剛，細問過堂的情形。那州官頭一堂倒也沒有難爲胡孟剛，只是再三叮問他：爲什麼中途忽然改道？又問他：既然自承能够討限找鏢，是不確知賊人的下落？至於失鏢的情形，和賊人的聲勢，只聽胡孟剛的申訴，並沒有細問；倒是賊首的相貌年齡口音，訊問的很仔細。沈趙二人把外面的打算，一一告訴了胡孟剛；胡孟剛點點頭，精神很是頹唐。兩人安慰了一陣，急忙離開州衙，到各處託情。這些紳董們聽說是二十萬鹽課遇劫，個個吐舌，不肯出名具稟；又關礙着情面，不便當面謝絕。有的說教他們轉煩馮翰林去，有的說：「等我找馬敬老，紀隱翁商量商量再講。」其中也有一兩個紳士，慨然答應出名；却又資望不够，只能附署，不能領銜。趙化龍是個爽快漢子，氣得直罵。只得人上託人，好容易從鹽道衙門，找着了那位最拿權的總文案李曉汀；由這人暗中使力，再轉託紳士，這才有肯聯名上稟；已經就擱了三天，還算辦得急速。州衙內上上下下，倒是呼應靈便；只要鹽局把鹽綱公所對付好了，他這裏滿沒難題。因此這個稟帖上去，暫時留中，未能批下來；只等鹽綱公所放鬆了口氣，州衙立刻可以掛牌出批，准其取保暫釋。鹽綱公所雖是商辦，頗有官勢；錢可通神，地方官沒有不敷衍他們的。趙化龍也很明白，仍煩鹽道衙門裏的李曉汀師爺，暗中疏通；與其將胡孟剛押在監牢，莫如放他出來，教他具限找鏢。這樣說法，那值年綱總廉繩武倒也微有允意；不過還須和別位商量，這不是一個人能主的。沈明誼原想：聯名具保並非雜事；倒是俞劍平身經退隱，又不在城內，恐怕他三五天內未必肯來，就來也不能很快。却不道江湖上的人義氣最重，黑鷹程岳當天晌午回到清流港，第二天未到晌午，十二金錢俞劍平，便已身率三個弟子，策馬趕來急難；並邀來一個朋友，也是武林中知名的英雄，便是騰游山的黑沙掌陸錦標。

十二金錢俞劍平，自從大弟子程岳押着鏢旗，相助鐵牌手，借赴海州去後，逐日指教面前的三個弟子，習練武技，倒也沒把這事擱在心上。忽一日，門前蹄聲得得，跟着拍拍的一陣亂敲門環。俞劍平在屋門口，側耳傾聽；過了一會，長工持着名帖進來。還沒等稟報，早自後面跟進來一老一少兩個人。那年長的

人手提着囊袋墜幾個包兒，一面走，一面亂嚷道：「俞劍平俞老兄弟。俞劍平俞老兄弟，哥哥來看你來了。」俞劍平抬頭一看，不禁噙然笑了，雙手一拱道：「老陸，我一猜就知道是你來了；狗大的年紀，硬要裝老大哥。」這陸錦標今年才四十六歲，比俞劍平小著七八歲；生着滿臉胳膊鬍鬚，見人專好自居老大哥。朋友比他小的，他就管人家叫小兄弟；比他歲數大的，就管人家叫老兄弟。四十多歲的人興致很好，歡遊亂跳；生得矮矮的，黑黑的，練得一身好本領，綽號叫做黑沙掌，掌下頗有功夫。當下大笑着走了進來，回頭叫着那個少年後生道：「快走呀，小傢伙，快見見你大哥；呸，錯了，快見見你大叔。」又向俞劍平嚷道：「老兄弟，我把我的小子帶來了，給你們爺倆引見引見，你們往後要多親近親近。」俞劍平皺眉道：「甚麼話，亂七八糟的，給我扯進來吧。」遂一拱手，把陸錦標父子讓到客廳。陸錦標將手中拿的東西，隨便放在凳上，伸了伸腰，一屁股坐在上首椅子上，手拍大腿道：「老俞，我給你找麻煩來了。」俞劍平吩咐長工，打洗臉水，泡茶，並讓那少年後生坐下。這少年後生也就是十三四歲，生得胖胖的，圓頭圓臉，兩隻眼也圓溜溜的；站在一邊，樣子很怯生，一句話也不說，就坐在凳上了，兩隻眼只管東瞧西看。俞劍平笑指少年道：「陸賢弟，這是你的令郎麼，今年幾歲了？」陸錦標看着兒子，對俞劍平道：「不是令郎，是他媽的小犬；十三歲了，人事不懂，比你可差多了。」俞劍平笑道：「胡說八道，跟你是一個模子，他叫甚麼名字？」陸錦標道：「就叫陸嗣清。我說小子，見了你俞大叔，怎麼也不磕個頭，就坐下了？」陸嗣清羞羞澀澀的站起來，爬在地上就磕頭；陸錦標在旁勸着說：「一個頭，兩個頭，三個頭；磕了够了，多磕了一個了。」俞劍平伸手拉起陸嗣清來，讓他坐下，對陸錦標道：「陸賢弟，你不在家中納福，帶着令郎，找我來做什麼？莫非又教弟婦攆出來了麼？」陸錦標把手一拍道：「老兄弟，真有你的，你一猜猜個正着，可是又對，又不對。」俞劍平道：「怎麼又對，又不對呢？」

陸錦標道：「我告訴你吧，我那大孩子一出門十多年，毫無音信，也不知生死存亡；我就剩下他一個了，不免把他嬌慣了一些；只教他念了三四年書，跟着我練點功夫。誰知這孩子剛剛學會了巴掌大的一點

能耐，就滿處給我招災惹事！常常黑更半夜，偷偷拿着一把刀，跳牆出去，偷人家的東西去。誰要是惹了他，他晚上必到。淨偷也罷了，又常常拿鍋烟子，給人家塗鬼臉。再不然他就出去好幾十里地，管閒事，打抱不平。人家婆婆管董養媳婦，他也不答應；人家兩口子打架，他也要問問。不時教人家找上門來不答應，好在都是老鄰居，也沒鬧出大笑話來。那知這孩子越鬧越胆大；前幾天不知爲甚麼，彌勒寺的和尙惹着他了，他竟把人家大殿上的銅佛像偷來一尊。這一下子，教你弟婦看見了，又打又罵，又要拿繩子勒死他；我去勸解，連我的臉也給抓了。」俞劍平聽了，不禁哈哈大笑；細看陸錦標的臉，果有兩個血痕。又扭頭看那陸嗣清，低了頭，不住挖指甲。俞劍平笑道：「就抓一下子也不要緊，你找我來幹甚麼？」陸錦標道：「她何止抓，她還罵哩。」俞劍平道：「罵兩句更不要緊，那還是家常便飯麼！她罵你甚麼？」陸錦標道：「她罵我甚麼，那還有好聽的話麼？」俞劍平道：「哦，我明白了；罵你爺們是賊根子，賊腔不改，對不對？」陸錦標把鼻子一聳道：「真有你的，你一定是我太太肚裏的蛔蟲，怎麼她的話，你全知道了？你的耳朵好長啊！」俞劍平越發狂笑道：「有其父，必有其子。」手一拍陸嗣清道：「我的好姪兒，你真是肖子啊。」陸嗣清把眼瞪了一瞪，口中咕嚕了兩句。俞劍平回頭又問道：「老陸，你受了太太的氣，大遠的找我來，意欲何爲？莫非邀我去打抱不平，給你出氣嗎？」陸錦標道：「你那點能耐，還不夠挨我太太的一棒槌呢。我找你來，是想把這孩子送在你這裏，替我規矩規矩他；就算拜你爲師，也省得我在家受氣。你要曉得：我天不怕，地不怕，就怕你這弟婦指着孩子罵賊種；讓街坊聽見，實在不雅！」俞劍平看了看陸嗣清，搖頭道：「我這裏也不要小賊。」陸錦標道：「那可不行，你非得留下不可；你若不留下，你可提防我的。」

俞劍平含笑不答，把陸嗣清叫到面前，細細看他的骨格神氣，覺得是一個外面渾實，心裏有數的孩子；眉目間頗露出幾分秀氣，體質健強，倒是可造之材，只不解他爲何生有賊癖。便拉着手，緩緩的盤問他；他臉皮一紅，一字不說。俞劍平心想：「越這麼問，他越不肯說；倒是小孩見小孩，必定肯說實話。」

遂把四弟子楊玉虎，六弟子江紹傑叫來，教他陪着陸嗣清，到箭圃玩玩去。暗中命楊玉虎，江紹傑，設法套問他。黑沙掌陸錦標看俞劍平已有允意，便要預備香燭，施行拜師之禮。俞劍平道：「這不忙，我得先考察考察你這位令郎的秉性，和他愛偷東西的病根；我能够管得了他，我才敢收呢。」陸錦標道：「你還個老猾賊，辦事真老到就是了。你要考學生，我也不管，反正你得給我收下。」四弟子楊玉虎，六弟子江紹傑陪着陸嗣清，各處玩耍。少年人見面，心情相近，言語投機，東說說，西講講，果然不到半天，陸嗣清便說出自己在家的行藏。他在家孑然一身，遊戲無伴，又受着父親的寵愛，便由著性往各處亂竄。又藏過幾年書，識得些字，見家中老僕時常拿着一本閒書看；陸嗣清起初磨着老僕，講給他聽，後來便自己看，這一看便入味了。少年原富好奇心，他飽讀水滸傳，俠義傳，綠牡丹，這些說部之後，頓然起了模仿之心。他又是武士門風，習齡習技，又略會飛縱輕身術，所以就想到處游俠，要做個飛行俠盜。他父陸錦標少時曾失身於綠林，中年才洗手不幹；現在這位太太姓張，乃是續弦，今年才三十歲，比陸錦標小着十六歲。次子陸嗣清，便是續弦夫人所生。陸錦標的原配乃是江湖上有名的女賊蔡白桃，只生下長子陸嗣源，便猝遇仇敵；一場苦鬥，將仇人殺却，她自己也負傷而死；拋下陸嗣源，年已九歲。陸錦標後來改業，受朋友薦薦，續娶張氏，那時陸嗣源已經十六歲；他却追念亡母，不願父親繼娶。後來繼母入門，這陸嗣源竟悄悄出走，一去十多年未歸。這張氏本是良家之女，遂門第二年，便生了陸嗣清。後來才曉得丈夫是綠林出身，這婦人好生難過；生米做成熟飯，却也無法。後見丈夫果已務正，她也撥開愁懷。不意陸嗣清從小時還規矩，到十一二歲，忽然好起偷來；這婦人不由恨怒異常，苦苦的打罵，又罰跪，又不給飯吃，定要將兒子的賊癖管掉才罷。陸錦標長子失蹤，本已心傷；次子挨打，他又護犢，兩口子每每因此嘔氣。他那太太御夫有術，年齡又小，陸錦標又覺理虧，處處容讓着她；陸錦標在江湖上跳躑一世，反而被娘子軍制伏了。

楊玉虎，江紹傑和陸嗣清一面玩耍，一面閒談，才知道這陸嗣清的賊癖不是天生的，乃是模仿的。這

小孩子說：「俺們這大年紀，練好了功夫，難道耍着好玩不成？我們必定要到處游俠，偷那不義之財，打那強橫之漢。二位哥哥別看我小，我莊上那個收租的沈順兒，他無故打那個拾柴的老鍾；我過去跟他評理。他竟罵我：『小渾蛋躲開，看我踹死你！』我就忍不住了，教我竄上去，一個嘴巴，給打破鼻子。他這東西很壞，他不告訴我爹，單告訴我媽，教我挨了一頓打，我能饒他麼？」楊玉虎笑道：「不饒怎麼樣呢？」陸嗣清道：「怎麼樣，我第二天晚上就去偷他，拿大磚把他的鍋砸了。」楊玉虎，江紹傑聽了，不由失笑。陸嗣清又道：「可是這行俠作義，也不是容易事，告訴你二位哥哥：我有一回看見一個女孩子，打一個小男孩，打得直哭；我就過去吓嚇她，不許她以大欺小。誰知叫那丫頭片子唾了我一口，她說：『這是我兄弟，你管得着麼？我就說：就是你兄弟，也不該欺負他。這功夫，那個小男孩反倒抱著他姐姐的大腿，哭著罵起我來。我一想，還是人家有理，我就溜了。』楊江二人把這話一一對老師說了；俞劍平笑了笑，覺得這也是小孩頑皮的常態，很容易教調。這陸嗣清見有楊江兩個少年在此學藝，他倒有了玩伴，比在家裏不時被他母親查考，倒還有趣得很，因此很願留下。俞劍平說：「老侄願意在我這裏很好，你可得把好偷的毛病改改。你看楊江二人，年紀都比你大，功夫也比你好，他倆還不敢出去胡鬧；你這時正該好練功夫，不可務外。等到技藝學成，再出去施展，就不致吃虧了。你要悶得慌，自有楊江和你作伴，也可以出去玩耍，但不許生事。」陸嗣清低頭應了一個「是」字。陸錦標便催他給老師磕頭，並認認師兄。俞劍平道：「陸賢弟別忙，現在先把賢侄留在這裏半年，看他真收得下心去，咱們再認師。不然的話，他住兩天，忽然想家，倒麻煩了；你要知道他才十三歲啊。」遂引他拜見俞夫人，俞夫人丁雲秀也出來見過陸錦標。從此陸嗣清便留在清流港，和江紹傑住在一個屋裏，兩人有說有笑，很是熱鬧。見了俞劍平和別的生人，還是生辣辣的，沒有甚麼話。每天早晨，在箭園學藝；他倒也很聰明，也肯用心。陸錦標放心不下，也住在俞鏢頭家中。他的意思，是人老愛子，要住個半月二十天，看陸嗣清能够不想家，他才回去。這一天午飯已罷，江紹傑和陸嗣清在箭園舞刀試劍。俞劍平，陸錦標坐在客廳裏，面前擺着象棋盤，

兩人兼精會神的下棋。陸錦標連戰連北，已輸了六七盤，越輸越上火越要下；俞劍平想歇歇，陸錦標只是不依。俞劍平皺眉說：「越是矢棋越難擺，一點不錯；我都頭暈了，陸大爺，你饒了我吧。」陸錦標說：「不行，別說頭暈，就是天塌了，我也得撈回來。照着點，我可要踩象了。」俞劍平捻着長髯，捨命陪君子似的，繼續下棋。正下處，忽聽院內有人說道：「呦，大師哥回來了，你這是怎麼了？」俞劍平愕然道：「楊玉虎，你跟誰說話了？」楊玉虎一面跑，一面說道：「師傅，大師哥回來了，您瞧瞧他吧，他也不是怎麼了！」俞劍平吃了一驚道：「他怎麼回來得這樣快？」說着站起身來；那黑鷹程岳滿面流汗，遍體黃塵，挑門帘走了進來。俞劍平一看，程岳面色發黃，精神憔悴，渾似大病初起。忙問道：「程岳，你怎麼了？」程岳慘笑了一聲，叫道：「師傅！」過去彎腰行禮，俞劍平伸手扶住，正要問話；程岳哎呀一聲，往後倒退，右手忙把左肩頭護住道：「師傅，咱爺們栽了！」俞劍平變色道：「你說甚麼？敢是你受了傷，在路上遇見事了麼？」這時陸錦標戀戀不捨的離開棋盤，說道：「程老姪，你從那里來？」程岳回頭忙請了一個安，道：「是陸大叔，恕弟子無禮，我受傷了，不能給你老磕頭了；我是才打海州趕回來。」轉身對俞劍平說道：「師傅，二十萬鏢銀在范公堤被劫，我和胡老叔全都受傷；現在胡老叔已被海州衙門押起來了。咱們的十二金錢鏢旗當場教羣賊拔走，指名要會會你老人家。」一口氣說完，鞍馬勞頓，支持不住，身子往椅上一靠，隨即坐了下去。

俞劍平驟聞失鏢，把脚一蹶道：「胡二弟糟了！」更聞鏢旗被拔，立刻鬚眉皆張道：「好孩子，難為你押護鏢旗，你越長越抽擗回去了！」黑鷹程岳罕受師責，乍聞此言，面色倏然一變；微哼了一聲，頭側身斜，往椅子下溜去。陸錦標大吃一驚，急忙上前架住，回頭罵道：「你看他這樣，你不細問問，你還抱怨他？」衆弟子一齊救護，半晌，程岳才緩過氣來。俞劍平暫收忿怒，上前撫視，勸道：「程岳，是我一時氣急，錯怪你了。你不要着急，你折在外面，我一定給你做主，把面子找回來。」程岳不由含淚說道：「師傅，弟子無能，有負重託；您就責備我，也是應該的，我還能往心上攔麼？弟子着急的是：現在海州

急等師傅前去設法找鏢，我已經答應人家。從今早我一口氣跑回家來，連一口水也沒喝，我又受着傷。師傅一聽鏢旗被劫，自然發怒，你老還不知那夥強盜的氣焰多麼恨人呢！這強盜劫取鏢銀，指名要會你老；並且口口聲聲說，因為有咱們十二金錢鏢旗，才一定要劫。弟子一看這情形，這才捨命和賊人交手，一連戰勝他們三個。無奈爲首老賊武藝驚人，黨羽又多；六個鏢師人人受傷，弟子也被他打中穴道，又教他手下砍了一刀。賊人劫完鏢，單把我們的金錢鏢旗扣下，臨走還留下東帖，指名要面交給你老本人，弟子力雖不敵，沒有輸口。弟子因看出賊人是專爲我們師徒來的，所以我唯恐給你老丟臉，當場就大包大攬，允許教請你老人家出山，尋鏢報仇。你老看該怎樣？……」說着，從身上把那『劉海洒金錢』的囊拿出來，呈到面前道：「師傅請看。」俞劍平一字不落聽完，忙把東帖接來一看：是一幅畫，畫着十二金錢落地，旁立一隻插翅的豹子，作回首脫視之狀。俞劍平略一過目，便已瞭然；立刻眉峯一跳，面色如鐵，嘻嘻的連聲冷笑道：「十二金錢落地？哼哼，十二金錢落地不落地，這還在我！」手捏這張畫，仰面沉思，半晌不語。

黑沙掌陸錦標也聽明白了，過來拍着俞劍平的肩膀，叫道：「老兄弟，這插翅豹子又是誰呀？」俞劍平憤然說道：「插翅豹子，插翅豹子！」口中叨念着，只是想不出來。因陸錦標叩肩連問，就信口答道：「我也記不清這插翅豹子是何如人物。程岳，我問你，這爲首賊人既已劫鏢，可會留名？」程岳道：「沒有，他只在受傷倒地之時，由他手下人將我們金錢鏢旗，從趙子手金彪背後奪去；然後丟下一個拜匣，裝的就是這張畫。初交手時，弟子也會問他萬兒，再三拿話擠他，他們不說；只說回去問你師傅，自然明白。莫非師傅也不知道麼？」俞劍平搖搖頭，問道：「這盜魁怎樣個長相，多大年紀，那地方的口首，看來派像那一路的？」鐵掌黑鷹一一說了，俞劍平更覺得惶惑，思索道：「會點穴，使鐵菸袋，六十來歲，豹子眼，遼東口音，真真怪道，我何嘗到過關東？」黑沙掌也很納悶道：「也許是你手下的敗將，特邀來能人，跟你找場的。」俞劍平道：「那就說不定了。胡鏢頭現在怎樣了？」答道：「下在州監了，趙化龍

趙銀頭正忙著具保，還沒辦好哩。」

俞鏢頭沉吟了一會，把那張畫看了又看，忽然往桌上一丟，厲聲叫道：「李興！」長工李興慌忙應著進來，俞劍平斬釘截鐵說道：「教老吳備馬，明早我帶人上海州去。」轉回頭來，對陸錦標道：「陸賢弟，你若閒在，明天陪我同去一趟。那鉄牌手胡孟剛現在難中，你不衝着他，也得給我幫個忙。」陸錦標道：「我這才是自投羅網，我不去，你也不能讓我歇着，咱們說走就走。老兄弟，我曉得你的金錢鏢旗教人宰拔了，你一定要去找場；你倒說得好聽，又爲搭救胡孟剛了。別看我從前跟胡孟剛有過過節，我還是一定要幫幫他，我却不是衝着你。可有一節，我那孩子怎麼樣，你收他不收？你若不收，我就不去。」俞劍平心中怫鬱，顧不得和陸錦標鬥口，信口答道：「收收，一定收。」遂把程岳的臂傷就自解開，驗看了一遍；幸而創痕雖重，未傷筋骨；拿出自家特配的刀創藥，重給敷治。程岳意欲隨師重返海州，俞劍平再三勸阻，教他在家好好養傷，隨後趕去，也不爲遲。好在這一去，那能就先用武，自然先保救胡孟剛。俞劍平回到後宅，對妻子丁雲秀說了。丁雲秀也猜不出這插翅豹是何等人物，便忙着預備充裕的路費，簡單的行囊。應用兵刀也都打點好了。晚飯以後，略將家事安排了一回；遂命管事先生，寫了幾封信，特遣專人，送往江甯，鎮江。這一夜，俞劍平和陸錦標，程岳，同宿在客屋，把劫鏢的幾個賊人的年貌，兵刃，口誓，詳細問明；又講論了一回，隨即安寢。

次日天色未明，俞劍平邀着陸錦標同行，另帶二弟子左夢雲，四弟子楊玉虎，六弟子江紹傑。那陸劍清因新來年幼，便教俞夫人丁雲秀留在家裏，即由師娘教他武功。俞劍平心急有事，策馬疾行，未到晌午，已進了海州城。沈明誼恰隨趙化龍，出去奔走營救；振通鏢局內只有戴永清，宋海鵬兩個受傷鏢師。其餘夥計，有的派出去送信託人，有的躺在床上睡午覺；整個鏢局冷冷清清，已被慘霧籠罩。俞劍平直到鏢局下馬，恰有個夥計看見，忙報進去；戴永清裏創出來迎接，司賬蘇先生也上前照應；自有別的夥計，將轎牽過去，俞劍平讓黑沙掌陸錦標先行入內。歸座遜茶之後，戴永清道：「某等無能，坐令鏢廠被劫，又



果得賢徒負傷，十二金錢鏢旗被拔。老鏢頭在家納福，憑白給你老添煩，很覺得對不過。我們正想老鏢頭爲人慷慨，急友之難，此次必然親自出馬。今早沈明誼大哥還算計日數，估摹你老總得後天才能趕到，沒想到你老一聞惡耗，拔腿便來，無怪江湖上都頌揚你老人家義氣千雲。」俞劍平正在遜謝，黑沙掌陸錦標已然發話道：「老俞，你在這裏敘話，我出去溜溜去。」戴永清忙說：「這位貴姓？恕我眼拙，失於接待。」說着站起來。俞劍平道：「我也忘給二位引見了，這就是鷹游山的黑沙掌陸錦標，這位是戴永清戴鏢頭。」戴永清聽了，訝然暗想：「原來這人就是黑沙掌，此君與胡鏢頭素有舊嫌；今日到來，莫非是俞鏢頭邀出相助的麼？」恭恭敬敬，抱拳行禮道：「久仰陸老英雄武功超越，今日幸會。」陸錦標把手一伸，學着戲詞道：「免禮落坐！」戴永清不由愕然，俞劍平笑道：「戴鏢頭不要理他，他是個半瘋，受太太的氣折磨的。」陸錦標翻眼道：「甚麼話，你敢在生朋友面前洩我的底？我倒沒聽說，你又成了慷慨人了。」俞劍平道：「算了算行，咱們談正經事。胡二弟被押在監，鏢鏢還沒訪出線索，我們要趕快設法。我想先到州監看看胡賢弟去。」戴永清道：「老鏢頭遠來辛苦，用過飯再去。你老稍等一等，沈大哥和趙鏢頭也快回來了。」司賬蘇先生忙吩咐人，叫來一桌酒席，讓陸俞上坐，俞門三弟子分坐兩旁，戴永清等在下相陪。正吃着酒，那沈明誼已和趙子手金彪忽忽回來，跑得滿頭大汗。進門來，一見俞劍平已到，沈明誼把滿腹煩愁俱都撥開；忙上前見禮，跟着坐下，一同吃飯。敘問起來，才知雙義鏢店的趙化龍鏢頭，今日已親去拜訪值年綱總廉耀武，還不知結果如何。

飯後，沈明誼陪着俞劍平，到州監探胡孟剛；監獄破有幾分照應，竟沒給胡孟剛上刑具。胡孟剛見俞劍平來得這麼快，心中感慚交迸，含淚說道：「俞大哥，我真對不住你！」俞劍平忙拉着他的手，溫言慰藉良久；談了一回失鏢的情由，議了一回託情的辦法；力勸胡孟剛安心靜候：「我俞劍平，就是給人按門磕頭，也得把賢弟先保出來，因爲這強徒是指名衝着十二金錢來的。胡賢弟，你望安，滿有我呢。」鐵牌手扶傷入獄，又經氣苦，雖只幾天，人已瘦削一半；聽了俞劍平一番話，心境頓開。便問：「俞大哥，

這找鏢的事，你可有頭緒麼？」俞劍平道：「倒是這查找鏢銀，追緝賊蹤，怕要大費手脚。這插翅豹子，程岳一回去，就對我說了；我却再三尋思，竟猜不出這麼一個人來。胡賢弟你當知我素日爲人，在江湖上固然屢經風險，却未敢多結怨仇，綠林道中也交下不少朋友。年輕時世情不透，無意中或者得罪過人，但事情得了便了；中年以後，更未作過絕情事，凡事都留着餘地。怎麼偏偏在我歇馬之後，忽然冒出這麼一個勁敵來？我實在覺得離奇。」手捫額角，又道：「爲了這個緣故，既然憑空跳出這麼一個無形無影的鱷人來，倒教我一時惑着無從下手；只好保出賢弟之後，我們再下心去訪。好在二十萬鏢銀被劫，五十個驢夫被裹，還是棉花中包不住的火事，必不難踪訪；賢弟儘管放心。但不知出事之時，你派人跟蹤緝下去沒有？」胡孟剛道：「我本想當時跟下去，無奈那押鏢的鹽商怕我跑了，直把我鯉回海州來。出事第二天天沒亮，我就派了趙子手張勇，和熟悉范公堤附近情形的兩個夥計，跟蹤訪下去了。」因問沈明誼道：「他們三人也去了七八天了，可有信息麼？」沈明誼瞿然道：「可不是，這幾天竟忙着託情保救，把找鏢的事丟在腦後了。張勇三個人至今還沒回來，也沒有信；你老請想，他們還得往各處亂摸，沒有十天八天的功夫，怕回不來。咱們現在還是第一步先辦保釋，等着討限具保的事辦妥，一初都好下手了。」俞劍平連連稱是，續談了幾句話，告辭出監；又重託了衙門中的人。然後親赴各處，拜訪朋友。海州有名的紳士馬敬軒，曾受過俞鏢頭的好處，俞劍平特去找了一趟。

到了下晚，俞劍平回到振通鏢局，那雙義鏢店的鐵槍趙化龍坐候已久，正和黑沙掌陸錦標談得熱鬧。兩人本是舊相識，又同是戲迷，交情最好。陸錦標一生逢人便開玩笑，獨對趙化龍，還算客氣；因趙化龍的大師兄，是陸錦標的姑丈人，論輩分陸錦標還是晚輩。趙化龍見俞劍平進來，慌忙前迎了幾步，抱拳道：「俞鏢頭，兩年多沒見人，你看胡二爺一生厚道，不想遭這逆事！老鏢頭在家納福，竟也爲朋友遠道赴難，真是令人可佩。」俞劍平嘆道：「我自願年力漸衰，方才歇馬；沒想到臨收舵，到底遭這一場風險；把十二金鏢旗也教人拔了，還弄得胡二弟身陷囹圄。這都是命裏注定，該着受累着急！」趙化龍道：「

俞鏢頭老當益壯。這一次仗劍出山，爲得是江湖義氣；在下願聞高見，該如何下手？」俞劍平道：「自然先保人，後找鏢。我聽說趙鏢頭連日奔走，頗有眉目。小弟在此人地生疏，呼應不靈，我靜候你老兄的指教；好在彼此全不是外人，有主意大家參酌。」黑沙掌陸錦標噙道：「那來的這些酸文假醋，你趁早脫了椅子放響屁，來個痛快的吧！胡老剛還在監裏蹲着呢。」趙化龍看他一眼，將雙肘拄着桌子，對俞劍平說道：「現在別的倒好說，就難在保釋上面了。我今天晌午，拿了振通鏢局的信，親去拜訪值年網總廉繃武；連去兩趟，他才肯見。看那意思，倒也不一定願把胡二哥扣在監中，他仍願早早把鏢銀找回來；說是素日與胡孟剛無嫌無怨，何必非押他不可？祇是，據說胡二哥和緝私營統帶吵起來了，才把事情弄僵。緝私營老趙是個老粗，倒也好說；不過網總那一面七嘴八舌，人心不一。內中有一個譚網總，跟押鏢的舒鹽商是親戚，堅持要把胡二哥扣監追賠。這裏面還關礙着地面上的責任，因此有人投意給州官，要往通匪罪名上問。幸虧州衙裏，胡二哥素有熟人，州官爲人還算明白，所以現在還能挽救。不過一入州監，再想放出來，必得公事上有個交待；鹽網公所那面，也必定疏通好了才行。我和沈師傅裏裏外外，忙了這幾天；前途的意思，以爲若把胡二哥放出來，教他具限覓鏢，一者怕他跑了，二者他們也信不及胡二哥有找回鏢銀的力量。廉網總說得很明白，胡某若有牽回鏢銀的能爲，這鏢銀就不會失落了。說來說去，煞費唇舌，廉網總直到末了，才吐出口風來；必須地方上有力紳董出名擔保，還得我們鏢行中知名人物出頭，代担找鏢的責任；如果逾限追不回鏢銀來，必得有保人認賠。若能辦到這幾樣，廉網總才肯轉向別位網總商量。我當時已經全答應下了；他教我明天晚半天聽信。」俞劍平聽罷，慨然說道：「在江甯我倒認識不少的紳董，在海州熟人不多，我剛才倒也託了一兩位。至於鏢局本行的保人，趙鏢頭和我也就是義不容辭，我還可

以另邀兩位朋友；就請趙鏢頭費心奔走吧。」當下議定，趙化龍告辭。

到了次日，俞劍平等候趙化龍回話；趙化龍沒有來，海州和勝鏢店的楚占熊帶過話來，說明天才能聽准信。直到翌天過午，趙化龍方到振通鏢局，一見面就搖頭道：「想不到這事竟這麼難辦！廉網總親領我

去見各位綱總，他們說：「這回胡某人的鏢局一敗塗地，信用全失；你們就說出天花來，我們也不敢信他會能找鏢。」後來我說：「已邀出江奔安平鏢局俞老鏢頭，相助找鏢。他們就說：『這回具限找鏢的保單，必得俞鏢頭出名，跟地方上紳商聯保。』我想這就可以了，我就立刻答應下來。誰知又有一位綱總從旁挑剔出來；說是空空一張保單，恐怕二十萬鹽課太沉重了，擔保不起來吧？這時那位譚綱總就說：『這樣辦，把姓胡的暫時釋放出來，把他的家眷放在鹽裏作押；如此一來，我們就有把握了。』俞鏢頭，你說這够多麼可惡！」陸錦標勃然大怒道：「這些鹽商真真可恨，不用他們臭美拿捏人，我今晚找到他家，一人給他一把火，燒他娘的！」俞劍平攔道：「你可別生枝節，這不是動粗的事。由我出名立保單，我也幹，事到如今說不得了；祇是這押扣家眷的話，還得趙鏢頭設法斡旋一下，這太拿咱們不當人了。」趙化龍喟然歎道：「却也難怪，這半年來，鏢行迭次失事，多有至今沒把原鏢找回來的，這些鹽商自然有一番顧慮。」俞劍平點頭道：「不過此事你不好作主，我們問問胡二弟去。」又對陸錦標說：「你大遠的來幫忙，你也看看胡二弟去麼？」陸錦標搖頭道：「你們去你們的，我自己聽戲去。這時我去探監，倒教胡老二礙場，好像故意奚落他似的。反正到了找鏢的時候，你們教我那里去，我就那里去；叫我幹甚麼，我就幹甚麼。」遂叫著俞門弟子左夢雲，楊玉虎，江紹傑道：「小夥子，大爺帶你聽戲去。」左夢雲恐怕師傅臨時有事差遣，推辭不去；陸錦標披上長衫，飄然自去了。俞劍平和趙化龍再到州監，見了胡孟剛；將具限找鏢，須押家眷的話，委婉說了。胡孟剛雙目一張，心如刀扎，半晌不言語；俞趙也是一陣悽慘。但事已至此，不得不辦；胡孟剛道：「我的事全憑二位主持，我此時方寸已亂；我一天出不去，一天沒法子辦。」於是趙化龍又到鹽綱公所；那海州紳士馬敬軒，也坐小轎，親去了一趟，趙化龍好話說了許多，才算大致定局。

俞劍平換上衣服，由趙化龍，和勝鏢店楚占熊陪着，一同面見值年綱總廉繩武；廉繩武很是客氣。俞劍平說到自願開具保單，廉繩武回手拿出兩張草稿來，上面寫着：「具保單人某某等，今因振通鏢局鏢

頭胡孟剛，承保銀幣二十萬，於某年某月某日失事，鏢銀全失。立保單人情願具限代找鏢銀，言明限期由某日起十五天；如逾限不能找回，具保單人情願與胡孟剛變產掃數照賠，決無拖延。……」上面具保單人空着三個人名，下面「與胡孟剛變產照賠」一句，不知是誰，用墨筆把「與胡孟剛」四字圈去。俞劍平心知這是他們把立保單人責任加重的意思。另外一張草稿，上面開着幾個條款：一，限期半個月，逾期應由具保單人照數賠償。二，中保人須三位紳董，九家連環保，須擇殷實商家。三，保單應呈州衙立案。四，胡某釋出找鏢，應由伊家屬代為押監；一俟鏢銀全數找回，再行報官開釋。五，尋鏢時須稟請州尊，派得力捕快，跟同探訪。這幾個條款非常嚴苛，俞劍平和趙化龍四目對視，簡直無法接受。廉綱總反倒勸道：「俞鏢頭，這是沒有法子的事，我們公議辦事，就是那麼麻煩，不能全有一人作主。我也知道這鏢銀數目如此之鉅，却鏢的必是非常大盜，半個月限期，未必找得回來；但是到了半月，諸位再請展期，想必不難。」趙化龍皺眉道：「不但限期太短，就是這保單由我和俞鏢頭，楚鏢頭三家出名，也不算甚麼。所難的就在這九家連環鋪保，我們海州殷實的商舖才有幾家呀！到外郡去找，這事又很緊急。廉大人，你老務必從中爲力；我們也是給朋友幫忙，辦得通才敢辦呢。」

趙化龍說着，又對俞劍平，楚占熊道：「昨天講得好好的，不知怎麼又變了。」廉綱總心中自然明白，仰着頭想了想道：「你們三位先將保單立好，你們盡量找鋪保去；就是差三家兩家的，到臨時我再設法疏通。」俞劍平仔細盤算了一回道：「這半個月限期，實在展不開功夫。廉大人請想，失事地點在范公堤，匪徒未必就在附近。范公堤距此就是四天的路，來回便是八天；還剩下七天的功夫，如何找得回鏢銀來呢？剛才廉大人說得很聖明，却鏢的必是非常大盜，屆時好好討出固妙；不然的話，就得武力奪回，那豈是幾天辦得了的？」廉綱總搖頭道：「我也不是不知，無奈我一個人也拗不過他們的意思呀。」說到這裏，將聲音放低道：「你們只管找保去，保限先空着。依我想，還是趙鏢頭拿着這個草底，找一找鹽運的秦師爺和馬敬老。有他們一句話，公所裏，州衙裏，都能駁他的面子。咱們都是熟人，我決不是推託；我身

在局中，說話反倒困難。必得外面有人提倡，我再一敲邊鼓，他們也就沒得說了。」趙化龍尋思着，這話也很對；遂和俞劍平拿了保單底稿，辭了出來。俞劍平親去找當地著名紳士馬敬軒，趙化龍便去託鹽道總文案李曉汀。雙管齊下，果然由這兩個人親到鹽綱公所，囑託了一番，得將限期改爲一個月。這私下裏打點安貼，然後又到州衙，把保單託衙門內的當案師爺，轉呈州官，並通了細情。果到第二天，便將紳士先遞的那張公稟批示下來，無非說：「據稟已悉，准將胡孟剛暫予釋出。仰於一個月內，迅將鏢銀如數追回；仍將該鏢頭之家屬，暫行寄押在監。一俟該鏢局於一個月限期內，將鏢銀全數繳清，即行取保開釋。」

到了開釋胡孟剛的這一天，鹽綱公所的值班綱總，親到州衙，將所立的保單當堂呈案。多虧了鹽道李文棠和馬敬軒的情面大，把寄押家屬的話說得含混些，胡孟剛的髮妻才免了牢獄之災。只由胡孟剛的一個兒子，一個姪兒，替他收在監內。一切事情預備舒齊，州官這才升堂，從監中提出胡孟剛，當堂交保人領出。胡孟剛這一出來，他的一子一姪立刻收到監中。可憐胡孟剛在江湖上闖蕩這些年，也算飽嘗世故的了，目睹嫡親的子姪代他入獄，也不禁老淚滂沱，精神沮喪。胡孟剛的兒子名叫胡同華，今年才十七歲，生得很單弱，並不是武功，是在一家商店學徒。姪兒名胡同英，今年二十五歲，生得強壯粗豪，膂力方剛，頗有他叔父的氣派，武技也頗可觀；此時含笑入獄，氣度昂然。胡同華戀父情殷，含着淚叫道：「爹爹放心，你老只管安心找鏢，不用惦念我。」胡孟剛點了點頭，已經說不出話來。俞劍平，趙化龍忙勸道：「胡二弟，抖起英雄氣概來，咱們趕快把鏢找回要緊，你不要心亂。」俞劍平這人越逢艱難，越能鎮靜；當時把胡孟剛送回振通鏢店。胡孟剛與趙化龍商議，先擇要緊的紳董家，去了三四處，道謝道勞；其餘由趙化龍，沈明誼代去。又在海州會芳樓，備了酒筵，普請具稟的紳董，作保的商人，和所有奔走爲力的人。應酬已畢，把個胡孟剛累得滿頭出虛汗；因爲他身上的傷未全好，又坐了幾天監。到了下晚，這才在鏢局中，設了幾桌席，把這些出力的鏢行同業，自俞劍平，趙化龍，楚占熊，陸錦標以下，以至本鏢局的沈明誼，

戴永清，金彪諸人，都邀入座中。俞劍平再三勸阻，說是自己人，用不着這些。胡孟剛搖頭道：「一禮不可缺，咱們也有好些話，要聚合商計。」趙化龍也以爲然。這一次陸錦標來得很漂亮，胡孟剛才回鏢局，他就忙搶過來，拉着手問話，很親熱了一回。俞劍平也將陸錦標相助找鏢的話說出，胡孟剛強笑着稱謝。

酒宴擺好，時將黃昏，胡孟剛便請陸錦標上座；陸錦標人雖謙諾，却熟練人情，堅讓俞劍平上座。酒過數巡，胡孟剛向衆人稱謝道：「小弟無能，遭此逆事，承諸位兄台破死力解救，幸得洗去通匪的罪名；這裏面還有遠道趕來慰助的，我胡孟剛粉身碎骨，感激不盡。只是說到查找鏢銀，限期只有一個月，還得拜求諸位兄台鼎力幫忙，拔刀相助。應當怎樣入手，也請諸位仁兄指教。」趙化龍忙道：「胡二哥，咱們用不着客氣，這是咱們自己的事。據我拙想，劫鏢賊人武藝出衆，顯見是個勁敵。他竟敢持刀傷官，將二十萬鉅金一舉劫走，他那手段必很僻險，查找自然不易。我們大家既然羣策羣力，來找鏢銀，就該推出一位首領，做一個主謀，我們大家全聽他的調遣。誰訪得消息，誰挖出門路來，都報知這個首領；就是誰想出好主意，也得跟這一位接頭，如此方不致羣龍無首，亂作一團。」趙化龍還沒有說完，大家鬨然誇贊道：「好！」俞劍平剛要推舉人，那黑沙掌陸錦標搶先叫道：「我推老俞！他這小子眼皮寬，耳朵長，手爪子又硬。」俞劍平和陸錦標本是並肩坐在上首的，俞劍平眉頭一皺，伸出二指，向陸錦標肋下一觸，陸錦標噁呀一聲，跳起來道：「好東西，你怎麼動手動脚的？當着這些人，你也不怕人家笑話，越老越不正經了。」引得大家不由哄笑起來。趙化龍道：「陸四爺，這可該罰你三杯，咱們說正經的。」陸錦標道：「我還是推老俞，老俞是老兄弟麼。」俞劍平道：「我看這件事，還是請胡二弟主持，我們全聽他的。」趙化龍道：「不然，不然，你老千萬別推辭，這個軍師非得你當不可。我們胡二哥現在好像就是劉先生，出主意，調派人，全得是您的。怎麼說呢？咱們都是自告奮勇，來幫胡二哥的忙的，咱們鏢行是禍福同享。胡二哥是個主體，可是臨到遇上事，調遣人的時候，他可就不大方便了。我們必定從咱們這些幫忙的人中，推出一位來，由他支派誰，誰就得幹。這位必得武技驚人，年高有德，足智多謀，交游廣闊才行。」

「趙化龍的話，暗就是要推舉俞劍平。俞劍平聽了，方要站起來說話，陸錦標早在椅背後，伸雙掌一按道：「哈哈，老兄弟，乖乖的坐着吧；這是你的事，你辭不開，別裝蒜。」俞劍平道：「放手，你又要使你那一手鐵沙掌麼？若大年紀，還像小孩子一樣，我可要管教你了。」說着把一隻筷子，捏到手中，向陸錦標一點。陸錦標道：「來了，來了！」趕緊鬆手閃開。

武夫性情直率，俞劍平略為遜讓幾句，便也答應了；一面喝着酒，一面商量分途查鏢，分担職事。鐵槍趙化龍有言在先，他自己武功不濟，鏢店又離不開人，一面抱歉，一面說明決派師弟鐵矛周季龍替他。這周季龍正在壯年，也可說是趙化龍的師弟，也可說是趙化龍的徒弟；為人很英悍精強，一向就在雙義鏢店做事；雙義鏢店的字號便是這樣取的。俞劍平等都知道趙化龍是個交際好手，做鏢行買賣也得訣竅，只是武功早已擱下了。他和他的師弟就好像一文一武似的；既有他師弟出來相助找鏢，比趙化龍自己出馬還得用。俞劍平便將海州留守的事，託付了趙化龍，讓他不時到振通鏢局走走。在衆人出發之後，各處如有報信來的，統請趙化龍和振通因傷留守的宋海鵬，戴永清等，妥商辦法。並就近應付州衙，鹽綱公所，怕他們不時來催促，好有人答對他；訪得的情形，也好通知他們，省得他們不放心。出發的人每到一地，也必留下落脚處，給趙化龍。頭一批出發找鏢的人，就是俞劍平，陸錦標，胡孟剛，楚占熊，周季龍，沈明誼，蔡正，陳振邦，共八位鏢師，和俞門三個弟子左夢雲，楊玉虎，江紹傑；即日馳赴淮安府范公堤附近，查訪已失的鏢銀。第二批出發的，是鐵掌黑鷹程岳，雙鞭宋海鵬，戴永清等，一俟傷愈，再行趕去。胡孟剛，沈明誼兩人也都負傷，連日憂勞奔走，本已不支。但因一者是主體，二者是當場目睹賊蹤的人，所以必須偕往；俞劍平就留他稍歇幾天，他也不肯。至於張勇一行，綴鏢未返，現在也不等他了；何時回轉，再催他們趕來。另外又從當日在場的鏢行夥中，挑選了幾個年輕善走，地理熟悉的人，以便跟隨作眼，並傳送信息。

大家商量了一個更次，大致辦法已定，決於次日出發。那州衙派來的捕快二名，當日拿着公文來到；



自然說是相助緝盜尋鏢，實在是鹽綱公所請來的監視人。胡孟剛把兩個捕快打點了，說了幾句客氣話。俞劍平又請胡孟剛，把司賬先生請來；預備了筆墨紙張，教胡孟剛，沈明誼口念，蘇先生筆寫，寫得是范公堤刺鏢盜首，和他那幾個副手的年貌口音，所用的兵器，和嘍囉人數，另外注上失事的地段和月日。一共寫了三五十張，拿着分散給楚占熊，周季龍等人；凡是沒在場的，都有一張。這倒不是專給楚占熊等人預備的，假如他們輾轉託別人代訪，便用得着這單子了。黑沙掌陸錦標等着大眾分派已定，便對俞劍平說：「你們這一夥二三十口子，一闕趕到范公堤，沒的不打草驚蛇。我是不跟你們去的，你多給我兩張單子，我單人獨馬，自己向別處踩訪去。你們也不用問我往那里去，我也不用帶眼線，反正咱們定規一個地方接頭就是了。」俞劍平笑道：「本帥大令已下，不許你攪鬧大堂；不然的話，我把你趕出去。」陸錦標道：「不用你趕，我說溜就溜。」俞劍平道：「那不行，我還沒說完呢。趕出去之先，還得細打四十軍棍哩；趁早給我歇着吧。咱們到了出事地點，查訪好了；自然大家分散開去找，你此時忙什麼！」黑沙掌陸錦標圓眼珠翻了翻，也就不言語了。

次日破曉，大家起來，各帶隨身兵刃，一齊上馬；趙化龍，戴永清等送出門外。趙子手金彪一馬當先，在前引路，衆位老少英雄策馬緊隨在後。十二金錢俞劍平身佩三尺八寸利劍，暗藏十二隻鏢，跨追風白馬，身披藍綢袍，腰繫紫帶；蒼鬚飄洒，精神矍鑠，回身向趙化龍，戴永清舉手。趙化龍道：「但願老鏢頭此去，馬到成功。」俞劍平含笑說道：「謝你吉言，多則一月，少則二十天，我們一定設法尋回鏢銀。」說罷作別，拍馬馳去。曉行夜宿，沿途訪問；逢店打尖，鏢頭們便趁空找店夥攀談；也有的到店外，跟街頭閒漢，拿話引話，套問賊蹤。但這二十萬鹽鏢失事，早傳遍了蘇省，官廳緝捕文書已經傳下來。鏢行忙着尋鏢，地方官也忙着緝盜，並且懸出賞格來。各地居民在鄰里間，固已傳爲談資；但若有異鄉生人打聽，立刻答說：「不知道。」再問就說：「我們這裏很平靜，從來沒有鬧過賊。」因此訪探賊蹤，反多了一層困難。俞劍平告誡各鏢師：「不可逢人亂問，最要緊的，還是找江湖上的同道，他們眼睛也真，口

舌也實，決不會拿影響之談，來貽誤我們。」衆鏢師稱是。

不一日來到漣水驛，便是失鏢地方的前站。當晚落店，胡孟剛對俞劍平說：「我們還是奔阜甯，直往范公堤探訪下去？還是往大縱湖左近，打圍掃探呢？」俞劍平想了一想，道：「據沈明誼鏢師說，此賊恐怕不是水寇；他既在范公堤劫鏢，他的胆子審未必就在近處。我們先吃飯，還須仔細核計一下。」漣水驛並不是大地方，也沒有鏢店，只有兩位會武的人。一位設場投徒，數年前曾在俞劍平鏢局住過。那一位現給一家當舖護院，舊日受過胡孟剛的照應。俞胡親找兩人，想打聽一些消息；這兩人雖粗通技擊，却與綠林道向少交接，問他是任甚麼不知道。俞胡索然失望，回居店中。到了晚飯以後，商量分途探訪的路線，各鏢師都湊到一處。惟有黑沙掌陸錦標，拉着俞門弟子楊玉虎，江紹傑，又說又笑，正談得熱鬧。說得全是陸錦標少年時淘氣惹禍的故事，引得兩個少年睜大眼睛，喜孜孜的聽。俞劍平請他過來談話，陸錦標躺在床舖上搖手道：「還是那句話，你教我怎麼着，我就不愛聽你吹鬍子瞪眼睛的講道。你們商量你們的，商量好了，告訴我就結了。」還是拉住楊玉虎，江紹傑不放；並且掏出棋子來，逼着兩個小孩陪他下棋。俞劍平無法，只得不理他，且同別人商量正事。他們商計就由漣水驛分路：鏢頭楚占熊，周季龍，沈明誼三位，帶幾個夥計，逕訪鹽城東台一帶，再折回來，往濱海之區查訪下去。黑沙掌陸錦標，和鏢師蔡正，陳振邦，跟趙子手金彪，帶幾個夥計，從漣水驛奔淮陰淮安，往南踏訪，至高郵，折而東行，到興化州一帶；然後兩路齊到鹽城聚會。因為事情緊急，探訪須快，暫定十天為期，不論訪得與否，要先派人回來報信。俞劍平和胡孟剛兩人，多帶鏢行夥計，專探訪失事地點的四周；由阜甯縣境起，到鹽城縣境終，東到范公堤以東，西到大縱湖。總而言之，楚周沈專訪東線，陸蔡陳專訪西線，俞胡二位專訪中路。俞劍平便派他三人，偕同鏢局夥計，到各州府縣碼頭，一來投信，二來打探，順便邀請江湖上好友，前來助訪鏢銀。

商定，次早由店動身，遍找黑沙掌陸錦標，蹤影不見。楚占熊微笑道：「這位陸四爺別是溜了罷？」俞劍平道：「不能呀！他這人雖然嘻皮笑臉，一向待人熱誠，那有中途撒腿的道理？」周季帶道：「就怕他單人獨騎，自己尋訪下去了。」沈明道：「著啊，快看看他騎的馬在不在？」果到馬房一尋，陸錦標騎的那匹烏驪駒已竟沒有了；而且楊玉虎，江紹傑的兩匹馬也不見了。俞劍平着急道：「難道這兩個孩子，也教他給蠱惑走了不成？」急招呼店家聲問，店夥抄著手說道：「四更的時候，那位黑圓臉的達官跟那兩位少鏢頭，騎着馬先走了。還給俞老達官留下了話：他們先行一步，十天以內，準在鹽城見面。」衆人聽罷，俱各悍然；胡孟剛更覺不悅，因爲他素與陸錦標有過嫌隙。俞劍平也很不快，忙叫過二弟子左夢雲來，細問他兩個師弟，可有什麼話透露出來沒有？左夢雲道：「沒有，只是前昨兩天在路上的時候，陸叔父一味誇說他年輕時冒險的行藏，並且說：『像這回查找鏢銀，若在我十七八歲的時候，我早就偷訪下去了。』楊玉虎師弟好像聽着很動心似的，江紹傑師弟也露出躍躍欲試的神氣，會聽他說：『陸叔父您別小覷我們呀？』弟子當時會私勸過江師弟，教他不要胡鬧；江師弟只笑笑說：『我沒有胡鬧呀！』」俞劍平嘆道：「得了，陸錦標這個搗亂鬼，一定拐着兩個孩子，自去尋訪鏢銀去了。萬一出了閃錯，我如何對得起江楊兩家的父兄啊！這陸老四真真不是東西，一向慣會無事生非。我若不因他心腸熱，功夫好，也不敢邀他出來幫忙；誰知他果然玩出新花樣來了。」楚占熊，周季帶道：「那也不見得準有閃錯，他也是老江湖了；好在十天以內，就可在鹽城見面，我們走吧。」遂仍按原議，分三路尋訪下去；只不過西路少了一個好手，往各處投信的祇由左夢雲一人趕辦罷了。這三撥人每遇綠林潛伏之處，或投名帖拜山，或改裝密訪。若遇鏢行同業，就掏出劫鏢雙盜的年貌單子來，託他們代訪。所有車船店脚各行，也都應問的必問。

十二金錢俞劍平，鐵牌手胡孟剛，兩位鏢頭共帶著八九個夥計，跟着兩個捕快，由漣水驛先赴阜甯。阜甯城內有一家永和客店，店主白彥倫頗工技擊，在店後設著把式場子，還充當阜甯縣民團教練。俞胡到永和客店，定了房間，便投遞名刺。店夥初疑他們是做公的人，一見名帖，方知是安平，振通兩位鏢頭

，急忙報給樞房。管眼先生素知東家習武好交，忙過來應酬，又趕緊報知東家。不一時，白彥倫帶領二子，衣冠楚楚，前來相見道：「二位兄長，江寧一別，忽已六七年，却喜二位精神如舊。」寒暄已罷，白彥倫問道：「我聽說俞老哥已經歇馬，今天二位遠道光臨，還是保鏢路過？還是有何專見教？」俞劍平道：「賢弟，你聽見十來天以前，范公堤劫鏢的事情麼？」白彥倫道：「頭幾天恍惚聽人傳說過，說有二十萬鹽課被劫，我當時還不大信；後來聽見縣裏傳諭，才曉得竟是真的。我這小店已有做公的前來關照過，如遇有情形可疑的人，教我們多加留意。二位可是應邀出來，代查賊蹤的麼？」胡孟剛道：「咳，白賢弟，這鹽鏢便是我們兩家保的。我們現在是被官差押著，具限尋鏢！」白彥倫大驚道：「這還了得！」俞劍平道：「白賢弟在此處人傑地靈，我跟你打聽打聽，附近可有甚麼強人出沒？那個疙疸劉劉四楞，現在還在北境安窩麼？」白彥倫道：「劉四楞早已離開此地了，聽說他已被官軍所傷，他手下那一夥人也大半潰散；只剩二三十個人，由他們二舵主率領着，竄到魯南去了。劉四楞就在此處，料他也沒有胆量，敢劫鹽課。既然這是二位兄長的事，待我託幾個朋友，給掃聽掃聽。」俞劍平道：「我們限期很緊，我打算安下兩個鏢局夥計，留在貴店；就煩賢弟費心，代為加緊查訪一下。他們兩個一來就便聽信，二來也可以出去尋訪；無論有無形跡，五六天內，務請賢弟打發他兩人趕我們來，我們都定在鹽城接頭。」白彥倫道：「兄長不用忙，我現在就煩人到四鄉打聽去。」遂將羣盜年貌單，照抄了十幾張，立刻派人分送出去。俞胡不能久待，只在阜甯就攔了一天，即時向范公堤出發。緣因響馬做案，總是迎頭打劫；既在范公堤失鏢，匪人潛伏之地大抵必在出事地點以南，或在東西兩邊。故此阜甯附近用不着細訪，況既有白彥倫代探，更無須在此坐候。

俞胡二人策馬疾行，當日晌午，已抵范公堤出事地段。西一面湖光帆影，東一面麥畦竹塘，夾着這范公堤細柳，景物依然清秀，風光依然明媚。胡孟剛賭物感懷，指給俞劍平看道：「你看，事隔多日，一點形跡也沒有了。這一夥強徒由打和風驟，就派下探盤子的，直跟到這里，方才動手，扯得綫真算長極了。」

他的樣子，依我猜想，未必就在南面，恐怕在大縱湖附近居多。大哥你看，這路邊的幾塊石頭，還是他偷來的呢！」兩個人說着話，一齊翻身下馬，在這失鏢的所在，前前後後查勘了一遍。又登上高處，向四圍瞭望了一回；陂塘起伏。竹柳掩映，果然地勢險隘。俞胡二人都懂得綠林道的手法，當下按照地勢的幽僻，揣度着強人安插佈卡的情形，在那竹塘後面，一帶荒岡附近，仔細搜查。可惜隔日太久，再尋斷箭殘鏢，已不留一點遺跡。只在岡後一座荒廟中，尋見了一些馬蹄印，但也難以斷定必是賊蹤。俞胡兩人暫在附近白馬渡打店，將帶來的鏢行夥計，吩咐了言語；教他們分爲五撥，到各處查詢。最要緊的是茶寮酒肆，妓館逆旅，以及荒村孤廟，都可留神掃聽。俞胡心想：劫鏢的賊人多勢衆，又將五十個鏢馱子，連鏢夾一齊裹走，其聲勢浩大，必然惹人注目；就算他夜間劫鏢而去，沿路居民也必聽出動靜來。俞胡因這白馬渡，並無熟人可找，略歇了歇，便相偕出去親訪。料到賊人劫鏢，必不能公然晝行，也必不走通行大路，兩人便擇穩僻小道，找那沿路人家，繞着灣子探聽。

真是奇怪，這夥強盜人數如此之多，竟打聽不出一點動靜來；而且探問結果，本處也並沒有大股土匪橫行。直到夜晚，那派往上岡，湖塘兩地探訪的夥計，先後回店。內中有一人說：「在湖塘遇見一個看墳的，據他說十幾天前。半夜時候，彷彿聽見成羣的人馬踐踏聲音，從他們墳園後面繞過去。直過了半會，才聽不見動靜，估量着人數很不少。」胡孟剛聞得此言，怦然動念。又有一個夥計報說：「據上岡路旁藥王廟的老和尚說：七八天頭裏，有一點騎馬的過路客，足有好幾十人，從打他們廟前抄過；問他時候，說是天剛破曉。」像這些話仔細一推敲，多半是些模糊影響之談，不是日期不符，就是路線不對。俞劍平對胡孟剛說：「找鏢本非易事，我們且往湖塘親訪一趟。」仍吩咐夥計，往范公堤東面，再去打探。俞胡撲奔湖塘，找到那個看墳人，細加盤問。據他說：「那人馬喧騰聲音，彷彿是由東南往西北走，日期記不很準。大概也有十一二天了吧。」更找到附近人家，打聽他們：可曾在某夜某時：聽見過看見過大幫步騎的旅客，從此路過麼？沿路連問了幾處，什九都說不會理會。僅只一個閒漢，說是：「有一天晚上，正在

賭錢，出來解手，聽見東南角上，突突踏踏，走過一撥人馬，好像人數不少。大概在三更以後吧？夜靜了，那動靜很不小，後來彷彿往西去了。」俞胡兩人商量着，既有兩個人所說略同，似乎有點影子；便依了這個大概的方向，往大縱湖一帶探訪下去。却是一路上，越問越覺不對；直費了多半天的水磨功夫，才訪明全與鏢銀無關。這夥夜行人，不過是二三十個接官差的兵丁；日期更不符，乃是近七八天的事。這一來，倒把線索問斷了！

胡孟剛又煩惱起來，俞劍平却聚精會神的打主意，找熟人。在白馬渡附近，用盡方法，搜查了六整天，實在茫無頭緒；俞劍平方對胡孟剛說：「莫如我們逕奔鹽城。」鹽城地當范公堤中段，距失鏢之處既不甚遠，又是簡要地點。並且城內還有一家鏢店，乃是江甯永順鏢店的聯號，字號是永利鏢局；鏢頭黃元禮，又是俞劍平的故人弟子。遂與胡孟剛離了白馬渡，逕投鹽城，進城落店；店內盤查得很嚴。俞胡在店稍歇，便找到永利鏢局。鏢頭黃元禮恰不在櫃上，黃元禮的師叔單臂朱大椿新從南方回來，正在鏢局。大椿從前和俞劍平交誼很深，當年他保鏢到九江，被一羣水寇圍住，眼看失事；多虧俞劍平將十二金錢鏢打出五隻，才嚇走羣盜，以此很感激俞劍平。此時一見俞胡的名帖，連忙迎接出來，慇懃款待。問起黃元禮來，朱大椿說：「我這師侄被人邀往鎮江，已去了六天了。緣因近來路上不大平穩，有一位鄉紳送家眷到鎮江；邀黃元禮護送，故此不在此地。俞大哥打聽他，可有甚麼事用他麼？他不在這里，還有我哩，大哥有話只管吩咐；咱們患難弟兄，管保比他們年青人辦事牢靠。」又見俞胡空身而來，問明已住在南關客店，朱大椿大嚷起來，道：「老大哥：你這可是罵我！你怎麼不一直到鏢局來住，反倒打店麼？」一疊聲催着夥計：「快把二位老鏢頭的行李，搬到咱們這裏來。」俞劍平微笑道：「朱賢弟還是這麼熱誠，我們還帶着好幾個夥計呢，覺着人太多，住在鏢局不方便。」朱大椿道：「甚麼話，甚麼話！我們這裏有得是地方。」立刻派人把衆人接到鏢局，勻出三間屋子來，把俞胡一行留下；又叫來酒席，給俞胡接風。

直到飯後，朱大椿方才細問俞劍平的來意；俞胡將失去鏢銀，查訪不着的話說出。朱大椿大為着急，

想了想道：「二位老哥且放寬心，咱們大家想法。失事地點既在范公堤，賊人反正出不了江北。就怕如此鉅帑，賊人一經得手，必不再做買賣；他定然銷聲匿跡，躲避緝捕；他們此時也必不敢擅離巢穴，運賊出境。我們這小鏢局也有幾十個夥計，我就暫不兜攬生意，派他們分道出去查訪。依我想此賊敢於劫取鹽帑，恐怕是外來的強人，或是新上跳板的綠林道。但凡老江湖，都不願動官帑，自找麻煩。我們還可以託綠林道上的朋友，代為查訪一下。憑大哥十二金錢的威名，江湖上知名的英雄總得有個關照；我們何不大發請柬，邀請通省豪傑聚會，即席查問一下呢？」胡孟剛眼望俞劍平說道：「朱仁兄這個辦法倒是很好，我們何不聯名試一下？」俞劍平沉吟道：「我已經發出一批信去了，至今還沒見回信。此賊指名找我尋隙，恐怕是外來的強寇，本省綠林道怕未必曉得他的來歷哩。」朱大椿道：「休管他，我們姑且試試看。」胡孟剛也一力催促，俞劍平便道：「既然如此，倒也不必邀請人家來。我們只擇江蘇和鄰省的鏢行同業，跟江湖上知名之士，把失鏢情由，劫鏢人的年貌黨羽，開個清單，附上信柬，託他們代為留心。有那交情近，武功強的，和有閒功夫，能分身的，信上也可以附上幾句，邀請出來相助。接頭地點就在鹽城，我們便借永利鏢局為聚會之所。信來信往，全都投到此地。不過這一來，又給朱賢弟和黃鏢頭添麻煩了。」朱大椿道：「俞大哥，不要這麼說，小弟應當效勞。」

這一天，擬好了信稿，由俞劍平，胡孟剛，朱大椿具名；趙化龍，楚占熊，周季龍，黃元禮雖不在此地，也替他具了名。一共五家鏢局，七位鏢頭，請來幾位書手，代繕出二百來封信札；只江蘇一省，便發出一百多封；鄰省如魯浙豫皖，也寫了幾十封。立刻挑選年輕力健的鏢行夥計，或騎馬或步行，分路投去。先投到通都大邑的鏢行朋友，再請他分送到別處。至於山林湖澤潛伏的綠林豪客，另備下禮物，專人送去；以禮奉詢，請他相助代訪，這也是江湖上的規矩。發信以後，俞胡仍舊到處查訪；朱大椿很是熱腸，連日陪伴着一同出去。鹽城縣東南鄉趙新莊，有一個土豪，名叫霍四閻王，在當地招娼開賭，交給匪類，此地分贓；朱大椿便陪着俞胡，親往拜訪。這霍四閻王，倒是外場朋友，打聽起失鏢的事情，就說道：「

曠日也聽人念道過，只是也不知道這個插翅豹子是那一路的強人。既是三位下顧，總是賺得起我，容我隨時留神代訪；得着準信，一定先給我們朱老鏢頭送去。」鹽城縣附近還有一幫脚行，是個秘密會黨，在地方上很有勢力；俞劍平，朱大椿前往拜訪那個會首。這會首說：「近來范公堤一帶，也有同幫弟兄往來，却沒聽說有這麼聲勢浩大的強人，在近處盤踞。」還有鹽城縣鄰近，窩藏着的蘇利子游匪，也不過三二十人一夥。匪首也沒有甚麼能為，朱大椿派手下趙子手，也去打聽過了，都說不知道劫取鹽課的匪人是誰。

轉瞬之間，俞胡已在鹽城一帶，就誤了四五天，連一點影子也沒訪着。而且張勇一去無蹤，夜路訪鏢的楚周沈三位鏢頭，西路訪鏢的蔡陳二位鏢師，算計着該有信來，也至今毫無消息。胡孟剛如熱鍋螞蟻一樣，很是着急。這一天和俞劍平商量，要到大縱湖一帶，重去查勘一回；忽然，周季龍趕至鹽城，找到永利鏢局。俞胡慌忙迎接進來，問他：「一路查訪的情形如何？楚占熊，沈明誼兩位，緣何不一齊來？」周季龍道：「小弟三人一同由漣水澤出發，沿途查訪，直到東台。未得蹤跡。後來折至海濱一帶，在老龍河口地方，遇見四個情形可疑的人。看外面土頭土腦，穿着毛藍布短衫，背著小包袱；每人手裏拿着一根短棒，乍看像是木頭的，實在却是鉄的。他們搭幫走着，東張西望，滿臉是汗。楚占熊楚二哥留了神，我們三人一同緩了下去；這四個人竟無意中說出幾句江湖黑話。我們至此更不敢鬆，一路暗跟；探明這四個人，乃是潛伏在老龍口北邊的一幫強寇。為首強盜叫做赤面虎范金魁；嘯聚着百十多人，專劫商船，並勾結鹽梟，販賣私鹽；有時候也到內地。在水路上做買賣。我們下功夫，探訪他們的近日情形；探得他們確會在十幾天前，全夥出去做案，至今潛藏巢穴，迄未出來。現由楚占熊楚二哥，和沈明誼沈大哥，備下禮物，前往拜山。我本想跟他們一同去，只派一個夥計來給你們二位送信。沈明誼大哥說我走得快，一定教我來，我只好連夜趕到這裏來了。」原來周季龍健步善走，一日夜能行三百餘里，還有歇着的功夫。俞胡聞信大為驚喜；俞劍平忽然皺眉道：「這赤面虎范金魁，我也彷彿聞得他的名字；他是老江湖了，怎麼胆敢劫取官帑？況且他和我素無嫌隙，為何拔取我的鏢旗呢？」胡孟剛道：「天下的事難以常情推測，他的外



號不是叫赤面虎麼？這和插翅豹子頗有點關合，他又是曾在十幾天前做過案的。不錯，這什九是他了，我們趕緊接應沈荃兩位去罷。」朱大椿也道：「既有這條綫索，且去看看；不過，我想范老魁未必有這大本領吧？」

俞劍平，胡孟剛，周季龍，朱大椿四位鏢頭，立刻策馬出離鹽城，趕奔老龍口。偏偏事有湊巧，他四人才跨征鞍，走出城外不到七八里地，後面有兩匹快馬如飛追來。俞劍平立馬等候；來的是派往西路尋鏢的一個鏢行夥計，名叫謝二的，由鹽城永利鏢局的趙子手引領着趕來。馬到近前，衆人相會，一齊下馬，搜到路旁柳林紋話。胡孟剛道：「謝夥計，你和蔡正，陳振邦兩位鏢師，往淮陰淮安一路，查訪的結果怎樣？可是有了頭緒麼？蔡陳兩位現時又在那裏呢？」謝二滿面喜色，說道：「老鏢頭，請你放心，我們已經尋出一些線索來了；蔡陳兩位鏢師現在那裏，釘著探訪細底呢。因爲你老定的日限到了，所以先打發我來送個信。」

## 第五章 酒樓訪盜跡過耳傳訛 荒寨拜山酋利口啓隙

周季龍在旁一聽，不覺愕然道：「你們可訪出劫鏢的是赤面虎嗎？」謝二一愕道：「不是呀，劫鏢的叫做豹子飛。」俞劍平，胡孟剛齊聲問道：「甚麼豹子飛？豹子飛又是幹甚麼的？」謝二道：「豹子飛大概是江湖上一個無所不爲的匪類，向在寶應湖附近潛伏。」事情是這樣：蔡正，陳振邦兩位鏢師，和趙子手金彪，率領幾個鏢局夥計，由漣水澤起程，往淮陰淮安一帶查訪下去。淮陰地方向稱盜藪，很有不少的駁竈立櫃的綠林豪客。蔡陳擇那有名的寨主，備具名帖，拜訪了幾家，都不會得着鏢銀的下落。後來到了高郵，才在酒樓中，遇見兩個雄壯大漢，神頭鬼臉的說話。後來這兩人酒喝多了，話越說聲音越大；內中一個黑胖漢子，拍桌子打板凳的說：「你這傢伙太沒有胆，你還想發外財？我告訴你，咱爺們是豁出一身剛，敢把皇爺打；就怕你傢伙沒能耐，沒胆量。若有胆量的話，這世上遍地都是白的銀子，黃的金子，到

處都能發財；不信你就跟我走。你想人家豹子飛，也沒生上三頭六臂，人家就憑那兩手，胆子稍爲壯點，朋友稍爲多點，就把一二十萬銀子，手到拿來。攔着你這傢伙，吓也吓死了！」對面那個高身量的壯漢就說：「你小子只管說，嚟個甚麼？人家豹子飛有胆，有本領，不是你有本領呀。人家憑空得了十幾萬銀子，不是你得的呀，你摸得着人家的錢邊麼？人家吃肉，你喝不着湯，替人家吹牛做甚麼？我雖不濟，一槍一刀，自混自吃；咱們到底誰够英雄，誰是狗熊？」黑漢紅着臉大聲說：「你不用拿話堵我，人家發財，怎麼不與我相干？你瞧我摸不着他的錢邊嗎？你瞧瞧這個！」氣哼哼把凳上的包袱打開，從中拿出兩封銀子來，指着說道：「這就是人家豹子飛送給我的，你傢伙也開開眼，瞧見過這麼大元寶嗎？」

兩個大漢喝醉了酒，一句遞一句的拌嘴；言者無心；聽者有意，蔡正，陳振邦互使眼色，留神細聽。兩個摩漢嚷鬧了一陣，算還飯賬，踉踉蹌蹌走去。蔡陳也忙付了飯賬，暗暗跟下去。直跟到鼓樓，這兩個大漢方才分途，蔡陳也忙分途綴去。那黑漢投奔北關一家安寓客棧，蔡正記好了地方，急急回店。少時陳振邦回轉，問起來，那個高身量的漢子，就住在賭坊之內。蔡陳都覺得那個黑漢的話，最爲可疑。忙把金彪找回，也遷到安寓客棧內，暗中窺察黑胖漢的形跡，已斷定他決非良民；只是金彪認不清此人，是否就是劫鏢的匪徒。蔡正設法套問，此人口風很嚴。陳振邦故意提出豹子飛的名字來，此人面色一變，立刻說：「不知道。」蔡陳早從店家口中，打聽出豹子飛是寶應縣境內的一霸，正待想法勾探真情；黑漢忽然覺察出不對來，次日一早，突然離店而去。蔡正，陳振邦，金彪三人慌不迭的追下去，仍遺鏢行夥計謝二聯奔鹽城，給俞胡兩位鏢頭送信。俞胡聽完謝二的報告，心中非常猶豫；竟不能判斷這豹子飛和那赤面虎，究竟誰是劫鏢之賊？在柳陰下，和單臂朱大椿，周季龍，計議了一回，唯恐顧此失彼；只得由俞劍平和周季龍偕往老龍口，由胡孟剛和朱大椿偕往寶應湖。

胡孟剛，朱大椿由謝二引領，經由水路，穿過大縱湖，直抵寶應湖。按照約定的地點，找到蔡陳二人。一見面，陳蔡露出抱憾的神色來，道：「又勞動老鏢頭遠道趕來，我們前天已派人追下謝二去了，老鏢

「真沒遇見麼？」胡孟剛道：「這怎麼講？」蔡陳道：「說來太是笑話，我們因那黑胖漢子話露破綻，一直跟他到這裏來，訪知那個豹子飛原是此地一個土豪。他也不叫豹子飛，他實在姓鮑，名叫鮑則微；倒的確是個耍胳膊的漢子，手下有一二百個黨羽，專做些無法無天的勾當。祇因新近他發了一二十萬橫財的話太對景了，我們才費了九牛二虎之力，到這寶應湖明訪暗探。前天才探明鮑則微近來管了一樁子閒事，每年可有七八萬的進項，只是與鏢銀絲毫無干。白費了一回事，反勞動老鏢頭，這實是我弟兄顛預無能之過！」原來這寶應湖和大縱湖，高郵湖相啣，湖中出產甚豐；向有一夥人物，包攬車船運脚，不許他人插足。大利所在，每因爭奪碼頭，引起糾葛；械鬥纏訟之事年年不斷。這其間有一個叫做曹向榮的，和官府陰有勾結，又倚仗着僱來的一幫打手，把碼頭硬奪過來。失掉碼頭的人叫做諸宏元，恨氣不出，又重金聘來拳師，邀其械鬥；不幸再次失敗，身負重傷。後來訪聞鮑則微有胆有謀，又有黨羽，便託出人來請他助拳；情願將碼頭上的好處，每年不下十一二萬，平均分成兩股，常年送給鮑則微一股。鮑則微素來是吃賭局娼寮的，一聞有利可圖，立刻糾黨向對方曹向榮叫陣；一場羣毆，鮑則微大獲全勝。對方自不甘心，用盡方法報仇；鮑則微預有布置，先發制人，這碼頭公然被他佔有。他却散布黨羽，總攬一切，那個諸宏元直如引虎拒狼，和曹向榮鬧了個兩敗俱傷，漁翁得利。至於蔡陳遇見的那個黑胖漢子，也就是鮑則微的一條走狗，一向靠着鮑則微，無惡不作。蔡正，陳振邦兩人費了很大氣力，才探出滿不是那回事。……胡孟剛沒等他倆說完，早將一團熱望，澆了滿盆冷水，呆呆坐在那裏，一語不發。蔡陳兩人更覺慚愧之至。還是單臂朱大棒在旁勸慰道：「兩個師傅也不必介意，這訪鏢的事全仗瞎碰，那能十撈九準？胡二哥打起精神來，咱們再摸；別看這邊撲空了，還有老龍口那一路呢。胡二哥不是想到大縱湖，再訪一趟麼？咱們何妨就由這裏翻回去？」

胡孟剛歎了一口氣，吩咐蔡正，陳正邦，仍舊分路到各處查訪。胡孟剛即同朱大棒，由寶應湖轉向大縱湖。凡是沙溝，湖墩，益林，東溝，和湖中的小島，都留意踏訪過了；費盡心機，竟沒打聽出一點頭緒。

來。道路上儘管哄傳劫鏢的事，却沒人能說出，何處有一二百人成夥的新來大盜出沒；也沒聽說，會有成夥匪人過境。胡孟剛細數一個月限期，早已耗過了十二三天了；說不出心中的焦灼，只是有力氣沒處施去。胡孟剛還想往別處查訪下去，單臂朱大棒道：「我們現在越訪越遠，連個影子也撲不着。我想莫如趕回鹽城，看看俞劍平大哥訪的那個赤面虎究竟如何？還有我們發出那些信，也許得着點線索。」胡孟剛想不出更好的法子，只好依言折回鹽城。胡孟剛折回鹽城，那邊俞劍平也已垂頭喪氣，折回了鹽城。

俞劍平由鏢師周季龍引領着，撲到海濱老龍口附近。其時鏢頭楚占熊，沈明誼已經設法探明赤面虎范金魁的窩藏之所，是在老龍口北一座荒澤亂崗交錯的地方，地勢很荒僻。赤面虎在那裏嘯聚着一百多個亡命之徒，專做私鹽的生意，也有時打家劫舍。楚占熊，沈明誼按照江湖道的規矩，具名帖禮物，帶一個鏢行夥計，前往投帖拜山。這赤面虎范金魁新近做了一水買賣，忽見外面投進兩個鏢行的名帖，心中陡生疑忌，與手下商議道：「咱們好容易得了這批大油水，如今竟有鏢行登門拜山，說不定是失主轉託出來說項的。但事前既與他們鏢行無干，如今強來出頭，我們是見他不見呢？他若說出江湖上的門面話，我們是讓他不讓呢？」副舵主小陳平秦文秀答道：「若說這和勝鏢局跟振通鏢局在海州一帶，倒也叫得很響，但素常跟咱們很少往來。他們如今雙雙拜山，必非無故。依小弟之見，大哥竟不必見他；待小弟先出去探探他們的口氣，再相機應付。禮物倒不必收他的，大哥以為如何？」赤面虎道：「這樣辦很好，賢弟要對他們客氣些。」小陳平答應了，吩咐手下喫囉，把來人請入。

楚占熊，沈明誼帶着夥計，進入匪窟第一道卡子，曲折來到一座破廟前。廟後三間房收拾得很乾淨，是賊人放卡的常駐之所；小陳平衣冠楚楚，在那裏相候。沈明誼細看這位舵主，黃瘦面皮，高身量，三十多歲年紀，兩隻眼很精神，說話是江北口音。兩方見禮落坐，互道寒暄，說了些個久仰久仰。小陳平秦文秀道：「小弟們伏處海濱，難得與江湖上知名英雄相會；兩位鏢頭遠道光顧，想必有事賜教。我們都是道上的人，有話儘請明白見告。」楚占熊暗想：「這位倒是個爽快漢子。」道便：「弟等久聞赤面虎范金魁的

英名，深懷親近之心。我弟兄便道過此，一者是真誠拜謁，將來好求個照應；二者還有點閒事，要在范舵主駕前討教。還請你老兄費心轉達，務求一見才好。」小陳平眼珠一轉道：「我們范大哥新近有點私事，出去了，恐怕沒有十天半月的工夫，不能回來。既勞兩位光顧，總是看得起我們弟兄；等他回來，我一定轉達。所賜重禮，我們大哥不在，我也不敢代領。」說着站起身來，又復坐下，意思是催二人就走；可是仍吩咐手下嘍囉獻茶，又催快給兩位鏢頭擺酒。楚占熊不悅，暗向沈明誼遞一眼色。沈明誼認不得這位小陳平當日劫鏢是否在場；遲疑一會，雙手抱拳道：「秦寨主不要多禮，我們弟兄遠道拜山，渴願一見范舵主。秦寨主既說他不在此，彼此初次相會，我們也不好強求。不過在下幕名遠來，實有一點閒事，要奉懇范舵主，念在江湖上的義氣上，多多的幫忙。綠林道和鏢行雖是隔行，究竟是武林同道；還請秦寨主費心，能把范舵主邀來一談才好。好在我們不過是打聽一點閒事，實實能幫忙更好；不能幫忙，肯指示給一條明路，在下也就感激不盡了。」小陳平秦文秀微微一笑道：「剛才說過了，我們范大哥實不在此處，我還能隔兩位麼？可是范大哥就在此處，有事也與小弟商量；我們這台戲就是范大哥和在下兩人唱。兩位如果不忙，就請用過了飯再走。」說着，對嘍囉們嚷道：「教你們擺酒，怎麼這樣慢慢騰騰的！等着客人走了，你們才忙麼？」楚沈這才聽出，這小陳平竟有些醋味。楚占熊便站起身來，向小陳平道：「寨主不必客氣，也不必催他們，我們這就告辭。可是我們大遠的來了，若不把來意說出，倒像我們見外了。」小陳平拱手道：「二位有話，只管吩咐。」楚占熊道：「秦寨主可會聽見十幾天前范公堤地方，有一批鹽鏢中途失事的話麼？」小陳平道：「這倒不會聽見。」楚占熊道：「這一批鹽鏢共計二十萬，由我們兩家同業雙保着，行至范公堤，被綠林道上百十個朋友激劫了去。因為案關公帑，牽連甚大，訪聞這失去的鏢銀落在海濱附近。我想赤面虎范舵主和秦寨主，都是久在江湖上闖蕩的外場朋友，或者曉得此鏢的下落，所以遠遠來訪，懇求指示一條明路。在下管保能讓朋友面子上過得去，決不能教人參落個白忙。」小陳平沒等話說完，連連搖頭道：「楚鏢頭，你老這可是訪聞錯誤，問道於盲了！我們哥幾個在這裏混，也不過是鷄毛蒜

皮，隨便拾落點，聊以餬口罷了。像這二十萬鹽鏢，莫說摸一摸，我們連看也不敢正眼看啊。」

小陳平話頭很緊，楚沈再三探問，矢口咬定不知。末後楚占熊實正急了，便說出：「訪聞十幾天前，囊寨會經全夥出去，也許曉得劫鏢人的下落。能費心說項更好，或指點出線索來，我們自己設法託人也行。」小陳平聽了這話，佛然不悅道：「兩位這樣查考我們，可未免太難了！咱們素不相識，我的話已經說盡。劫鏢的與我們無干，我們也不知道；就知道，我們也無須給別人洩底。二位問我們十幾天前出去做過案沒有？不鈔，何止十幾天前？我們一天不做生意，一天就挨餓麼。」楚占熊也佛然道：「秦寨主，這是我们來的冒昧了！就此告辭，咱們後會有期。」小陳平微微冷笑道：「恕不遠送，咱們後會有期！」將手一擺，兩個嘍囉立刻出離廟外，逕向總寨奔去。洞裏楚占熊，沈明誼也嘻嘻的冷笑了幾聲，雙雙站起身來，兩拳一抱道：「再見！」扭轉身，大搖大擺，走出廟外。廟內外已布滿了四十多個嘍囉，各執明晃晃的兵刃，分立在兩旁。楚沈泰然自若，空着兩隻手，從刀槍叢中穿過。小陳平秦文秀也空着手，從後邊送出來。

楚沈已到廟外，鏢行夥計牽過馬來；小陳平放出客氣的面色，打躬施禮道：「兩位鏢頭勞步了，請慢慢的走。」楚沈飛身上馬，在馬上抱拳道：「請回，請回！」將馬一拍，往原路便走；鏢行夥計上了馬，在後緊隨。小陳平吩咐手下嘍囉：「在前開道！」立刻有四個嘍囉，騎著馬陪伴，直送出頭道卡子。到一荒僻地方，嘍囉忽然喊道：「兩位鏢頭慢慢的走，恕我們不遠送了！」帶轉馬頭，抄過一帶荒林去了。

楚沈急向四面一望，荒岡叢澤，毫無人蹤。楚占熊問沈明誼道：「沈大哥，你看此事如何？」沈明誼道：「劫鏢的是他們不是，到也難說；不過這場是非一定找上了。」楚占熊道：「哼，恐怕道上就有咱們的。」沈明誼點頭不語，兩人只顧拍馬疾行；走不到六七里地，斜刺裏有一抹叢竹，竹後隱隱有人影閃動。沈明誼道：「楚仁兄留神！」一語未了，突竄出七八個大漢來，各持刀矛短棒，把路口一橫道：「站住！」楚占熊大笑道：「諸位才來麼！」立刻與沈明誼勒住了馬，却是手中各無兵刃。（但凡鏢客拜山，

不能身藏兵刃，綠林道也不能當場加害。若是登山藏刀，那就是有意尋隙；一進山寨，必不容他好好出來。楚沈徒手拜山，和小陳平言語失和，心知他必在前途下卡，要阻難自己。兩人目注林賊，正待離鞍；突從側面一羣荒墳後，又長出兩個人影，把手揚了揚；倏有兩道白光，直向馬上打來。這一下來得突兀，楚占熊，沈明誼只注意林邊賊黨，沒想到側面也有埋伏。剎那間暗器臨頭，沈明誼忙一偏身，將暗器抄在手中。楚占熊剛剛翻身，才欲下馬；耳畔忽聞，破空之聲，急忙趁勢施「鏡裏藏身」，也將暗器讓過。沈明誼勃然大怒，將手中接來之鏢一掄，嗖的還打出去。身軀就勁一翻，刷的跳下馬來；既無兵器，急將長衫一甩，擲在手中。楚占熊也已雙腳點地，卸下長衫，聳身一躍，直向發鏢的人衝去。

截路的八個強賊一擁上前。沈明誼把那長衫纏在手臂上，施展少林派三十六路擒拿功，沒入賊叢；如走馬燈一般，用浮沉，吞吐，封閉，擒拿，挨幫，擠靠，閃展，騰挪，安心奪取敵人的兵刃。恰有一賊，揮短棒橫腰掃來；沈明誼一伏身，吧的一個掃堂踢。賊人急閃，沈明誼早已撲到面前；劈胸一掌，「惡虎掏心」擊中敵人。敵人仰面而倒，手中木棒立被奪過。背後早又有二賊，一掄刀，一揮棍，直向沈明誼後路攻到；側面賊人也刀矛齊下。沈明誼刷的一個箭步，竄開一旁；重翻身，將短棒一指，喝聲：「著！」迎面持斧一賊急往右一竄。恰有一賊，把刀舉得高高的要砍；出其不意，被這持斧賊一撞，險些砍傷自己人。兩個賊吓得齊往兩邊一跳，倒給沈明誼閃出功夫來；刷的一棍，使「盤打」照那持斧賊人打來。賊閃避不及，噯呀一聲，栽倒地上，急翻身要起；沈明誼又一棍，照敵人右臂搗下，將那把斧子打落在地。沈明誼趁勢一個箭步竄到，伏身將斧奪過。又有一賊，挺矛刺來。沈明誼往旁一閃，掄斧砍矛，刮的一聲響，矛柄折斷。沈明誼一順棍，疾向賊人丹田戳去；賊人吃了一驚，忙一錯步。沈明誼將棍一轉，又是一個「盤打」，拍的一下，把賊人掃了個正着，直栽出三四步。展眼之間，八個賊人被沈明誼打傷三個，打退三個；那邊楚占熊却遇見兩個勁敵。

埋伏在墳後的，乃是赤面虎手下兩個頭目；一個使刀，一個使棒，兩個的會打暗器。兩個人一揮刀

近取，一舞棒專走下三路，把楚占熊圍住。楚占熊武功矮健，捻雙拳與二賊揉戰。那使刀的而黃力猛，手法很快；揮刀照楚占熊右肩頭，斜插柳掃過去；楚占熊急向旁一閃，劈面還擊一拳。那使桿棒的掄棒『玉帶纏腰』，橫打過來；楚占熊忙一聳身，竄起一丈多高，賊人的桿棒走空。楚占熊繞步欺身，到敵人背後；『葉底偷桃』：右掌直擊敵背。使桿棒的賊見一招落空，順手帶轉桿棒；抖一抖，翻身捋捋，刷的展開來，照楚占熊頭頸纏去。那使刀的賊又趁空掄刀，前趕一步，對楚占熊後心扎去。楚占熊身法駿快，讓過一招，立刻還過一招，如生龍活虎般，腿掃拳擊，絲毫不亂。來來往往，迎敵兩賊；全仗着眼神足，拳法利落。却是這兩賊各有得手兵器在握，一招跟一招，夾擊楚占熊。戰够多時，恰值使桿棒的賊一棒打空，使楚占熊得了一個破綻，捻雙拳，迎面晃了一晃；掣轉身，用力登的一腿，踢向賊人的小腹。這賊也很了得，忙一擰身，閃過要害，左膀被踢着一下，身軀幌了一幌。楚占熊更不容緩，身子偏一偏，刷的又飛起左腿，蓬的一下，使桿棒的賊一溜栽倒。那使刀的賊如飛竄來，鋼刀斜舉，直掃敵肋。楚占熊早聞得金刃劈風之聲，下盤用力，更不回頭，突竄出兩丈；然後挺然直立，翻身還取敵人。使刀的賊已一抹地趕到，兩人鬥在一處。那使桿棒的賊『鯉魚打挺』，躍身起來，雖被踢中兩脚，俱非重傷；立刻抖擻精神，怪喊一聲：『好小子，竟敢踢我，你就別想走了。』右手持桿棒，左手一捋，重又沖殺過來；兩個賊照舊把楚占熊圍住。楚占熊勃然大怒，施展開身手，雙拳如穿花舞蝶。身軀如凌空飛燕，和這二賊反覆撲鬥；用盡心機，想奪取敵人的兵器，只是奪不著。這二賊很是潑皮，各挨了好幾拳，滿不介意，刀棒齊上，一心要想傷楚占熊。

正在纏戰不休，那沈明誼已奪得敵人兩件兵刃，拋開了那隻笨賊，一眼望見楚占熊勝負未決，忙竄來助戰。楚占熊叫道：『沈大哥，把那棍子給我，待我收拾這兩個不要臉的賊，挨了打還不認輸。』沈明誼應聲搶入圍，楚占熊縱身躍出圍外。沈明誼不待敵人追到，喊一聲；『接着！』將木棍橫空拋去，楚占熊翻身一躍，接在手內；那二賊已沖過來。未容近前，沈明誼早掄利斧，劈面擋住。楚占熊接棍在手，如



虎生翼；左手握棍腰，右手握棍梢，按行者棒，施展開去。沈明誼敵住使桿棒的人，楚占熊尋鬥使單刀的人，一條棍掄得嗖嗖生風。只走了十幾個照面，便顯出功夫的深淺來。使刀的賊竟有招架之功，更無還手之力。被楚占熊大喝一聲：「著！」木棍一點，搗中前胸。賊人眼冒金花，咽喉發甜，險些吐血，急擰身一竄道：「風緊，扯活！」使桿棒的賊聞敗發慌，抽身要退；被沈明誼揮利斧逼住，急切退不出身。一個失神，沈明誼刷的一斧削去，手臂上冒出鮮血；吓得這賊竄出一丈多遠，打個呼哨，招集黨羽，往荒岡敗退下去。楚占熊怒氣不息；掄棍便追，沈明誼忙喝止道：「楚仁兄，楚仁兄！」一聲未了，使刀的賊翻身揚手一鏢。楚占熊急側身，抄手接住道：「呸，還你的！」把手一揚，他這隻鏢剛剛還打出去；那使刀賊人第二隻鏢，第三隻鏢，又打出來。楚占熊猝出不意，急急閃身，險被第二隻鏢打中。第三隻鏢又得接住，心中一怒，就勢一掄，却向使桿棒的賊打去。使桿棒的賊剛剛凝身回顧，鏢到面前；急閃身一接，沒有接好，被鏢鋒將手劃破了一道。使刀的賊敲指罵道：「朋友，等着吧！」說罷，帶領同夥，一直敗回去了。

楚占熊餘怒未歇，很想追趕；沈明誼道：「楚仁兄，我們且顧不得跟他們淘氣。咱們先回住處，商量正事要緊。」楚占熊點頭，兩人重新上馬，急急趕回寓所。這寓所就是老龍口地方的一座寺院，名叫三官廟；老龍口是濱海荒區，沒有客棧。楚沈回轉寺院，講說應付之策；並推測赤面虎范金魁，小陳平秦文秀，到底與鏢銀有無干涉。那寺院中的和尚不知從何處，看出形色來；在門外咳嗽了一聲，撩門帘走進。虛聲虛氣，寒暄了幾句話，隨即問：「兩位施主，有何貴幹，何時動身？」楚占熊，沈明誼久涉風塵，聽出來意，故意答道：「我們無事閑遊，打算在此地盤桓幾天，行期還沒有定；所有借寓的香資，我們加倍奉上。」和尚說：「施主光顧，敝寺求之不得，倒不在乎香資上面。只是不瞞施主說：敝處地方太僻，常有江湖上的人物不時出沒。兩位不是本地人，恐怕被他們打眼，生出疑忌來，倒反不美。出門在外，誰也不願招惹是非；兩位若沒有緊急的貴幹，還是早點動身好些。小僧說這些話，好像趕逐二位；其實二位若知道本地的情形，也就不怪憎人多嘴了。我這是為好，兩位都是明達世路的人，請你想想。」楚沈笑道

「哦，貴處原來不很太平麼？那也不要緊，我們都是空身人，既沒有財物在身，不過窮命一條，怕什麼？」寺僧聽了這話，彷彿很着急；可也吞吞吐吐，不能過分明說，反覆的只催兩人趁早快走，「最好今天就動身。」楚沈心中明白，想必赤面虎，小陳平已經遣人來此窺探；寺僧唯恐受累，所以促行，兩人說道：「當家的既然關照我們，我們明早準走，今天可來不及。」遂又繞轉話頭，探問赤面虎，小陳平的行藏。寺僧面露驚疑，惴惴的支吾了幾句，催得兩人答應速走，方才辭去，看樣子很不放心。楚占熊，沈明誼候寺僧走開，低聲密談了幾句；出離廟門，到外面巡看一過。立刻吩咐鏢行夥計，趁天色尚早，將馬匹火速帶到二十里外柴家集店房，就在那裏等候；這是楚沈與周季龍邀定的地點。楚占熊，沈明誼仍留在廟內，將隨手兵刃備好；留下一個武功較好的夥計，也潛藏兵器相伴。楚沈推測前後的情形，料定赤面虎，小陳平既然派人邀到自己，沒有成功；他必定再派人來，跟蹤窺探。當天下午，果然續有兩個壯漢，闖進廟來，到各處繞了一轉，方才走去。楚沈暗打招呼道：「是了。」與那鏢行夥計，三個人輪流到外面巡視。到二更將近，寺僧已熄燈就寢；這本是一座小廟，只寥寥兩三個和尚，楚沈三人也忙著止燈睡下。過了一會，楚占熊假裝起夜，到禪院內外察看，人聲已然沉寂，又攀牆向外窺察了一回。回轉屋內，叫起夥計，與沈明誼結束定當，門門開，輕輕縱出舍外，三個人立刻越牆而出。藏身地點，白晝已經擇好，三個人立刻藏起來；是在廟外不遠，一戶人家房後，幾棵大樹上面。由樹上直竄到房頂，正好俯窺廟內；三個人各背兵刃，悄悄窺望。

直過了三更，遙見東北面，林叢掩映，有火光閃爍，在小道上急走；如勦點流螢，忽高忽低，乍明乍暗。將到村前，火光突滅，人馬雜踏聲裏，已分數路包抄過來；沿村口出入要道，全布下卡子。另有一小隊人影撲向廟前，相隔尚遠，忽又停止。過了一會，這一小队人漫散開，將廟前廟後把住。另有數條黑影縱躍如飛，撲到寺院東牆；越牆而過，拔開門門，延入十幾個夥伴，個個貼牆擦壁，埋伏在寺內。然後有四五個人，手拿明晃晃利刃，搶到偏院楚沈借寓之所，輕輕的挨近廳根。聽了又聽，裏面並無動靜；聽即

拿一塊飛蝗石子，照應投去；吧達一聲響，似已打中屋牆，屋中依然悄靜無聲。這幾個人急忙轉回來，找到把守前殿的人，低低說了幾句話。楚占熊，沈明誼藏在樹上，留神窺看；黑影中僅辨人聲，聽不清說話。但見這幾人又轉到寺外，寺外有兩個騎客，像是首領；略通數語，立刻有一人翻身下馬，跟蹤進廟。這人正是小陳平秦文秀，此時已換上全身夜行衣靠，背插單刀，摸到楚沈借宿之所一看；「咦」了一聲，忽伸手略推應戶，那應隨手悠悠的啓開。秦文秀回頭問了一句，立刻把孔明燈的閉光版拉開，照向屋內；又向四面照了照，便即飛身竄入屋內。少時，重復竄出來，叫道：「他們早走了，你們怎麼探的？」一個人咕嚕了幾句，秦文秀勃然大怒，吩咐手下人，快快到廟內外各處搜索。又叫幾個人，竄上大殿偏廡，向內外瞭望。廟外守候的人也紛紛發動，一聲暗號，幾隻孔明燈倏閃明光，往各處奔馳亂照。火光中，楚占熊，沈明誼看出馬上首領，是個赤面虬髯大漢，手抱雙鞭，生得很是兇猛，料想此人必是赤面虎范金魁。但見他指揮部下，分路搜尋，人馬喧騰，已和剛來時銜枚急襲的情形不同；却早驚動了廟中僧人，和鄰近居民。這夥人大聲喝道：「諸位鄉鄰聽真，我們乃是赤面虎范寨主的部下，前來三官廟看望朋友；與衆無干，休得輕舉妄動，也不許探頭探腦，老老實實的睡覺是正經。」吆喝着，排搜起來。那小陳平秦文秀也跳上房，用孔明燈，向高處低處亂照。楚占熊，沈明誼見機很早，一見燈亮，早已悄悄溜下樹來，平臥在房上。

秦文秀掩殺不着楚沈二人，很是惱怒；恐有後患，忙把廟中和尙叫起來，持刀喝問：「寓客那里去了？」和尙戰兢兢的說：「白天走了幾個，今晚還有三個人呢，不知甚麼時候不見了。」秦文秀更不多問，奔向廟外搜去，與赤面虎范金魁會在一處，赤面虎在村前村後，也沒有搜着人影。兩人略一商量，令手下囉囉，到各處喊叫：「鏢行姓楚的，姓沈的朋友，快出來相見，躲起來的不是好漢！」楚占熊在房上平伏着，聽得真真切切，便要竄下來，與他答話；沈明誼忙握住他的手，悄令別動。二賊窩窺搜餘客不得，紛紛亂亂，撲出村外。忽有兩個囉囉來報，恍見西北角上火光微閃，似有一兩條人影，赤面虎范金魁立刻

帶領大衆，向西北角追去。小陳平秦文喬督率一二十個人，仍把住村口，等候動靜。相隔已遠，楚占熊忍不住動問沈明誼：「怎麼不跟他們搭話？坐視他們搜尋叫罵，太難堪了。」沈明誼老成持重，悄說：「不值跟他嘔氣，我們要緊的還是尋鏢。」直耗到四更將盡，赤面虎帶領部下，亂亂哄哄的跑回來。空忙了一陣，徒勞無功；與小陳平打呼哨收隊，全夥逕回巢穴去了。沈明誼方才一扯楚占熊，和那鏢行夥計，悄悄跳下房來；尋一隱僻之地，說道：「楚仁兄，並不是我怕事；此時彼衆我寡，敗了不用說，勝了也找不回鏢銀。依小弟之見，他們能搜尋我們，我們不會搜查他們去麼？」楚占熊恍然道：「沈大哥真是老成卓見，我們何不跟蹤探訪下去？」沈明誼搖頭道：「如今已近五更，趕到那里，快天亮了，莫如今晚我們走一遭。」楚占熊道：「好。」沈明誼又道：「不過我們去探山，還是爲尋鏢。如果鏢銀並非他們所劫，我想還是不露面爲妙。」楚占熊稱是；當下三個人不回三官廟，施展飛行術，逕奔柴家集。到了選定的客棧，迨已天亮。三人換上長衣服，進店投止；吃過早飯，睡覺養神。

轉瞬傍晚，沈明誼，楚占熊暗帶夜行衣，隨身兵器，出離店房，不一時趕到老龍口附近。先找一隱僻處，脫下長衫，換好夜行衣；各打一包裏，盤上高樹，繫在枝葉密集處，然後飄身下來。楚占熊背插雙刀，沈明誼因爲夜行不便使槍，改用鏈子鞭，繫在腰間；收拾利落，時已二更。時候還早，兩個人取出水壺乾糧，略用了些。直耗到三更時分，楚占熊仰頭看天，星光閃耀，道：「行了。」兩人抖擻精神，一前一後，直撲賊巢。赤面虎的巢穴在老龍河口北，一帶荒岡，有沙灘環抱，亂竹叢莽，道路曲折。前有一座水仙古刹，勢已半頹，便是他們的二道卡子。後邊一座大墳園，古柏參天，雜草鋪地，夾雜着斷垣殘碣；內有影排陽宅，和看墳人住的房舍。前前後後也有數十間，不知是那朝那代貴官大族的祖塋，如今荒廢不堪，變成了盜窟。楚占熊，沈明誼從東側亂草後繞過去，已來到昨日拜山和小陳平對談之所，那座水仙廟旁。兩人急急伏身貼地，聽了一聽，又看了一眼；見近處並無人影，慢慢的蛇行鹿伏，溜了過去。時在夜半，破廟山門，仍有幾個匪徒，手持利刀長矛，在那里把守。楚占熊，沈明誼不願打草驚蛇，悄悄繞過。時

值夜暗星黑，那幾個守崗的賊並不格遵紀律，散伏暗隅；反聚在一塊，走來走去，正各誇說自家的風月故事，非姘即嫖，談得很熱鬧。沈明誼，楚占熊偷聽了一會，覺得全不相干，便撒身回來，繞到廟後。兩人相度形勢，正要設法進廟；忽聞廟內破閣上，有人喝問道：「幹什麼的，站住！」跟着廟門前也有人吆喝道：「捉住他，捉住他！」立刻聽見刀矛頓地之聲，楚占熊，沈明誼各吃一驚；仰面尋看，破閣隔在牆內，並不能望見。兩人急伏身貼牆，亮出兵刃；心中納悶：「自己小心而又小心，怎麼竟被他們窺見？况又隔著牆，我既看不見他，他怎會看見我？」過了一會，不見軍賊出來搜尋，却聽見廟內有人笑語道：「我可下班了。」楚沈這才明白：他們原是使得一種照例的詐語，並不會看見自己的形跡。

兩人放了心，抹過牆角，抄到廟後；輕輕一躍，楚占熊已竄上牆頭，左臂一跨，微露半面，往內偷窺。沈明誼持鏈子鞭，在旁巡風。破廟中只三間房有燈光；正是守夜的賊人，在那裏聚賭破睡。楚沈二人翻過牆頭，竄上房脊；溜到後窗，紙窗再窺。三間老屋，東間有幾個人穿着衣服睡着，西間有四個個人圍着方桌賭錢；旁邊還有一個人手拿着木棒，跨着腰刀，站在地上看熱鬧。做賊的沒有什麼正經，有的口中哼着小調，有的捧牌罵骰。聽了一會，屋中賭興正豪，並沒有人談起昨日之事。又過了一會，聽前殿似有人聲；少時門響，衆賭徒一齊回頭。進來的是兩人，各拿着燈籠，捉着兵刃，那光景好像巡夜剛回來的。賭錢的就有兩人站起來，叫道：「許老台，黑胖劉，快來，我真受不住了，我都睜不開眼了，你們誰接我這一把！」那個叫黑胖劉的說：「咳咳，你們也太美了！二寨主早已吩咐過，教你們晚上多辛苦一點，這兩天很緊，你們反倒更起錢了。回頭二姨娘查到這重，又該給你眼色看了。」賭錢的人說道：「滾他娘的蛋吧！誰不知道那個鬼蛋，專會溜二寨主；他就查着我，又能把我怎麼樣？有一天，我總把他的蛋黃子給踢出來。」許老台說道：「瞎四你就吹吧，二姨娘今晚準來，我看你怎麼踢他！」又一人打着呵欠說：「說真的，咱們也該出去巡巡了，頭兒這水買賣做得很脆，咱們真得小心。萬一讓人家踮訪到了，準有一場惡鬥。倒是昨晚破點辛苦，多驚醒一點才好。」那個拿木棒的就說：「咱們說走就走。誰跟我上老嚮去一趟？」

「說着接過燈籠來，將東間睡覺的人叫醒了兩個，一同出去了。沈明誼一扯楚占熊，兩人急忙竄出窗外，伏在路隅草叢，眼看這巡夜三賊，各持兵刃，打着燈籠，往北巡去。楚沈立刻綴在後邊，相隔十來丈，不即不離的釘着。這三賊圍着墳園曠野，繞了一圈，通過幾道卡子，便折回老窰，從墳園正門進去。楚占熊，沈明誼躡足徐覈，遠遠聽見：這巡夜三賊每到一道卡子，便與值班守崗的賊，通幾句暗號。暗號雖然聽不真切，可是匪人守崗的地點，全被二人窺見，這一來便易於擇路前進了。越走近墳園，越加小心；趁着月暗無光，林木掩映，楚占熊，沈明誼逕繞向北面，從墳山後背探進去，先竄上高樹，向墳園內窺探。

赤面虎部下共有一百幾十人，倒有少半派出去布卡巡風；在老窰內的不到一百人，有的住在陽宅內，有的搭棚。圍繞墳園，築着高牆；也有頹倒的，赤面虎在此潛伏已久，都把它用磚石砌好。又在四角築下瞭望臺，地下通着里許隧道，以便遇險脫逃；衝要地點，也安下翻板陷坑。但因僻處海隅，作案又不在近處，官府還不會剿辦過他們。楚沈拜山失和，小陳平半路邀劫未成，昨夜追擊，又已撲空，赤面虎本已生了戒心；會三令五申，叫放哨把風的黨羽多加小心。無奈言者諄諄，聽者藐藐，做賊的有幾個深謀遠慮的？他們的巢穴從來沒被官兵搜勦，儘管小陳平加緊巡查，羣賊還是大大得意，滿不在乎。那墳山角樓管瞭望的人一共十二個，分在四處，倒有七個睡着的。又加楚占熊，沈明誼舉動輕捷，進止小心；竟被他兩人乘虛而入，從墳山後面，襲進盜窟。看墳山前面那片陽宅，有五間房，格局高大，猜想形勢，必是賊窟住處。楚沈潛察明白，暗中定好了進退之路，這才縱下樹來；先藏在疊疊的古墓後，再折向東首，曲折閃避，撲到陽宅側面。楚占熊輕輕縱上房頂，向四面一望，然後打一暗號。沈明誼便逕奔後窗根，隱在牆角窗畔的東側，手蘸唾液，點破牕紙，往內窺看。屋內陳設竟不像盜窟，一張八仙桌上放着杯盤，椅背上搭着衣服腰帶；只在牆上掛着一把腰刀，茶几上放着一對鞭。一盞燈半明不亮，對面一床，床帳低垂，脚踏上放着男女兩雙鞋，好似帳內睡着一對夫婦；對後窗掛着穿衣鏡，鏡旁便是格扇。沈明誼轉身向西挪了挪，意欲窺看堂屋和西間，忽覺腳下一軟，急撤身旁閃。料想下面或是翻板，便不敢過去，一步一試，溜到鄰

屋。這邊屋中擺著兩鋪大床，睡着二三十個人。地上有兩個人，持刀靠桌坐着，臉現倦容，沉默無言；看那神情，不過是值夜的嚟囉。沈明誼暗想，這里倒比頭道卡子鬆懈。抽身轉到鄰間矮屋後面；這裏沒有後窗。正待設法窺察，忽聽「嘶」的一聲；沈明誼急忙閃身，扭頭上看，楚占熊在房頂向東一指。順手看去；倏見一條黑影，箭似的從墳山斜馳過來，身法輕快，踏地無聲。楚沈相顧愕然，忙退回原路；再找黑影，只一晃，便不見了。

楚占熊，沈明誼到各處搜尋，已無蹤跡。遲疑了一陣，重到墳園前面，揣測著形勢，打算深入一步。縱上房頭，從後山坡潛度過去；剛走過半圈，忽見西邊屋內燈光全滅，隱隱聽得鈴聲。瞭望樓上突聽一聲怪號，轉瞬復又寂然。前面西房中，首先竄出兩人來；向四面一尋，大聲發話道：「喂，道上的朋友，請下來吧！」楚沈急待伏身，已經無及。瞭望樓上突有一角，發出嗶嗶的聲音；原來警鈴已動，頓時全寨各處各屋的燈光全滅，人聲轉寂，院落愈顯昏黑。楚占熊急問沈明誼：「我們還是闖出去，還是下去跟他們答話？」沈明誼道：「闖闖看。」兩人急亮兵刃，楚占熊擺雙刀當先，沈明誼掄鏈子鞭斷後；目注院中動靜和各屋門戶，剛要從房頂竄下牆頭。各屋中依然不見人出；在那墳旁叢草中，和牆角暗隅中，反倒歷歷落落縱出二三十個人，立刻散開，把住路口；楚占熊，沈明誼已陷入圍中。楚占熊按照預定線路，舞雙刀闖過去，沈明誼在後緊隨；從西面斜繞北面，不走平地，往房上縱躍如飛。那西房中先出來的二賊，一個持刀，一個持雙戟，挺身竄上房頭，從迎面遞截過來。楚占熊刀交左手，探囊取出飛蝗石子，叫道：「著！」刷的打出去，來人閃身讓過，略為頓了一頓。楚占熊，沈明誼已一抹地橫折轉身，從房頂躍下平地，從平地竄上矮屋；正要越矮屋，搶向長牆，不意牆外早有人把守。赤面虎范金魁率領二十多個部下，從地道繞出墳山之後，將全寨護住。小陳平秦文秀率三舵主莫海，四舵主金繼亮，五舵主彭森林，督領十幾個武功較好的頭目，從東房後閃出來，四面竄上牆頭。院中另有幾個嚟囉，舉孔明燈，向各處照射。燈光照處，小陳平已看見楚沈二人，立刻厲聲大喝：「大胆的鏢行，本寨饒你逃生，不肯窮追，你反來找死！」

我們早防備下了，你們還想走麼？快滾下來，露兩手！」且叫且向楚沈合圍過來，却用刀尖一指院落道：「好漢子道里來。」

楚占熊一聲狂笑，對沈明誼道：「我們領教領教再走。」一擺雙刀，嗖的竄下平地，厲聲叱道：「小陳平，久仰你的大名。半路邀劫，自然是你的高招，對不起，被我們圍過去了；半夜圍廟，也被我們見機躲開。你的智囊不過如此，我們領教過了。江湖上的漢子講究光明磊落，許你們打劫，這不容我們窺探麼？姓秦的，你也不够朋友。快請赤面虎范舵主來答話；久仰他是個外場朋友，我們倒要會會。姓秦的，你來看，我弟兄來了半天了，我們並沒給你縱火；究竟誰是朋友，江湖上自有公論。去罷，朋友，那位是范舵主？」小陳平聽了這番話，大怒變色，將刀一揮，要知會羣寇，上前圍攻。那房上站着的沈明誼又冷然大叫道：「秦寨主請了，我兄弟路過寶山，全為尋鏢，並非尋隙。秦寨主要看看我弟兄的技業，乃是賞臉。我弟兄身入虎穴，全憑一刀一槍，捉對兒廝殺。秦寨主若派那位好朋友來指教，儘管讓出場子來，我弟兄挨個奉陪；你若想羣毆，也只管說明。」小陳平當衆不好接這羣毆的話，暗想：「車輪戰也累殺你！」遂喝道：「姓沈的朋友，不要害怕羣毆，喂，那位賢弟先出去領教？」四舵主金繼亮挺鉤鏢槍，先竄過來；楚占熊早已立好門戶。金繼亮槍尖一點，直取咽喉；楚占熊側身一閃，讓過槍鋒，左手刀向外磕，右手刀勢如攪花，直向敵手扎去。雙刀單槍立刻殺在一處，四面嘍囉高舉火把，各持兵刃，遠遠看住。三舵主莫海手抱喪門劍，帶兩個頭目，分站在牆頭，釘住沈明誼。小陳平秦文秀吩咐部下，作速持火，到各處搜查餘黨。沈明誼提鏈子鞭，凝神觀風；只見楚占熊刀光縱橫，四舵主金繼亮挺着鏢鉤槍，屢次沖擊，滿意得手，竟被拒開。而且刀鋒緊急，射閉緊嚴，只殺了十幾個照面，金繼亮險被削去手指。一招勢敗，手法慌亂；楚占熊雙刀一展，倏又撲來。金繼亮應接不暇，槍法大散，直副得倒退。秦文秀吃了一驚，忙揮刀上前；五舵主彭森林掄鐵棍，一聲怪喝，嗖地一個箭步，竄到楚鏢頭身後，攙頭蓋頂，刷地一棍砸來。楚占熊右手刀一遞，堪堪刺著金繼亮的後心；忽聞風聲，更不回頭，托地一竄，逃開一丈多遠。彭森林力大



棍猛，身子往前一撲，噹的一聲，把甬路的殘磚打碎一兩塊；怪吼一聲，抹轉身尋找敵人。楚占熊雙刀直剪，已繞到彭森林背後。彭森林一轉身，恰好遇着，就勢橫棍一掃。楚占熊急收招撤刀，左手刀被棍梢掃着，一點，一聲響亮，將刀盪開。楚占熊暗叫：「好大膂力！」抽轉刀鋒，虛向外一遞；彭森林亮棍喝道：「着！」楚占熊早撤回招來，右手刀斜扎敵肋，左手刀甩砍下盤。彭森林收棍不迭，急擰身竄開，單臂掄棍，忽地橫掃過來。楚占熊撲近身前，右手刀一晃，抬腿踢向小腹。彭森林急扭身，這一腿橫踢着左胯，不禁「啞呀」了一聲，晃了晃，幸未跌倒。楚占熊真真假假，錯刀一掠，疾如飄風，竟掃中敵肩，鮮血立濺。彭森林皮糙肉厚，一疊聲怪叫：「好東西，真敢扎我！」負痛揮棍，仍前死戰。

燈影裏，小陳平早已瞥見，急揮刀上前接應。沈明誼大叫：「秦寨主休得恃衆，我來奉陪！」從房頭上刷的竄下來，揮鏈子鞭，橫身當面。那站在牆頭，伺敵動靜的三舵主莫海，也忙一揮喪門劍，刷的竄到平地，從斜刺裏邀截沈明誼；一條鞭，一把劍，立刻戰在一處。小陳平秦文秀搶到垓心，叫：「五弟速退，我來會他。」五舵主彭森林咬牙切齒，揮棍鏖戰，創口的血淋漓滴流，本已疼痛不堪；怒罵了一聲，抽身退出，奔入窖內。楚占熊揮雙刀，健步追趕，小陳平急挺單刀邀住；兩人各仗着純熟的招數，來來往往，走了七八個照面，不分勝敗。三舵主莫海武功特強，一口喪門劍使得風雨不透。沈明誼捻鏈子鞭，封攔鎖掛，點打纏拿，翻翻滾滾，奮勇相持。戰够多時，沈明誼用慣了槍，使軟鞭不甚得力，武功減色，竟不能把莫海戰敗。那一邊小陳平秦文秀招熟氣弱，遇見勁敵；二三十合後，被楚占熊雙刀逼得只有招架之功。五舵主彭森林已裏好創傷，丟下鐵棍，換了一把朴刀，重復出來，怒喝：「鏢行的小子，你想回國回去！」搶步上前助戰。楚占熊勃然大怒，趁敵援未到，猛向前一衝，用了手「纏手刺扎」，刀光一閃，喝一聲：「着！」小陳平急避不及，應聲倒地。四面把守的嘍囉一齊驚喊道：「不好了，二舵主掛彩了！」一個小嘍囉掉轉頭，馳奔地道去了。四舵主金繼亮在旁觀戰，吃了一驚，縱身猛竄，大叫：「鏢行小子休得張狂！」手一掉，先打出一枝袖箭。楚占熊方要下辣手，聞聲伏身一竄，將袖箭讓過。急挺身，雙刀一擺

，冷笑道：「休要暗箭傷人。不怕刀的朋友儘管上來！」彭森林早如一溜煙，挺朴刀再劈過來。楚占熊側身讓開，揮刀還招，兩人重殺在一處。小陳平秦文秀仰臥在血泊中；四舵主金繼亮和一個頭目，已飛身上前，急急背起，救入窖內。驗看傷痕，幸而傷口雖大，未中要害，手下人忙來敷藥紮傷。小陳平道：「四賢弟不必管我，快請大哥來，拿這兩個點子。你們千萬派人防住要路，恐怕他們來的不止兩人，外面定有餘黨接應。」說罷一陣劇痛，不能言語；少時蘇緩過來，又道：「一切翻版，地道，飛蝗，鏢箭，快快預備好了；務必把兩個殺材活捉住。」又命手下人，將他背到地窖裏去。

地窖共有兩股隧道，和幾間地室；全窖歷年打來的草穀，和架來的肉票，常常貯藏在內。楚沈二人窺窗時，悞踏走線，地窖鈴聲大震，所以全窖立刻閉響準備。那五間高大的房子，看外表像是賊首住所，其實不是。秦文秀和范金魁素常都住在東側矮屋內，這兩日戒備加嚴，范秦都遷在地窖中歇睡。范金魁的妻子粉夜又馬三娘，和小陳平的妻子孫氏，也都住在地室。楚沈二鏢客所見房內的床帳，和腳榻上的男女鞋，正是誘敵窺探而設；楚沈幸未入室，否則必陷入翻版。粉夜又馬三娘是一個賣解女子，生來力大貌美。和赤面虎范金魁結成夫妻之後，因她武功比丈夫強，又且性如烈火，范金魁委實有點懼內；所以粉夜又有一個新起的外號，叫做伏虎菩薩。那小陳平的妻子孫氏，却是良家之女，今年才二十一歲，本是被綁的肉票。後被小陳平看中，女家雖然備款來贖，他竟留住不放，被他奸宿半年。那女子起初也是尋死覓活，痛不欲生；小陳平却愛戀甚深，百般慰哄。一年之後，竟結孽胎，產生一女。小陳平事事獻媚，這女子陷身虎口，既已失身，只好自嗟命運，竟從了小陳平。小陳平浴血角傷，被背到地窖，孫氏和粉夜又忙過來慰問。小陳平換出笑臉道：「你們不要慌，傷勢不重。外面不過是鏢行兩個探山的，已被我們圍上了。」粉夜又道：「你大哥呢？」小陳平道：「這時候大概跟他們交上手了吧！」粉夜又道：「咳，老二你不行，他也不行啊！等我上去吧。」立刻換上鐵尖鞋，全身結束，倒提飛抓，催着金繼亮，與她偕往。

這時節，嗚呼們已將赤面虎請到。沈明諒尙跟三舵主莫海，狠命相撲；楚占熊連敗二敵，正與彭森林

惡鬥；把個負傷力戰的彭森林逼得如風車似的亂轉。赤面虎范金魁從墳山外圍奔來，吩咐部下緊守門戶；鏘動雙鞭，撲到戰場。幾個健步的嘍囉提着刀子，打着火把，如兩條火龍似的，相隨撲來。赤面虎暴喊一聲：「大胆的鏢行，竟敢來攪局，還敢刀傷我們兩家舵主，我教你屍首也出不去這老龍口！五弟且退，待我來宰他！」雙鞭一指，部下人分散開，高舉火把，分立四面；赤面虎托地一躍，讓過了彭森林，搶奔楚占熊。楚占熊收招側目，見這赤面虎鬚眉如戟，果然雄壯；雙刀一抱，兩拳微抬道：「來的是范舵主麼，在下楚占熊。」話沒交待完，赤面虎和小陳平患難至交，一聞他負傷，早耐忍不得，大叱道：「少說閒話，你敢身入虎穴，捋虎鬚，必有驚人的本領！」雙鞭劈面打來。楚占熊急錯身讓開，用刀一指道：「姓范的朋友，我豈懼你？我的來意不能不說明白。」范金魁不聽那一套，又一鞭打來。楚占熊雙眉一挑，怒氣上撞，雙刀一展，立刻欺身還招；雙鞭雙刀鬥在一處。那一邊，沈明誼苦鬥莫海，漸信上風。莫海武功甚好，氣力也嫌不足，數十回合，漸覺招數緩慢。沈明誼精神壯旺，起初只求無過，不求有功；待後來展開手脚，這一條鏈子鞭竟把莫海圍住，要想撤退，竟有些閃避不開。赤面虎范金魁且鬥且照顧四面，被他一眼瞥見，急叫：「五弟快接應三哥去！」彭森林抖擻精神，搶奔沈明誼；彭莫二人雙戰沈鏢師。沈鏢師並不撓怯，將身一退，掄起鏈子鞭，指東打西。彭莫二人一個力乏，一個負傷，雙戰不下。沈明誼。赤面虎把一對鋼鞭使得呼呼風響，進攻退守，左收右展，和楚占熊的雙刀正好相敵。火把光中，但聽得一片亂響，直走了二十多個照面，不分勝負；赤面虎已起殺心，越戰越勇。楚占熊年甫四旬，正在健壯，恰也敵得過；雙刀錯舉，一心要勝了盜魁。沈明誼却胸有城府，不願戀戰，也不願示怯。兩個鏢頭，三個劇賊，正在分兩起盤旋大門；忽然間從暗影中閃出一道微光，粉夜又伏虎馬三娘，倒提飛抓，如燕子抄水，連連飛竄，趕到戰場。四舵主金繼亮挺手中鈎鑊槍，在後緊緊相隨。

粉夜又才露面，便看見莫彭二盜和鏢客沈明誼，苦鬥正烈；那一邊赤面虎和鏢客楚占熊，雙鞭對雙刀，打得尤其凶險。粉夜又回頭對金繼亮說：「老四，你快過去，把彭老五替下來，你看他那還行！」說畢

，一抖飛抓，搶到楚占熊這邊，驛鳳眼上下打量。見楚占熊身材健挺，白面微髭，穿一身夜行衣，褲得面如滿月，細腰扎臂；一對鋼刀明晃晃上下飛舞。粉夜又看罷，嬌叱一聲道：「呸，你是那星來的托線，敢到這兒撒野賣乖？」將身一竄，如一條銀線般，從斜刺裏抄入鬥場；招呼赤面虎道：「舵主歇歇罷，我來拿他。」赤面虎虛晃一招，竄出圈外；把雙鞭一抱，在旁觀戰。楚占熊也把招一收，斜身拖刀，注目嚮看來敵。火光中，見這粉夜又居然生得美俏，只是眉尖微挑，二目凝寒，似籠著一層殺氣；身材細長，穿一身銀白色短裝，腰繫紅巾，腳穿鉄尖鞋，彷彿極利落輕脫。楚占熊看罷，暗吸一口涼氣；江湖上女子既敢上場動武，必有驚人技藝；再不，就有出奇的暗器，倒不可不多加小心。擺好架式，靜觀敵人來派；這粉夜又馬三娘不慌不忙，一抖飛抓，左手虛指一指，喝一聲：「看招！」偏身側步，略將架式一拉，那虎爪飛抓如車輪似的一轉，刷的收回，刷的奔楚占熊上盤打來。楚占熊急一閃身，將左手刀一順，右手刀立即遞出。粉夜又雙足一點，嗖地竄到楚占熊背後；趁勢收抓，又照楚占熊頸項抓來。楚占熊略略閃避，將左手刀橫斬下去，右手刀直取粉夜又前胸。粉夜又順手收抓，未容刀到，雙足一點，嗖地竄出去；右腕一帶，又將抓收回。容得楚占熊揮刀趕到，嬌喊一聲：「著！」手腕一撈，似取下盤；突一翻腕，倒向楚占熊面部抓去。楚占熊注目飛抓，抓不發出，決不閃避；抓到面前，方才橫刀挑去。這刀一挑，那刀逕向敵人要害扎來；對刀此攻彼守，決不並在一處。粉夜又一條虎抓，連發十數招，見楚占熊很是識貨，決不上當。粉夜又伏虎三娘不由粉面含嘆，對著赤面虎叫道：「快拿我的長兵器來。」

赤面虎見他妻飛抓不能取勝，正要忙場助戰；又恐他妻護短好勝，不願人幫忙。心中游移，忽聽他取長兵器，忙應了一聲，便要親自去取。手下嘍囉早飛似的跑回去，拿來了兩根白蠟杆子。赤面虎立刻掛好雙鞭，自取一根白蠟杆，雙手顫抖起來，那白蠟杆的前梢顫起數尺的圓圈。試了試，很堅穩；又換過那一杆來，復一顫抖，也無毛病。這才大聲叫道：「我說喂，換兵器罷，白蠟杆子來了。」粉夜又應聲一閃，躍出圈外；赤面虎擰白蠟杆子，過去截住楚占熊。粉夜又將手一揚道：「扔過來。」手下嘍囉立刻把那

條白蠟杆子一拋，粉夜又寬身一抄，抄到手內；也接來一抖，抖起數尺大的花來。對赤面虎叫道：「閃開，瞧我的！」赤面虎立刻將白蠟杆子一收一送，杆尖直戳楚占熊前胸。楚占熊側身讓過，不容赤面虎收招；倏掄雙刀，一磕杆子，急進步欺身，右手刀直劃赤面虎面門。赤面虎立刻托地一竄，退出一丈以外；將杆一抖，護住前面，又與楚占熊打起來。

粉夜又見赤面虎竟退不出來，不由大怒。抹轉杆梢，顛起來呼呼風響，叱咤一聲，直對楚占熊劃來。楚占熊雙刀一擺，閃身躲過；左手刀防近，右手刀攻遠，方得讓招還招。粉夜又更不容緩，白蠟杆子嬌如騰蛇，圍著楚占熊，掃打纏扎，泛起一輪白影。楚鏢師奮勇抵擋，無奈梢長力猛，杆顛搗風，彈力絕大。粉夜又出身繩妓，頗精杆法，滑，拿，崩，拔，壓，劈，砸，蓋，挑，扎，運用起來，靈活異常。楚占熊用力直劈，自然劈不着；用力橫削，弄不巧被杆子彈開，甚至撒手。並且杆長取遠，若欲進削敵人，自身早在杆子纏打之下了。楚占熊深知此杆的破法，迎面進取實在不易，側面斜擊也不可能；急轉身形，使展輕功，嗖的一竄，「燕子飛雲縱」，從斜刺裏抄到粉夜又背後，粉夜又久經大敵，顧前更須顧後；未容楚占熊竄到，早將長杆一擰，略轉半身，順勢顛動杆梢，叱道：「朋友，你往那兒走？你想繞到我後頭去麼，你倒乖巧！」白蠟杆泛起一個大圈來，把楚占熊截住。楚占熊抽身讓步，倏地伏身連躍，更從左側繞奔粉夜又後背；相隔兩丈多遠，急揮刀縱步，斜削粉夜又右頭左肋。粉夜又不慌不忙，鳳眼釘住了對手，掌中杆前後把一擰，不待敵刃攻到，已微微一側身，轉過杆梢，對準楚占熊雙刀橫攔過來。楚占熊急收招旁竄，左手刀尖微微落後，被顛起的杆梢掃着一點，刮的一聲響，白蠟杆梢被削去半尺多。楚占熊的刀却險被纏飛，震得虎口發熱。楚占熊吃了一驚，更不怠慢，雙刀一叉，衝開杆影，搶步猛往敵人懷內進攻。滿想搶進兩步之內，粉夜又長杆不能守近，自己便可得手。那粉夜又却更乖覺，刀杆相碰，料到敵手不是吃驚敗逃，還是趁機冒險進攻；便抽身一個改勢，右手撒把，嗖的一個箭步，竄出一丈多遠。抹轉身，左手挺勁，右手托杆身，復一顛，喝一聲：「呔，看招！」但見杆影亂閃，杆尖直向楚占熊右側身門劃來。楚

占熊趕緊又刀伏身，兩腿用力向外一磕；粉夜又忽將杆子抽回，盤空一繞，反向左側拍去。楚占熊急推引向左招架，粉夜又一抽一送，輪起斗大杆花來，金鷄亂點，向楚占熊上下左右，緊一招，快一招攻來。

楚占熊連架勳招，趁夾縫裏，攻進一刀，連忙騰身一竄。又往旁一閃，繞出兩三丈，猛又抄到粉夜又背後，粉夜又掉轉杆梢，只一擰身，便迎面截住。楚占熊退回來，繞出兩三丈，倏抄向粉夜又背後，又一轉身，橫杆截住了。一連勳次，粉夜又緊防右側，決計不令敵人貼身；以逸待勞，以長攻短，只勳十個回合，楚占熊便覺相形見絀，却是氣勢虎虎，仍不肯認輸。粉夜又手中白蠟杆子，不住的拍顫點打，縱送衝擊，兩隻俏眼照顧到四面。見赤面虎拖着白蠟杆子，站在圈外，隨着自己轉，意在照顧自己。每遇險招，赤面虎立刻托起長杆來，在旁瞪眼，使勁，着急，恨不能過來替自己。這原是夫妻關情之處；粉夜又一向自負，滿心想親手打倒這個鏢客，好堵彭森林的嘴。素常彭森林總說：「還是范大哥功夫強，大嫂到底差得多；不過大哥痛心嫂夫人，甘心示弱罷了。」只有小陳平爲人機警，處處推重粉夜又，誇她武功矯健：「我們哥幾個，誰都不成。」粉夜又聽了，非常高興；赤面虎聽了，也高興非常。彭森林這個優小子不能體貼人情，他偏說：「我不信。」所以粉夜又才一露面，便叫金繼亮替下彭森林；暗中較勁，要教彭森林看看自己的本領。偏偏彭森林退下來，站在那邊，看着金莫雙戰沈明誼，並不到這邊來。粉夜又一面打，一面對赤面虎說：「我說喂！你別看熱鬧了，快去把老三，老四替下來吧。叫彭老五來給我把場，我這裏滿不要緊。老四老三也別閒着，叫他哥倆到各處照照。」赤面虎謹接閫命，戀戀不捨的，挺白蠟杆子，搶到沈明誼那邊；威風凜凜，厲聲大叫：「三弟四弟閃開，待我來拿他！五弟，快過去照應你嫂子去。」彭森林應了一聲，搶到粉夜又旁邊一站，抱定朴刀，嚴防鏢客逃竄。粉夜又叫道：「老五看着點！」揮動長杆，打得格外起勁。彭森林偏不誇贊，手捫傷處，口中說：「大嫂子，累不累？兩個月的重身子，留神扭了腰！」粉夜又唾道：「混賬！」

那一邊，鏢客沈明誼連勳勳敵，暗辨星色，潛不退志。赤面虎一個生力軍突然攻到，手疾力猛，沈明

說更不願應戰。一面迎敵，一面移動，挨近楚占熊道：「仁兄，可是時候了。」楚占熊戰不下粉夜叉，正想變計，立刻應聲道：「走！」倏將招術一收，大叫：「道上朋友，在下領教過了，不過如此。失陪了，有緣再來相見。」撒身轉步要走，粉夜叉鳳目一張，劍眉一挑道：「你還想走麼？你就在這裏歇歇吧。」白蠟杆橫空一轉，倏地竄身，截住去路。赤面虎將杆尖一指，周呼道：「弟兄們留神！」莫海，金鸞亮，彭森林紛紛發動，退出戰場，轉向外圍抄去。只剩夜叉夫婦，率衆圍住一鏢客。赤面虎雙足一頓，橫遮在後，粉夜叉長杆一點，迎截在前；兩隻白蠟杆如雙龍戲水，嗖嗖的掠空飛舞。二十多個賊兵各亮兵刃，從四面合抄過來；楚沈二人去路已斷。楚占熊大怒，叫一聲：「沈大哥，咱們闖！」兩人且戰且走，搶奔墳園。墳山叢莽之前，早有彭森林，督賊兵，持撓鈎長矛，迎面截住。楚占熊意欲奪路沖殺過去，沈明誼道：「使不得！」原來後面赤面虎，粉夜叉已經趕到，若不奪路，必被夾攻。張眼一望，東面黑沉沉，人蹤較少，西面有不少人。沈明誼急引同伴，搶奔東面，這些嘍囉立刻截向東面。沈楚忽折向南面竄去，却從南面一抹地繞奔西方。脚下用力，竄上西排矮屋；要由矮屋竄過牆頭，便可退出墳園；搶到荒林，便可脫身回去。

二鏢客躍上屋頂，才向外一望，不由失色。突從房山後，立起四五個埋伏賊兵，暴喊一聲，齊將手一揚，數道寒光直奔二人。沈楚二人閃身向旁一竄，讓過了暗器，腳還沒站穩，忽又從下面打來數鏢。楚占熊忙向旁邊一躍，鏢鋒貼身而過。身軀一晃，拿樁立定；粉夜叉早已一拄長杆，嗖地跟上矮屋。長杆一掄，叫道：「下去吧！」招架不及，楚占熊一翻身，復又竄下平地。粉夜叉長杆一拄，緊跟下地。沈明誼吃了一驚，急待躍下馳救；牆頭上奔來數人，把他圍住，竟在房頂上打起來。楚占熊飛身下房，雙足一頓，點地躍起。他才躍起，粉夜叉已竟跟蹤近身，長杆一拍道：「倒下！」楚占熊刷刷刷，連竄出四五丈以外；粉夜叉也刷刷刷，連追出四五丈以外；白蠟杆的舞影不離楚占熊的身形。赤面虎范金魁也舞動長杆，搶上前來；夫妻雙戰一楚。楚占熊雙拳不戰四手，短刀不敵長杆；苦鬥數合，好容易得個破綻，向粉夜叉猛

砍一刀，急一翻身，竄出圈來，二番搶奔牆頭。不意就在此時，忽從黑影中閃出一人來。楚占熊略一遲疑，粉夜又已如一陣狂風，搶先趕到；長杆一抖，楚占熊急閃不迭，滑倒在地。粉夜又大喜道：「歹着了！」急用長杆一按，楚占熊『燕青十八翻』，已翻出數步，托地挺身躍起。粉夜又大怒，又復一杆掃去。忽然斜刺裏飛來那道黑影，疾如電光石火，輕如飛絮微塵！一眨眼已到面前。粉夜又急抹轉白蠟杆，擰把橫截。只聽騰地一聲，白蠟杆凌空飛出兩丈多高。粉夜又失聲一叫，兩手虎口一陣發熱，身軀晃了晃，險些栽倒，直倒退出兩三步去。

(卷一終)



